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庾 子 山 集

(三)

庾 信 撰
倪 璠 注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庚子山集

(三)

庚倪
撰
信璠
注

國學基本叢書

庾子山集卷之四

錢唐倪璠魯玉註釋

詩

園庭

杖鄉從物外。養學事閑郊。

禮記曰。六杖於鄉。

窮愁方汗簡。無遇始觀爻。

後漢書曰。吳恢殺青簡以寫經書。章懷太子注云。殺青者以火炙簡令汗取其青易書復不蠹謂之殺青。

亦謂汗簡。義見劉向別錄也。易有三百八十四爻。

谷寒已吹律。簷空更剪茅。

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齊。有谷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溫之。至生黍。漢書曰。茅茨不翦。師古曰。屋蓋曰茨。茅茨以茅覆屋也。

樵隱

恒同路人禽。或對巢。

臧榮緒晉書云。何琦曰。胡孔明有言。隱者在山。樵者亦在山。在山則同。所以山則異。譙周古史考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

水蒲開晚結。風竹解寒苞。

鮑照

探桑詩曰。早蒲時結蔭。爾雅曰。如竹箭曰苞。郭注云。條竹性叢生。

古槐時變火。枯楓乍落膠。

淮南畢萬術曰。老槐生火。山海經曰。黃帝殺蚩尤。棄其桎梏。化為楓。郭璞曰。楓似白楊。葉圓而岐。有脂而香。今之香楓是膠。楓

樹脂也。

倒屣迎懸榻。停琴聽解嘲。

魏志王粲傳曰。蔡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座。聞粲在門。倒屣迎之。後漢書徐穉傳曰。豫章太守陳蕃不接賓客。惟見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又陳蕃傳曰。太尉李

固表薦遷樂安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惟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懸之二傳互載在豫章則特設以待稷在樂安則特設以待璆並有懸榻之事也揚子解嘲序云人有嘲雄以玄之倚白雄解之號曰解嘲香螺酌

美酒枯蚌藉蘭殺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為皇后其女弟上棎有香螺厄出南海一名丹螺王子年拾遺記曰漢武帝思懷李夫人侍者覺帝容色慙怨乃進洪梁之酒酌以文螺之厄厄出波祗之國知螺可用為酒厄也邊讓章華賦曰

蘭殺山棘椒酒瀟流注云蘭殺芳若蘭也

飛魚時觸釣翳雉屢懸庖

王子年拾遺記曰仙人寧封食飛魚而死二百年更生故寧先生遊沙海七言頌曰百齡暫死食飛魚此云飛魚蓋言遊魚之觸釣也周禮有庖人鄭注

云庖之言苞也裹肉曰苞宜釋曰言庖者今之廚轉作包者欲取庖人主六獸六禽以供庖廚有裹肉之意也庖扶交反

但使相知厚當能來結交

歸田 子山欲歸田里故作是詩

務農勤九穀歸來嘉一廩

周禮冢宰職云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鄭司農云三農平地山澤也九穀黍稷稻麻大小豆大小麥也後鄭謂三農原隰及平地九穀無稂大麥而有稂菰菰音述菰音瓜彫胡也周

禮載師云以廩里任國中之地鄭注云廩民之區域也以廩里任國中而途人職授民田夫一廩百畝揚子雲有田一廩謂百畝之居也

穿渠移水碓燒棘起山田

漢書曰穿漕渠通渭孔融曰水碓之巧勝於聖人斷木掘

地說文曰碓舂也棘荆棘燒棘謂芟草除地也鄭司農注周禮三農平地山澤知有山田矣

樹陰逢歇馬魚潭見酒船苦李無人摘秋瓜不直錢

晉書曰王戎與羣兒戲於道側

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趨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吳越春秋曰越伐吳吳王遜去走三日三

秋霜惡之故不食。吳王嘆曰：子胥所謂且食者也。

社雞新欲伏，原蠶始更眠。

荆楚歲時記曰：春分日，民並種戒火草於屋上，有鳥如烏，先雞而鳴，架格格，民候此鳥，則入田以爲候。社日，四鄰並結綜會社，牲醪爲屋於

樹下，先祭神，然後饗其胙。周禮曰：馬質禁原蠶者。鄭注云：天文辰爲馬，故蠶書曰：蠶爲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也。

今日張平子翻爲人所憐。

後漢書曰：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衡著歸田賦，李周翰曰：

衡遊京師，四十不仕。順帝時，闕官用事，欲歸田里，故作是賦。子山本張平子之賦，而作此詩焉。

寒園卽目

寒園星散居，搖落小村墟。

釋名曰：星散也，列位布散也。青緇雜記：嶺南謂村市爲墟。

遊仙半壁畫，隱士一牀書。子月泉心動，陽爻地氣舒。

禮記曰：仲冬泉水動，律書云：十一月律中黃鍾，黃鍾者，陽氣鍾黃泉而出也。其於十二爻爲子，子者滋也。滋者言萬物滋於下也。後漢書魯恭議奏曰：易曰：潛龍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雖煦噓萬物，養其根莖，而猶盛陰在上，地凍水冰，陽氣否隔，閉而成冬。故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言五月微陰，至十一月堅冰至也。蔡邕獨斷曰：冬至，陽氣始動。

雪花深數尺，冰牀厚尺餘。

韓詩外傳曰：雪花六出，故雪曰雪花。左氏傳曰：闕地下冰而牀焉，故冰曰

冰牀。博物志曰：北方地寒，冰厚三尺，氣出口爲凌。

蒼鷹斜望雉，白鷺下觀魚。

春秋文曜鉤曰：金伐木，故鷹擊雉。李陵詩曰：有鳥西南飛，矰懼似蒼鷹。張華鷓鴣賦云：蒼鷹鷺而受縲，爾雅曰：鷺春鉏，郭注云：白鷺也，頭翅背

上皆有長翰毛。今江東人取以爲毳，名之曰白鷺絨。陸機疏云：鷺水鳥也，好而潔白，故謂之白鳥。齊魯之間謂之春鉏，遼東樂浪吳揚人皆謂之白鷺，好欲取魚，時則彈之，今吳人亦養焉。

更想東都外，羣公別二疎。

漢書

曰。疎廣為太傅。兄子受為少傅。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為師傅。朝廷以為榮。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成身退。天之道也。即日父子俱移疾。三月還。稍篤。上書乞骸骨。上皆許之。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帳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嘆息為之下泣。言雖仕者。亦思乞骸骨歸也。

幽居值春

山人久陸沉。幽逕忽春臨。

莊子曰。孔子之楚。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仲尼曰。是陸沉者也。

決渠移水碓。開園掃竹林。

西都賦曰。決渠降雨。

欲橋久半斷。

崩岸始邪侵。短歌吹細笛。低聲泛古琴。

琴有泛音。

錢刀不相及。耕種且須深。

風俗通曰。錢刀。俗說利傍有刀。言治生得金者。必有刀錢之禍。漢書王莽造大

錢。作契刀。錯刀。五銖錢。凡四品並行。故稱錢刀也。

長門一紙賦。何處覓黃金。

長門賦序云。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妬。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為文。奉黃金百斤。為相如文君取酒。因於

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為文。以悟主。陳皇后復得親幸。

臥疾窮愁

危慮風霜積。窮愁歲月侵。留蛇常疾首。映弩屢驚心。

晉書曰。杜預在荊州。因宴集。醉臥齋中。外人聞嘔吐聲。竊窺戶。止見一大蛇垂頭而吐。聞者異之。其後徵為司隸校尉。加位特

進行次鄧縣而卒。題是臥疾。似用此語。又疑疾首。是用孫叔敖兩頭蛇事。賈誼新書云。孫叔敖爲兒時。出道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泣問其故。對曰。夫見兩頭蛇者。必死。今出見之。故爾。母曰。蛇今安在。對曰。恐後人見。殺而埋之矣。母曰。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爾無憂也。及長。爲楚令尹。今云留蛇常疾首者。疑言留此兩頭之蛇。常疾惡其首也。有將死之徵矣。映弩屢驚心者。風俗通曰。汲令應彬。請主簿杜宣飲酒。時其上懸赤弩。照杯中如蛇。宣惡之。因得疾。彬知之。延宣於齋。處置酒。指曰。此弩影似耳。疾遂瘳。又晉書樂廣請親客飲酒。見杯中有蛇。意甚惡之。既飲而疾。於是河南聽事壁上有角。漆畫作蛇。廣意杯中卽角影也。復置酒前處。所見而初客豁然意解。沉疴頓愈。

穉川求藥錄君平問卜林

晉書曰。葛洪字穉川。丹揚句容人也。師事

南陽太守上黨鮑玄。玄亦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玄業。兼綜練醫術。凡所著撰。皆精覈是非。而才章富贍。有金匱藥方。肘後要急方。漢書曰。蜀有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師古曰。地理志謂君平爲嚴遵。三輔決錄云。君平名尊。

野老時相訪山僧或見尋

應劭藝文志注云。年老居田野。相民耕種。故稱野老。說文曰。僧。浮屠道人也。

有菊翻無酒

無絃則有琴

續晉陽秋曰。陶潛嘗九月九日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滿手把菊。值王弘送酒至。卽便就酌醉而歸。淵明不解音律。而蓄無絃琴一張。每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

詎知長抱膝。徒爲梁父吟。

蜀志曰。諸葛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穎川徐庶元。與亮友善。謂爲信然。注云。魏略曰。亮在荊州。以建安初與穎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遊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至。亮笑而不言。言己在。周臥疾窮愁。其狀似危。求醫問卜。訪尋者多。豈知己抱膝而吟。實有諸葛之志也。

山齋

詩

寂寥尋靜室。蒙密就山齋。

楚辭曰。聲噉噉以寂寥兮。王逸曰。寂寥。空無人貌也。范蔚宗樂遊應詔詩曰。遵渚攀蒙密。

滴瀝泉澆

一作

路穹窿石臥階

說文曰。滴瀝。水

下滴瀝也。江淹謝臨川詩云。乳竇既滴。瀝爾雅郭注云。穹窿至極亦為大也。

淺槎全不動。盤根惟半埋。圓珠墜晚菊。細火落空槐。

江淹恨賦曰。秋露如珠。淮南子曰。老槐生火。

直置風雲慘。彌憐心事乖。

望野

試策千金馬。來登五丈原。

漢書曰。漢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魏氏春秋曰。諸葛亮據渭水南。司馬懿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東轉。是其勇也。若西上五丈原。則諸君無事矣。亮果屯此原。

與懿相遇。水經注曰。武功縣西南衙嶺。山北歷斜谷。逕五丈原。東諸葛亮與步騭書曰。僕前在五丈原。原在武功西十里。

有城仍舊縣。無樹即新村。

言野望有城之處。仍舊時郡縣無樹之鄉。即今時村落也。

水向

蘭池泊。日斜細柳園。

括地志云。蘭池。即古之蘭池。在咸陽縣界。秦記云。始皇都長安。引渭水為池。築為蓬瀛。刻石為鯨。長二百丈。逢盜之處也。漢書曰。周亞夫屯細柳。

涸渚通沙路。寒渠塞水

門。但得風雲賞。何須人事論。

後漢二十八將論曰。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言古佐命之臣。風雲相感。為可嘆賞。至於人事盛衰。不足論也。

蒙賜酒

金膏下帝臺。玉曆在蓬萊。

穆天子傳河伯曰。示汝黃金之膏。山海經曰。鐘鼓之山。帝臺之石。所以鵬百神也。郭璞注云。帝臺神人名。舉鵬燕會則於此山。因名爲鐘鼓也。玉曆疑作玉歷。郭璞山海經注。所謂白玉膏是也。蓬

萊。三神山名。

仙人一遇飲。分得兩三杯。忽聞桑葉落。正值菊花開。

水經注曰。河東郡民有劉白墮者。宿擅工釀。採泔河流。釀成芳酎。懸食同枯枝之年。排子桑落之辰。故酒得其

名矣。自王公支庶。牽拂相招者。每云。索郎有顧思。同旅語。索郎反語爲桑落。西京雜記曰。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令人長壽。菊花舒時。并採萸葉。雜黍米釀之。至來年九月九日。始熱就飲焉。故謂之菊花酒。

阮籍披衣進。王

戎含笑來。

世說曰。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杯。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

從今覓仙藥。不假向瑤臺。

楚辭曰。望

瑤臺之偃蹇兮。

奉報趙王惠酒

梁王修竹園。冠蓋風塵喧。

西京雜記曰。梁孝王好宮室苑囿之樂。築兔園。九域志曰。梁孝王苑囿中有修竹園。西都賦曰。冠蓋如雲。陸士衡詩曰。京洛多風塵。

行人忽枉道。直進桃花

源。

陶潛桃花源記曰。武陵人捕魚爲業。忽逢桃花林夾岸。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便捨船從口入。土地平曠。屋舍儼然。男女衣著悉如外人。自云。先世避秦亂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

穉子還羞出。驚妻倒

閉門。

史記曰。楚懷王穉子子蘭。范雲贈張謏詩云。還聞穉子說。有客款柴扉。

始聞傳上命。定是賜中樽。

漢書如淳注曰。糴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中尊。師古曰。中尊者。宜爲黍米作酒。有澆醇之異。爲上中下耳。又

詩

按盛酒器爾雅曰卣中尊也。彝卣疊器也。禮圖云六尊爲中受五斗。是中樽爲盛酒器也。

野籬然樹葉。山杯捧竹根。

王韶南雍州記曰。辛居士名宣仲。家貧。春月鸞笄充餽。酌截竹爲器。用充盛置。人間其故。宣仲曰。我惟愛

竹好酒。欲令二物常相並耳。

風池還更煖。寒谷遂成暄。

風池如風井之類。宋玉風賦曰。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侵淫谿谷。盛怒於土。囊當此之類也。此云風池亦猶是矣。劉向別錄曰。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行乃吹律而溫氣。至堪植黍。今人謂之黍谷。喻已知風池寒谷。得此酒而溫煖也。

未知稻梁雁。何時能報恩。

說苑曰。齊景公嘗藏粟。鳧雁。

雁。

有喜致醉

此子山生子之辭也。某息荀娘。豈以此時舉之耶。或卽嗣子名立者所未詳矣。

忽見庭生玉。欣看蚌出珠。

晉書謝玄曰。芝蘭玉樹。欲其生於庭階耳。史記龜策傳曰。明月之珠。出於江海。藏於蚌中。生玉出珠。喻得子也。

蘭芬猶載寢。蓬箭始懸弧。

左氏傳曰。鄭文

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使與之蘭。曰。以是爲而子。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微闢乎。生穆公。名之曰蘭。詩曰。乃生男子。載寢之牀。禮記曰。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三日。始負子。男射。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鄭注云。桑弧蓬矢。本大古也。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

既喜枚都尉。能歡陸大夫。

漢書曰。枚乘爲弘農都尉。擊子。臯乘在梁時。取臯母爲小妻。乘東歸。臯母不肯隨。乘怒。分臯數千錢。與母居。又曰。陸賈爲太中大夫。有五男。乃出使越。

橐中裝寶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爲生
產曰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
頻朝中散客連日步兵廚
晉書曰嵇康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魏氏春秋曰阮籍以世多故祿仕而已聞步兵校尉缺厨多美酒營人

善釀酒求爲校尉遂
雜曲隨琴用殘花聽酒須脆梨裁數實甘查惟一株兀然已復醉搖頭歌鳳雛
劉伶酒德頌曰

兀然而醉豁爾而醒宋書樂志曰鳳將雛歌者舊曲也應璩百一詩云言是鳳將雛然則其來久矣

喜晴應詔勅自疏韻

御辯誠膺錄維皇稱有建
應禎華林園集詩曰五德更運膺錄受符李善注云春秋命曆序曰五德之運同徵合符膺錄次相代洪範次五曰建用皇極
雷澤昔經漁負夏時從販

史記曰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正義曰括地志云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郭外西北
山海經曰雷澤有雷神龍首人頰鼓其腹則雷也索隱曰尙書大傳販於頓丘就時負夏孟子曰遷於負夏是也
柏梁驂駟馬高

陵馳六傳
漢武帝元封三年作柏梁臺詔羣臣二千石有能爲七言詩者乃得上座梁孝王云驂駕駟馬從梁來史記文帝本紀曰代王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高陵休止正義曰括地志云高陵故城在雍州高陵縣西南一里本

名橫橋架
有序屬賓連無私表平憲河堤崩故柳秋水高新堰
廣雅曰堰潛堰也謂潛築土以壅水也一作塲音竭亦作塲烏古切堰一建切三字義同而音則異也

心齋愍昏墊樂徹憐胥怨
禮記曰齋之爲言齋也心不苟慮必依乎道書曰下民昏墊孔傳曰言天下民昏墊溺皆困禪

水災周禮曰大傀異裁令去樂凡國之大憂令弛縣商書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

河乘高論法輪開勝辯

水經注曰佛國記云拘那竭城北雙樹間希連禪河邊世尊於此北首而盤泥洹佛說四十二章經曰世尊於鹿野苑中轉四諦法輪度憍陳如等五人而證道果維摩經曰三轉法輪於大千其輪本來常

清淨 王城水鬪息洛浦河圖獻

國語曰周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鬪將毀王宮章昭注曰穀洛二水名也鬪者兩水格有似於鬪洛在王城之北東入於灑至靈王時穀水盛出於王城之西而南流於洛水毀王城西南將及

王宮故齊人城郊周易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孔安國以為河圖則八卦是也洛書則九疇是也

伏泉還習坎歸風已回

巽巽音旋蘇貫切易曰習坎有孚又曰巽為風

桐枝長舊園蒲節抽新寸

寸音斷爾雅曰櫨梧郭云今梧桐也又爾雅曰榮桐木郭云即梧桐與上櫨梧一也說文曰榮桐也又曰蒲水草也可以作席

山

藪欣藏疾幽棲得無悶

悶音慢莫牛切左傳伯宗曰山藪藏疾杜注云山之有林藪毒害者居之易曰遯世無悶

有慶兆民同論年天子萬

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詩江漢云天子

萬年箋云臣受恩無可以報謝稱言使君壽考而已樂府遺如期云增壽萬年亦誠哉

同顏大夫初晴

顏大夫顏之儀也北史曰顏之推字介鄉邪臨沂人也弟之儀字升博涉羣書好為辭賦江陵平隨例遷長安周明帝以為麟趾學士宣帝即位遷上儀同大將軍御正大夫進爵為公

夕陽含水氣反景照河隄

爾雅曰山西曰夕陽郭注云暮乃見日說文曰景光也景即影字日景也古字無多說文曰隄唐也聲都分切

濕花飛未遠陰雲斂向低燕燥

遠爲石龍殘更是泥。

羅含湘中記曰零陵有石燕遇風雨則飛舞如燕止則爲石淮南子曰聖人用物若用朱絲約芻狗若爲土龍以求雨芻狗待之而求福土龍待之而得食高誘注曰土龍致雨雨而成穀故待土龍之神而得穀

食。

香泉酌冷澗小艇釣蓮溪。

爾雅曰山夾水澗疏云謂山間有水者名澗詩云考槃在澗是也說文曰艇小舟也徒鼎切

但使心齊物何愁物不齊。

莊子有齊物論又曰

萬物一齊。

孰短孰長。

奉和趙王喜雨

玄霓臨日谷封蟻對雲臺。

說文曰霓屈虹青赤或白色陰氣也日谷暘谷日所出也淮南子曰日出暘谷東觀漢記曰永平五年秋京師少雨上御雲臺召沛獻王輔以周易卦林占之其辭曰蟻封穴戶大雨將至上以問

輔輔曰蹇艮下坎上艮爲山坎爲水出雲爲雨蟻穴居知雨將至故以蟻興

投壺欲起電倚柱稍驚雷。

神異經曰東玉公與玉女投壺投而不接天爲之笑開口流光張華注云今電是也世說曰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

時大雨霹靂破柱衣服焦燃神色不變

白沙如濕粉蓮花類洗杯。

荊州記曰白沙如霜雪赤岸若朝霞言雨落沙中有如漬粉垂於荷上又類洗杯也

驚鳥洒翼度濕雁斷行來。

浮橋七星起高堰六門開。

華陽國志曰兩江有七橋長老傳言李冰造七橋上應七星故世祖謂吳漢曰安軍宜在七星間水經注曰湍水逕穰縣爲六門陂漢孝成之世南陽太守邵信成斷湍水立穰西石碣至元始五

年更開三門爲六石門故號六門碣也溉穰新野昆陽三縣五千餘頃又云昔在晉世杜預繼信臣之業復六門之陂遇六門之水下結二十九陂諸陂散流咸入朝水事見六門碑六門既陂諸陂遂斷

猶言祀蜀帝卽似望荆

臺。華陽國志曰蜀人為蜀侯惲立祠其神有靈能興雲致雨水旱
禱之此云蜀帝承杜宇開明之稱也荆臺即高唐賦陽臺是也
厥田終上上原野自莓莓。禹貢曰厥土黃壤田上上賦
中下爾雅云廣平曰原詩傳

云郊外曰野左氏傳曰原田莓莓杜預曰若原田之
草莓莓然言不惟田成沃壤即荒郊之草俱得生也

和李司錄喜雨

純陽實久亢雲漢乃昭回。易乾卦上九云亢龍有悔詩序云雲漢美宣王也首章云倬彼雲漢昭回
于天箋云雲漢謂天河也昭光也時旱渴雨故宣王仰視天河望其候焉
臨河沉璧玉夾道

畫龍媒。雲漢之詩云圭璧既平寧莫我聽淮南子注云土龍致雨高誘曰雲從龍故致雨也法言曰象龍之致雨艱矣哉龍乎龍乎
新論劉歆曰致雨具作土龍龍見者輒有風雨起以迎送之故緣其象類而為之漢書曰龍之媒此云畫龍為媒亦土龍致

雨之
義。離光初繞電震氣始乘雷。易曰離為電鄭康成曰取火明也久明似日暫明似
電也又震為雷虞翻曰太陽火得水有聲故為雷也
海童還碣石神女向陽臺。神
異

經曰西海有神童乘白馬見則天下大水郭璞江賦曰海童之所巡遊吳都賦曰海童於是燕語索隱史記註云地理志曰碣石山在
北平驪城縣西南太康地理志曰樂浪遼城有碣石山長城所起水經注曰在遼西臨遼縣南水中蓋碣石山有二禹貢夾右碣石入
於海當非北平之碣石也宋玉高唐賦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岨且
為行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又有神女賦即巫山神女也
雲逐魚鱗起渠從龍骨開。淮南子曰水雲魚鱗高誘
注曰水氣出雲似魚鱗西

京雜記曰昆明池刻玉石為魚每至雷雨魚常鳴吼鬣尾皆動漢
世祭之祈雨往往皆驗史記河渠書曰穿渠得龍骨名曰龍骨渠
崩沙雜水去臥樹擁槎來。言為驟雨
所漂激也嘉苗雙合穎熟

稻再含胎。孝經授神契曰王者德至則嘉禾生應禎華林園集詩曰嘉禾重穎屬此欣膏露逢君擣揆才。君謂李司錄也言李君作此喜雨之詩也說文曰擣舒也愧乏瓊將玖無

酬美且偲。詩衛風曰投之以木李報之以瓊玖毛傳曰瓊玖玉名又詩曰彼留之子貽我佩玖毛傳曰玖石次玉者爾雅曰酬報也齊風盧令之詩曰盧重錦其人美且偲毛傳曰偲才也說文曰強也愧已和非瓊玖不足酬李君之美才也

郊行值雪

風雲俱慘慘原野共茫茫。爾雅曰慘慘慄也登樓賦曰原野闐其無人兮楚辭曰莽茫茫之無涯毛萋曰茫茫廣大也雪花開六出冰珠映九光。韓詩外傳曰草木花多五出雪

花獨六出漢武內傳曰燃九光之燈言雪之明亦猶是矣。還如驅玉馬暫似獵銀獐陣雲全不動寒山無物香薛君一狐白唐侯兩驢驕

史記曰田文代立於薛為孟嘗君入秦秦昭王囚孟嘗君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最下坐有能為狗盜者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以獻秦王幸姬姬為言昭王釋孟嘗君左傳定三年曰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人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賈遠色如霜紈者也肅如字爽音霜既以肅霜名馬後塗加馬旁作驢驕寒關日欲暮披

雪上河梁。李陵與蘇武詩曰攜手上河梁

奉和趙王西京路春日

詩

直城龍首抗橫橋天漢分

三輔黃圖曰長安西出第二門曰直城門又曰日營未央因龍首以制前殿引渭水灌都以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西京賦云疏龍首以抗殿

風鳥疑近日露掌

定高雲

郭延生述征記曰長安宮南靈臺有相風鳥遇風乃動按日有三足鳥故云疑近日也三輔故事曰建章宮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爲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

新渠還入渭舊鼎更開汾

漢書武帝紀云穿漕渠通渭又元鼎元年得鼎汾水上

漢獵熊攀檻秦田雉失羣

續列女傳曰漢馮昭儀者孝元帝之昭儀右將軍光祿勳馮奉世之女也元帝二年遷入後宮始爲長使數日爲美人生中山孝王爲婕

妤建昭中上幸虎園格獸後宮皆從熊逸出圍攀檻欲上殿左右傳昭儀貴人皆驚走而馮婕妤直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天子問婕妤人情皆驚懼何故當熊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前故以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敬重焉傳昭儀等皆慙明年中山孝王封乃立婕妤爲昭儀太康記曰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羆而不知其名道逢二童子曰此名爲積弗迷積弗迷亦語曰彼二童子名爲寶雞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舍積弗迷逐二童子化爲雉雄止陳倉化石雌如楚止南陽

宜年動春

律御宿斂寒氛

宜年疑即宜春宮也漢書元后傳曰夏遊籥宿鄜杜之間三輔黃圖曰御宿苑在長安城南御宿川中漢武帝爲離宮別館禁御人不得往來遊觀止宿其中故曰御宿時值春且陽氣已動故寒氛斂也

弄玉迎

蕭史東方竟細君

列仙傳曰蕭史秦穆公時人善吹簫穆公有女號弄玉好之公遂以妻焉遂教弄玉作鳳鳴爲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一旦皆隨鳳凰去漢書曰伏日詔賜從官肉太官丞日宴不來東方朔獨拔劍割肉即懷肉去太官

奏之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曰受肉不賜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

楊柳成歌曲蒲桃學繡文

楊柳折楊

柳也崔豹古今注曰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魏晉以來不復具存世用者黃鸝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華子赤之陽望行人等十曲西京雜記曰霍光妻遺淳于衍蒲桃錦二十四匹

鳥鳴還獨解花開先

自薰誰知灞陵下。猶有故將軍。

漢書曰李廣與故穎陰侯屏居藍田山中射獵嘗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灞陵尉醉呵止廣廣曰故將軍尉曰今將軍尙不得夜行何故也

奉和夏日應令

朱簾捲麗日。翠幕蔽重陽。五月炎蒸氣。三時刻漏長。

說文曰漏以銅受水刻節晝夜百刻周禮挈壺氏下士二人鄭注云挈讀如挈髮之挈壺盛水器也世主挈壺水以爲漏然則

挈壺者懸繫之名刻爲置箭壺內刻以爲節而浮之水上令水漏而刻下以記晝夜昏明之度數也續漢書曰孔壺爲漏浮箭爲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云三時刻漏長者時維夏日夜短晝長也

麥隨風裏熟。梅逐雨中黃。

月令曰孟夏之月農乃登麥天子乃以稊嘗麥先薦寢廟風景風也淮南子曰清明風至四十五日景風至蓋謂五月夏至之時故仲夏稱爲麥秋矣風俗通曰夏至霖霽至前爲黃梅先時爲迎梅雨及時爲梅雨後之爲送梅雨二語皆爲五月夏至之節也

開

冰帶井水和粉雜生香。衫含蕉葉氣。扇動竹花涼。早菱生軟角。初蓮開細房。

爾雅曰菱厥攢郭云菱今水中芰疏云菱一名厥攢字林云楚人名

菱曰芰可食國語曰屈到嗜芰俗云菱角是也又爾雅云薜苈郭云成曰蔞也關西謂之薜苈說文云蔞楚曰芰秦曰薜苈楚辭曰芙蓉始發雜芰荷王逸云芰菱也秦人謂之薜苈矣爾雅曰荷芙蓉其實蓮郭云蓮謂房也按菱與蓮至夏末始實今五月時菱角尙軟

蓮房猶細故云

願陪仙鶴舉。洛浦聽笙簧。

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凰鳴遊伊洛之間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求於山上告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

山頭至時果乘白鶴駐山願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而去

和樂儀同苦熱

樂儀同樂遜也。北史儒林傳曰：樂遜，字遵賢，河東猗氏人也。大統六年，與諸儒分經教授經業，講孝經論語毛詩及服虔所注大象，初進爵崇業郡公，又為露門博士。二年，進位開府儀同大將軍，以老病賜安車衣服奴婢等。於本郡賜田十頃。儒者以為榮。隋開皇元年卒，年八十二。

樂儀同有苦熱之作，子山和之。

火井沉熒散炎洲高燄通

左太沖蜀都賦曰：火井沉熒於幽泉，高燄飛煽於天垂。劉淵林注曰：蜀郡有火井，在臨邛縣西南，欲出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須臾許，隆隆如雷聲，燄出通天，光輝十里，以箭盛之，接其光而無炭也。

東方朔十洲記曰：炎洲在南海中，地方二千里，去北岸九萬里，上有風，生獸青色，大如狸，張網取之，積薪數車以燒之，薪盡而獸不，以石上菖蒲塞其鼻，即死。又有火林山，山中有火光，獸大如鼠，毛長三四寸，或赤或白，山可三百里許，晝夜即見此山林，乃是此獸光照林，如火光相似，取其獸毛，以緝為布，時人號為火浣布，此是也。言炎夏熱如火矣。

鞭石未成雨，鳴鳶不起風

虞喜志林曰：夷陵有陰陽石，陰石常潤，陽石常燥，旱則鞭陰石必雨，久雨鞭陽石則止。曲禮曰：前有塵埃，則載

鳴鳶，鄭注曰：鳥鳶鳴則將風，正義曰：鳶，今時鷓也。鷓鳴則風生，風生則塵起，故畫鷓於旌首而載之也。言久熱思風雨也。

思為鸞翼扇，願借明光宮

陸機芙蓉詩云：夏搖比翼扇，傅毅扇銘云：夏則鳳舉，鸞鳳通稱，故云。漢書

曰：成都侯王商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

臨淄迎子禮，中散就安豐

魏志曰：陳思王植，字子建，建安十九年，封臨淄侯。魏略云：邯鄲淳，字子淑，注見三卷上。趙王後漢書列女傳注：會稽典錄云：邯鄲淳，字子淑，注

一字子禮也。嵇康，魏時拜中散大夫，王戎封安豐侯，皆竹林之友也。見晉書。

美酒含蘭氣，甘瓜開蜜筒

漢書曰：百末旨酒，布蘭生。晉灼曰：布列芬芳，若蘭之生，筒當作簞。蜜筒，瓜名。陸機瓜賦曰：其種族類，則有括樓、定桃。

黃颯白傳。金文。蜜。簡。小青。大班。玄軒。素椀。狸首。虎躡。說文曰。簡。斷竹也。徒紅切。簡。通簫也。徒弄切。蜜。簡者。其甘如蜜。形如斷竹。故取義焉。又簡平聲。簡去聲。知其當作簡矣。

寂寥人事屏。

音并

還得隱牆東。

後漢書曰

平原王君公遭亂。僧牛自隱。時人爲之語曰。避世牆東王君公。

和裴儀同秋日

裴儀同。裴政也。北史曰。裴政。字德表。河東聞喜人也。祖達。父之禮。南史並有傳。政幼聰明。博聞強記。達於從政。爲當世所稱。仕梁。以軍功封爲夷陵侯。給事黃門。江陵平。周文聞其忠。授員外散騎侍郎。引入相府。命與盧辯。依周禮。建六官。并撰次朝議。車服器用。多遵古禮。革漢魏之法。事並施行。授刑部下大夫。轉少司憲。隋開皇元年。上儀同三司。裴儀同有秋日詩。大抵詠懷之作。子山和之。各述其羈旅之情也。

蕭條依白社。寂寞似東臯。

此子山自喻也。曹子建詩曰。中野何蕭條。晉書曰。董京常宿白社中。時乞於市。寂寞閑靜也。楚辭曰。野寂寞兮無人。阮藉奏記曰。將耕東臯之陽。秋興賦曰。耕東臯之沃壤是也。

學異

南宮敬貧同北郭騷。

左傳昭七年曰。孟僖子病不能相禮。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南宮敬叔。師事仲尼。晏子春秋曰。齊有北郭騷者。結果網。捆蒲葦。織屨以

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竊說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廩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問。晏子見疑於景公。出奔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養及親者。身仇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遂告公。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國必侵矣。方必先國之侵也。不若死。請以頭託白晏子。遂巡而退。因自殺也。公聞之大駭。乘馳而自追晏子。及至國郊。請而反之。晏子聞北郭騷之以死白己也。太息而嘆曰。嬰不肯罪過固其所也。而士出身以明之。哀哉。亦見劉向說苑。按信父肩吾。奔赴江陵。未

詩

二〇七

幾而卒。搆母入關。蒸蒸色養。自喻父死之後。學異南宮。有母在堂。貧同北郭也。
蒙吏觀秋水。萊妻紡落毛。
莊子有秋水篇。史記曰。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嘗為蒙漆園吏。高士傳曰。萊子。楚人也。當時世亂。逃世於蒙山之陽。莠

萌為牆。蓬蒿為室。枝木為牀。蓄艾為席。飲水食菽。墾山播種。人或言於楚王。王於是駕至萊子之門。萊子方織。春王曰。守國之政。願煩先生。萊子許之。其妻樵還。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撻。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銜鉞。妾不能為人所制者。妻投其春而走。老

萊子亦隨其妻。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織而衣。其遺粒足食也。仲尼嘗聞其論。而蹙然改容焉。喻已。
旅人嗟歲暮。田家

厭作勞。
杜預左傳注曰。旅。客也。不得歸。故嗟歲暮也。楊惲報孫會宗書曰。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庖羔。斗酒自勞。
霜天林木燥。秋氣風雲高。
張協七命曰。風高送秋。曹植秋思賦曰。雲高氣靜。露凝衣。

柄遑終不定。方欲涕沾袍。

詠園花

暫往春園傍。聊過看果行。枝繁類金谷。花雜映河陽。
水經注曰。金谷水出河南太白原。東南流。歷金谷。謂之金谷水。經石崇故居。石季倫思歸引序云。河陽別業。晉書曰。潘岳為河

陽令。滿縣皆栽桃花。
自紅無假染。真白不須粧。
言花有自然之色。不須粧染也。崔豹古今注曰。燕支花。非燕支所染。自為紅藍。爾舊謂赤白之間為紅。今所謂紅藍也。
燕送歸菱井。蜂銜

上蜜房。
言此花燕送歸巢。在於梁上。蜂銜作蜜。乃上窠中也。燕。玄鳥也。菱井。若藻井也。西京賦曰。帶倒茄於藻井。薛綜注云。藻井。常棟中交木方為之。如井幹也。善云。風俗通曰。今殿作天井。井者。東井之象也。菱。水中之物。皆所以厭火也。蜀都賦曰。蜜房郁

毓被其阜。翰曰：非是金爐氣，何關柏殿香。言花有自然香氣也。司馬相如美人賦曰：金爐薰香，三輔舊事曰：柏梁以香柏爲梁也。

蔓衣偏定好，應持奉魏王。

文字集略曰：真全衣香也。魏王，魏文帝也。王子年拾遺記曰：魏文帝所愛美人薛靈芸，名曰夜來，妙於鍼工，裁製立成，非夜來縫製，帝則不服。宮中號爲鍼神。言美人以此花香真衣，是以魏王定好也。

西門豹廟

史記滑稽傳曰：戰國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豹約諸三老曰：爲河伯娶婦，幸來告語，吾欲送女，皆曰：諾。至時，三老廷掾賦斂百姓，取錢百萬，巫覡行里中，有好女者，咒當爲河伯婦，以錢三萬聘女，沐浴脂粉如嫁狀，豹往會之，三老巫掾與民咸集赴觀，巫覡年七十，從十四弟子，豹呼婦視之，以爲非妙，令巫覡入告河伯，投巫於河中，有頃曰：何久也，又令三弟子及三老入白，並投於河，豹聲折曰：三老不來，奈何，復欲使亭掾亭掾趣之，皆叩頭流血，乞不爲河伯娶婦，淫祀遂斷。西門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自溉，名聞天下，澤流後世。水經注曰：漳水東北，逕西門豹祠前，祠東側有碑，隱起爲字，祠堂東頭石柱勒銘曰：趙建武中所修也。

君子爲利博，達人樹德深。蘋藻由斯薦，樵蘇幸未侵。

言西門豹決渠溉田，其利斯溥，又能斷茲淫祀，是爲達人，故祠祭至今不絕也。左氏傳曰：蘋蘩蕰藻之菜，可薦於鬼神，杜預曰：

蘋，大萍也。蘩，藻也。爾雅釋草云：萍，其大者蘋。郭璞曰：水中浮萍。江東謂之蘋。陸機毛詩義疏云：今水上浮萍是也。季春始生，可糝蒸爲茹，又可苦酒，淹以就酒。許慎說文云：藻，水草。陸機疏云：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著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斂，腹葉如蓬，謂之聚藻，煮熟揉去腥氣，米麵糝蒸，嘉美。揚州人饑荒，可以當穀食。鄭康成注庖人云：備品物曰薦。史記淮陰侯傳曰：樵蘇後爨。注云：漢書音義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言後人念其功德，不敢樵蘇於其上，故廟貌常新也。

恭聞正臣

作

直祀良識佩章心

正臣謂豹也。韓子曰：西門豹性急，佩章以自緩。董安於性緩，佩弦以自急也。

容範雖年代，徽猷若可尋。菊花隨酒馥，槐影向牕臨。

西京雜記曰：九月九日飲菊花酒，說文曰：馥，香氣芬馥也。聲房六切。爾雅曰：檉槐大葉而黑，守宮槐葉畫。聶宵炕郭云：槐樹葉大色黑者，名爲檉槐。葉畫日聶合，而夜炕布者，名爲守宮槐。聶音軻，炕吁郎切。張也。

鶴飛疑逐舞，魚驚似

聽琴

王逸楚辭注曰：師曠鼓琴，天下玄鶴，皆銜明月之珠以舞也。韓詩外傳曰：昔伯魚鼓琴而淵魚出聽，言廟中飛鶴似逐舞而來，遊魚若聽琴而出，象生時也。

漳流鳴磴石，銅雀影秋林。

史記河渠書曰：西門

豹引漳水溉鄴，括地志曰：漳水一名濁漳，水源出潞州長子縣西力黃山。漢書地理志曰：濁漳水出長子鹿谷山，東至鄴，入清漳。水經注曰：魏武王塌漳水，迴流東注，號天井堰里，中作十二塔，塔相去三百步，令互相灌注，一源分爲十二流，皆懸水門。左思魏都賦謂塔臺下，伏流入城。東注謂之長明溝，溝水南北夾道，枝流引灌，所在通溉。故魏武登臺賦曰：引長明灌街里，謂此渠也。

和王少保遙傷周處士

周處士者，梁故處士周弘讓也。南史曰：弘讓性簡素，博學多通，始仕不得志，隱於句容之茅山，類徵不出。晚仕侯景，爲中書侍郎，人問其故，對曰：昔道正直，得以禮進退，今乾易位，不至將害於人，吾畏死耳。獲譏於代，承聖初爲國子祭酒，至仁威將軍，城句容以居之，命曰仁威壘。按讓既仕侯景，又仕梁元，不得復稱處士，所以云者，信爲金陵舊臣，讓本句容處士，得稱其故子山之志也。少保王褒也。周書王褒傳曰：東宮既建，授太子少保，褒與梁處士周弘讓相善，及弘讓兄弘正自陳來聘，

高祖許褒等通親知音，問褒贈弘讓詩，并致書弘讓，亦

復書焉。周處士卒於陳，信與褒在周作詩，遙傷之也。

冥漠爾遊岱。淒涼余向秦。雖言異生死。同是不歸人。

岱泰山也。博物志曰：泰山有天孫，主招魂遊岱者，言其死也。信聘西魏，身留長安，是為向秦。言已與周處士一死一生，同是不歸人也。

歸之。昔余仕冠蓋，值子避風塵。

言已仕梁時，正弘讓隱居茅山之日也。西都賦曰：冠蓋如雲，陸士衡詩曰：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

望氣求真隱，伺關待逸民。

列異傳曰：

老子西遊，關令尹喜望見其紫氣浮關，而老子果乘青牛而過。史記曰：老子見周之衰，遂去至闕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無之意。

忽聞泉石友，芝桂不防身。

傷弘讓之死也。泉石

喻隱者也。謝宣城別傳曰：眺常有言，烟霞泉石，惟隱遜者得之。宦遊而辭此者，鮮矣。芝桂不防身者，言隱士死如芝草之焚，桂枝之落也。

悵然張仲蔚，悲哉鄭子真。

三輔決錄注曰：張仲蔚，扶風人也。與同郡魏景卿隱身不

仕，所居蓬蒿沒人。漢書曰：谷口有鄭子真，脩身自保。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誦而終。師古曰：三輔決錄云：子真名樸。

三山猶有鶴，五柳更應春。

漢書曰：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仙人在焉。晉書

曰：陶潛字淵明，著五柳先生傳以自况云：宅邊有五柳，因為號。

遂令從渭水，投弔往江濱。

史記曰：自屈原沉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渭水言已在長安江濱，言讓居江表，遙

傷之也。說文曰：濱，水際也。

傷王司徒褒

周書曰：王褒字子淵，瑯琊臨沂人也。初仕梁，元帝出降，褒與眾俱出，後至長安。太祖喜之，甚荷恩賜，忘其羈旅焉。周世宗即位，篤好文學，時褒與庾信才名最高，特加親待，授太子少保，遷小司空，出為宜州刺史，卒於位。時年六十四，信傷之，故作是

詩

詩。

昔聞王子晉輕舉逐神仙

王氏本周靈王太子晉之後。汲冢周書曰：靈王太子晉幼有盛德，聰明博達，師曠與言，弗能尙也。晉年十五，顧而問曰：吾聞太師能知人年之短長也。師曠對曰：汝色白，汝聲清，汗火色不壽。晉曰：

然吾後三年時上賓於帝，女慎無言。殃將及女，其後二年而太子死。孔子聞之曰：惜夫殺吾君也。世人以其豫自去期，故傳稱王子喬仙仙之後，其嗣避周難於晉家於平陽王氏田氏，其後子孫世喜養性神仙之術。潛夫論風俗通亦云是矣。王氏又一源出於齊王法

章是為陳田之後，本

嬌姓與此為異也。

謂言君積善還得嗣前賢

君謂王褒也。言褒為子晉後裔，又能積善，宜得神仙度世之術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

四海皆流寓，非為獨

播遷

北史庾信傳曰：陳氏與周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許還其本國，惟信及褒並惜而不遣，言人生如寄，四海之內皆為流寓，何必離家始為播遷也。又按梁已禪陳，信褒即歸，已非故國，是以羈北歸南，總為流寓也。

豈意中台坼，君

當風燭前

晉陽秋曰：張華將死，中台星坼。大元中復還今正。太傅謝安為相所致也。淮南子曰：人生於世，倏爾而止，如風火之燭。

自君鐘鼎族，江東三百年

晉王之先也。王氏之族一出太原，一出鄆

邪，褒為鄆邪臨沂人，蓋鄆邪王氏族也。按王褒先世見於晉宋齊梁諸書，南北史本傳所載自漢諫議大夫吉之後，至晉太保王祥，祥弟覽，覽生六子，長子裁，晉撫軍長史，裁子導，晉丞相，謚曰文獻，導六子，其第二子洽，晉中領軍，洽子珣，晉司徒，珣子弘，宋太保，弘弟曇首，宋光祿大夫，豫寧文侯，曇首子僧綽，宋吏部尙書，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愍侯，僧綽子儉，齊侍中，南昌文憲公，儉子憲，梁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南昌安侯，憲子規，梁侍中，左民尙書，南昌章侯，規即褒父也，並有盛名於江左。晉書曰：初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固辭，強之乃受，祥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興於江左矣。張衡西京賦曰：擊鐘鼎食，郭璞曰：江表偏王三百年，還與中國合。江東謂南朝也，自東晉至宋齊梁，王業

幾三百年而王氏之族冠蓋極盛也。

寶刀仍世載。瑠戈本舊傳。

寶刀謂王祥佩刀也。祥以與弟奕。世傳之代爲公。曠是世載也。注見上文。殺梁傳曰孟勞者魯之寶刀也。王制曰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按晉書王導平王

敦輔幼主。加羽葆鼓吹。班劍二十人。詔加大司馬。假黃鉞。出討石勒。石季龍是其征伐之事。如古彤弓之賜矣。說文曰瑠治玉也。一曰石似玉。聲都察切。

綠絨紆槐綬。黃金飾侍蟬。

漢書曰相國丞相皆奉官。金印紫綬。高帝

相國綠綬。徐廣曰金印綠綬。綬音戾。草名也。以染似綠。又云似紫。紫綬名縹。縹音瓜。其色青紫。縹字亦作縹。音同也。後漢書與服志曰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有執黃綬。有殊佩。所以章德服之衷也。故所以執事禮之共也。三代同之。五伯迭興。戰爭不息。於是

解去黻佩。留其係璫。以爲章表。秦乃以采組連結於璫。光明章表。轉相結綬。故謂之綬。注云徐廣曰。就如巾。蔽膝也。周官曰三槐三公位焉。槐綬謂三公之綬也。綠絨紆槐綬者。王導爲晉丞相也。後漢書與服志曰侍中中常侍。加黃金璫。附蟬爲文。貂尾爲飾。謂之趙惠

文冠。侍蟬謂侍中之冠。飾以蟬也。黃金飾侍蟬者。謂王儉。儉子憲。憲子規。皆爲侍中也。

地建忠臣國。家開孝子泉。

言王氏世以忠孝相傳也。建國如豫寧南昌之屬。皆王氏封城也。注見上文。家開孝子泉。疑引王祥臥冰

事。見晉書。及搜神記。後漢書曰姜詩事母至孝。妻奉順尤篤。母好江水。嗜魚鱸。舍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水每旦輒出雙鯉魚焉。

自能枯木潤。足得流水圓。

荀子曰玉在山而木潤。尸子曰凡水其圓折者有珠。

承祖武。諸侯無間然。

謂襄襲南昌侯之爵。人無間言也。

青衿已對日。童子卽論天。

言襄幼而聰敏也。後漢書曰黃琬字公琰。少失父母。而辯慧。祖父瓊育之。瓊初爲魏郡太守。建和元

年正月日蝕。京師不見。而瓊以狀聞。梁太后詔問所蝕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出。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蝕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卽以其對。應詔。晉書曰明帝幼而聰哲。爲元帝所寵異。年數歲。嘗坐置膝前。屬長安使來。因問帝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對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也。元帝異之。明日宴羣僚。又問之。對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乃異問者之言乎。曰舉頭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奇之。博物志曰孔子東遊。見二小兒。日初出時。大如車蓋。及日中時。如盤盂。此不爲高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小兒曰日

初出滄滄涼涼及其中心而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謂兩小兒曰孰謂汝多知乎事出列子

穎陰珠玉麗河陽脂粉妍

言褒尙翁主也褒本傳云梁武帝喜其才藝遂以弟鄱陽王恢之女妻之後漢

書曰順帝女聖七年封穎陰長公主郡國志曰穎陰縣屬潁川郡漢書外戚傳曰趙皇后少壯屬河陽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帝微行過主見而說之褒所尙王女也以梁武愛褒之才妻以其弟鄱陽王女若帝女也故借引公主之事矣

名高六國

其價重十城連

史記曰蘇秦佩六國相印又曰秦王欲以十五城易趙和氏璧

辯足觀秋水文堪題馬鞭

莊子有秋水篇陸劍鄴中記曰魏文帝云余從上拜墳墓遵渭水徜徉乎高樹下駐馬書

鞭為臨濁賦題都年切說文曰走頓也

迴鸞抱書字別鶴繞琴弦

索靖草書狀曰蓋草書之為狀也婉若銀鉤漂若驚鷺舒翼未發若舉若安琴邕琴操曰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兄欲為改娶牧子授琴鼓之歌別

鶴以舒其憤懣

擁旄裁甸服垂帷非被邊

爾雅曰旌謂之纛郭注云旌牛尾也又釋旌旂云注旄首曰旌郭云載旄於竿頭如今之幢亦有旒疏云李巡曰旄牛尾著竿首孫炎曰析五采羽注旄上也其上

亦有旒纒禹貢曰五百里甸服孔安國傳曰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為天子服治田去王城面五百里周語文王制亦云千里之內

曰甸鄭康成云服治田出穀稅也言甸者主治田故服名甸也甸田遍反說文曰在旁曰帷後漢書曰賈琮為冀州刺史車垂赤帷而

行至州自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何反垂帷於車以自掩蔽乃命御者裹去其帷擁旄裁甸服者按元帝紀自侯景之難州郡大半

入魏自巴陵至建康緣以長江為限荆州界武寧西拒峽口自嶺以南復為蕭勃所據文軌所同千里而近人籍戶口不盈三萬中興

之盛盡於此矣言梁地侵削旄旒所擁裁及甸服之地也垂帷非被邊者按褒仕元帝時為尙書左僕射在於江陵非邊遠之地帝性猜忌裹在左右不足舒其所長也

靜亭空繫馬閑烽直起煙

言魏師之至也後漢書光

武紀曰榮亭候舉烽燧注云亭候伺候望敵之所前書曰秦法十里一亭亭有長漢因之不改前書音義曰邊方備警急作高上臺臺上作桔臬桔臬頭有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燃火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燔之望其煙曰燧書則舉烽夜乃

舉燧廣雅曰兜零籠也梁與西魏久無兵革之事故曰靜亭閑烽靜亭
空擊馬者言其不備不虞也閑烽直起煙者言魏師忽至舉烽相告也
不廢披書案無妨坐釣船言江陵亡後襄卒仕於周也按元帝紀魏人燒柵王

襄勸帝出降遂使皇太子王褒出質請降左僕射王褒以下並為俘以歸長安不應披書案者言褒文士不嫻武略也
無妨坐釣船者按史記呂尚以漁釣奸周西伯魏相安定公周之太祖如古西伯矣王褒之坐釣船庾信之餐周粟也
茂陵忽多

病淮陽實未痊言褒之疾病也漢書司馬相如傳曰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又汲黯傳曰黯多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不瘳後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十歲而卒
侍醫逾默默神理遂綿綿漢書

藝文志曰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注醫學書也世說
戴公見林法師墓曰神理綿綿不與氣運俱盡耳
永別張平子長埋王仲宣後漢書曰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年六十永和四年卒著周官訓詁所著詩賦銘七言

靈應問七辯巡語懸圖凡三十二篇崔瑗稱平子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侷造化禰衡用張衡文云余今反國命駕言歸路由西鄂道甲
平子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為宿構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建安二十一年從征

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時年四十一曹子建王仲宣誄曰建安二十一年
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關內侯王君卒言褒之文學如二公也
柏谷移松樹陽陵買墓田晉書曰王濬葬柏谷山漢書李廣傳曰李蔡以

丞相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
陝路秋風起寒堂已颯焉說文曰颯翔風也聲蘇合切
丘楊一搖落山火即時然本草曰白楊北土極多人種墟墓間樹大皮白山火

鬼火也說文曰然燒也
昔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漢成帝時歌謠曰桂樹華不實黃爵巢其顛昔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
世途旦復旦人情玄又玄說文曰旦明也老子

曰玄之又玄
故人傷此別留恨滿秦川隴頭歌有遙望秦川肝腸斷絕之句庾信王褒皆南人羈土生離之後繼以死別故多留恨矣
定名於此定全德以斯全

衆妙之門

世途且復且。至全德以斯全。言世代既已移。易人情。總歸玄虛。似此生死之際。思及平生。若使定名者。名亦於此而定矣。全德者。德且以斯而全矣。微意以爲我兩人於進退之間。其名辱矣。有慙德矣。是其愧心之辭也。

惟有山陽笛。悽

余思舊篇。

向秀思舊賦序曰。余與嵇康呂安。舍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其後各以事見法。余逝將西邁。經其舊廬。於時日薄。虞淵寒。冰淒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云。其辭曰。經山陽之舊居。信因此作

思舊銘。故云。漢書地理志云。河內郡有山陽縣。

仰和何僕射還宅懷故

紫閣旦朝罷。中臺夕奏稀。

晉書曰。漢書尚書爲中臺。

無復千金笑。徒勞五日歸。

鮑照詩曰。千金顧笑買芳年。漢書萬石君傳曰。每五日洗沐歸謁親。文穎曰。郎官五日一下。又張安

世傳曰。休沐未嘗出。

步簷朝未掃。蘭房晝掩扉。

宋玉諷賦曰。乃更於蘭房之室。

苔生理曲處。網積迴文機。

張景陽雜詩曰。房櫳無行跡。庭草萋以綠。青苔依空牆。蜘蛛網四屋。

感物多所懷。沈憂結心曲。李善注云。淮南子曰。窮谷之滄。生以蒼苔。說文曰。蠶蠶。蝥也。魏文帝詩曰。蜘蛛繞戶。屬野草。當階生。論衡曰。蜘蛛結絲。以網飛蟲。人之用計。安能過也。晉書載記曰。寶韜妻蘇若蘭。織錦杼中。作迴文詩以贈之。

故瑟餘絃

斷歌梁秋雁飛。

韓娥去齊。餘響遶梁三日。故曰歌梁。

朝雲雖可望。夜帳定難依。

宋玉高唐賦云。故爲立廟。號曰朝雲。

願憑甘露入。方假慧燈輝。

瑞應

圖曰。露色濃者爲甘露。

寧知洛城晚。還淚獨沾衣。

傷已獨不能還也。本傳拜洛州刺史。故云洛城。

送靈法師葬

從英華作靈。一作吳法師。

龍泉今日掩石洞。即時封玉匣。摧談柄。懸河落辯鋒。

呂氏春秋曰。含珠鱗。施今葬皆用之。注云。含珠口實鱗。施玉匣於死者之體。如魚鱗。西京雜記曰。漢帝送死。皆珠襦玉匣。世

說云。郭子玄辯若懸河。

香爐猶是柏。塵尾更成松。

松柏墓上樹也。故世說稱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時人謂張屋下陳屍。今云。法師墓上柏似香爐。松如塵尾。若平生時也。世說云。王長史病篤。寢臥燈下。轉塵尾視之。嘆

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劉尹臨殯。以長柄塵尾著柩中。因慟絕。

郭門未十里。山迴已數重。尙聞香閣梵。猶聽竹林鐘。送客風塵擁。寒郊霜露

濃。性靈如不滅。神理定何從。

隋書經籍志。稱佛經所說云。人生雖有生死之異。至于精神。則恒不滅。此身之前。則經無量身矣。積而修習。精神清淨。深見佛性。以成至道。神理注見上篇。傷王司徒復。

和春日晚景宴昆明池

西京雜記曰。武帝作昆明池。欲伐昆吾。教習水戰。因而于上游戲養魚。魚給諸陵廟祭祀。餘付長安市賣之。周廻四十里。三輔黃圖曰。甘泉宮南有昆明池。

春餘

一作餘春。

足光景。趙李舊經過。

漢書谷永傳曰。成帝數微行。近幸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又阮籍詩曰。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蓋指是事。顏延年注云。趙漢成帝趙飛燕。李漢武帝李夫人。

也。

上林柳腰細。新豐酒徑多。

上林苑名。西京雜記曰。太上皇徙長安。居深宮。悽愴不樂。高祖竊因左右問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餅。鬪雞蹴鞠。以此爲懽。今皆無此。以故不樂。高祖乃作新豐。徒諸故人。以

實之太
皇乃悅

小船行釣鯉。新盤待摘荷。蘭臯徒稅駕。何處有凌波。

曹植洛神賦曰。爾乃稅駕於蘭。臯又云。凌波微步。羅襪生塵。

對宴齊使

周書武帝紀曰。天和四年夏。齊遣使來聘。

歸軒下賓館。送蓋出河堤。酒正離杯促。歌工別曲悽。

周禮有酒正之官。杜預左傳注曰。工樂師也。

林寒木皮厚。沙迴雁飛低。

漢書鼂錯

曰。夫青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其性耐寒。崔豹古今注曰。雁自河北渡江南。瘦瘠能高飛。不畏短繳。江南沃饒。每至還河。體肥不能高飛。按子山昔在梁時。聘於東魏。文章辭令。甚為鄴下所稱。北齊本東魏所禪。遣使聘周。子山對宴齊使。自傷顏之厚矣。有如木皮。又似鑿翮之雁。不能高飛也。

故人儻相訪。知余已執珪。

史記曰。莊舄。故越之細鄙人也。為楚執珪。病而猶佞越聲。漢書曹參傳曰。據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為執珪。如淳曰。呂氏春秋得五員者。號執珪。古爵也。子山鄉

關之思。屢動越吟。聘魏仕周。有如秦擄。言齊地舊相識者。儻或問余。知余今已執珪矣。蓋自慙語也。

聘齊秋晚館中飲酒

天和四年夏。齊遣使來聘。遣子山報聘。當在秋矣。

欣茲河朔飲。對此洛陽才。

後漢書曰。袁紹公孫瓚相擊。天子遣太僕趙岐和解關東。使各罷兵。瓚因此以書譬袁紹。於是引軍南還。三月。上巳。大會賓徒於薄落津。按河北青兗冀諸州。瓚紹所據。故稱河朔飲也。魏志云。沮

紹說紹曰。將軍據冀州之衆。威震河朔。史記曰。賈生名誼。洛陽人也。潘岳西征賦云。賈生洛陽之才。子按東魏本從洛遷都鄴地。齊受魏禪。故於齊之諸臣。稱爲洛陽才也。

殘秋欲屏扇。餘菊尙浮杯。

班婕妤咏扇詩云。

常恐秋節至。涼風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西京雜記曰。九月九日。飲菊花酒。令人長壽。菊花舒時。并採萸葉。雜黍米釀之。至來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飲焉。故謂之菊花酒。按此二語。聘齊當在秋深矣。屏。必郢切。

漳流鳴二水。日

色下三臺。

史記河渠書曰。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正義曰。括地志云。漳水一名濁漳。水源出潞州長子縣西力黃山。漢書地理志曰。濁漳水出長子谷鹿山東至鄴入清漳。此言二水。蓋謂濁漳清漳也。鄴中志曰。魏武帝於漳水立三臺。

中名銅雀。南名金虎。北名冰井。左思賦曰。列三臺以崢嶸。是也。

無因侍清夜。同此月徘徊。

曹子建公宴詩曰。清夜西園遊。

奉和濟池初成清晨臨汎

王褒集有玄園濟池臨汎奉和。

千金高堰合。百頃浚源開。

楊佺期洛陽記曰。千金堰在洛陽城西。去城三十五里。堰有穀水塢。沈休文湖中雁詩云。高出千金堰。周易曰。井渫不食。鄭康成云。謂已浚渫也。浚源謂濟池也。百畝爲頃。百頃謂池有百萬畝之

廣也。翻逢積翠。浪更識昆明灰。

一作草。高僧傳曰。昔漢武帝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問東方朔。朔曰。可問西域梵人。後竺法蘭既至。衆人追問之。蘭云。世界終盡。劫火洞燒。此灰是也。朔言有驗矣。

猿嘯風

還急。雞鳴潮卽來。

神異經曰。沃淑山有玉雞。玉雞鳴則金雞鳴。金雞鳴則石雞鳴。石雞鳴則天下之雞悉鳴。潮水應之矣。述異記曰。伺潮雞。潮水上則鳴。孫綽望海賦云。石雞清響而應潮。是也。

時看青雀舫。遙

逐桂舟迴

穆天子傳曰天子乘鳧舟郭注云舟爲鳧形今之青雀舫卽其遺象也楚辭沛吾乘兮桂舟

和靈法師遊昆明池二首

靈法師一作吳

漢書武帝紀曰元狩三年穿昆明池臣瓚曰西南尼傳有越瀉昆明國有滇池方三百里漢使求身毒國而爲昆明所閉欲伐之故作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在長安西南周迴四十里上篇送靈法師葬當在後此篇和靈法師詩當在前知成集之日其敘題錯落多不詮次類是矣

遊客重相歡連鑣出上蘭

說文曰鑣馬銜也聲補嬌切顏師古漢書注曰上蘭觀名在上林中

值泉傾蓋飲逢花駐馬看

孔叢子曰程生反自鄴遭孔子於途傾蓋而顧相語終日

甚相親也

平湖汎玉軸高堰歇金鞍

郭璞方言注曰今江東人呼權爲軸張華詩云青蓋被金鞍

半道聞荷氣中流覺水寒

秋光麗晚天鷓鴣汎中川

漢書音義曰鷓水鳥也畫其象於船首方言曰南楚江湖船大謂之舸

密菱障浴鳥高荷沒釣船碎珠縈斷菊殘絲繞

折蓮落花摧斗

一作十

酒栖鳥送一絃

曹子建名都篇曰美酒斗十千古樂府有鳥栖曲高士傳曰孫登彈一絃琴

見遊春人

長安有狹邪。金穴盛豪華。
樂府長安有狹邪行曰長安有狹邪狹邪不容車後漢書光武郭皇后傳曰郭況遷大鴻臚帝數幸其第會公卿諸侯親家燕賞賜金錢縑帛豐盛莫比京師號況家爲金穴 連孟勸

上馬亂菓擲行車。
晉書曰潘岳美姿儀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菓遂滿車而歸 深紅蓮子豔細錦鳳凰花那能學喫酒無處似

纒巴。
神仙傳曰纒巴爲尙書正朝大會巴獨後到又飲酒西南嘆之有司奏巴不敬詔問巴巴頓首謝曰臣本縣成都市失火臣故因酒爲雨以滅火詔即以驛書問成都成都答言正且天失火食時有雨從東北來火乃息兩皆酒臭後忽一日大風天霧晦

嘔對坐皆不相見失巴所在問之其日遷成都與親友別也。

別周尙書一作處士非弘正

南史云周弘正字思行汝南安成人也元帝時爲左戶尙書魏平江陵弘正遜歸建鄴太平元年爲都官尙書陳武帝授太子詹事天嘉元年遷侍中國子祭酒往長安迎宣帝三年自周還廢帝嗣位領都官尙書總知五禮事宣帝太建二年授尙書右僕射按陳武帝天嘉元年周明帝之武成二年也天嘉三年周武帝之保定二年也弘正以周武成二年至長安保定一年還陳故贈別云一作處士知其非者按處士乃弘正之弟周弘讓非弘正也知其誤矣

扶風石橋一作天注北函谷故關前此中一分手相逢知幾年。
漢書地理志曰右扶風故秦內史武帝建元六年分爲右內史太初元年更名主爵都尉爲右扶風又云右扶風渭

城故咸陽蘇林曰渭橋在長安三里跨渭水爲橋函谷谷名因谷以名關舊在弘農湖城縣漢書楊僕爲樓船將軍恥居關外武帝乃爲徙於新安故關弘農湖城之關也地理志云弘農故秦函谷關衛山嶺下谷是也言弘正在周將欲南還已在長安之地別故人也

詩

黃鵠一反顧徘徊一作戀應愴然自知悲不已徒勞減瑟絃

晉書樂志淮南王篇云願為雙黃鵠還故鄉還故鄉入故里徘徊故鄉苦身不已繁歌奇舞無不奏徘徊桑梓遊天

外傷已不能歸故鄉也漢書郊祀志曰泰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絃

別張洗馬樞

別席慘無言離悲兩相顧君登蘇武橋我見楊朱路

漢書曰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為典屬國淮南子曰楊子見遠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傷其本同而未異也按張

洗馬當是南朝人與子山同為羈土周陳通好之時南北流寓之士各許還其本國子山留而不遣故贈別焉言我兩人離別君如蘇武得遇南歸我若楊朱終悲岐路也

關山負雪行河水乘冰渡

言北地苦寒歸心之

急願子著朱鷺知余在玄菟

後漢書曰交趾女子嫁為朱鷺人詩索妻反光武遣伏波將軍馬援討之郡國志交州交趾郡朱鷺縣是又幽州玄菟郡武帝置洛陽東北四千里即高句驪也朱鷺南之極玄菟北之極

別庾七入蜀

峻嶺拂陽鳥長城連蜀都

春秋元命苞曰陽成於三故日中有三足鳥蜀都賦曰義和假道於峻岐陽鳥廻翼於高標又曰長城豁險

石銘懸劍閣沙洲聚陣圖

水經注曰小劍

去大劍飛閣通衢謂之劍閣張孟陽著劍閣銘晉書曰初諸葛亮造八陣於魚復平沙上累石為八行相去二丈桓溫見之曰此當山蛇勢也

山長半股折樹老半心枯由來兄弟別共念一

荆株。吳均續齊諧記曰。京兆田真兄弟三人共議分財。生貨皆平均。惟堂前一株紫荆樹。共議欲破三片。明日欲截之。其樹即枯死。狀如火然。真往見之。大驚。謂諸弟曰。樹本同株。聞將分斫。所以顛頓。是人不如木也。因悲不自勝。不復解樹。樹應聲榮茂。兄弟相感。合財寶。遂爲孝門。真仕至太中大夫。陸機詩云。三荆同樹。是也。

將命使北始渡瓜步江

隋志江都六合有瓜步山。

述異記曰。水際謂之步。瓜步在吳中。吳人賣瓜於江畔。因以名焉。吳楚之間。謂浦爲步。語之訛耳。鮑照瓜步山楬文。其略曰。鮑子辭吳客楚。指堯歸揚。揚道出關津。升高問途。北眺德鄉。高曠炎國。分風代川。揆氣閩澤。瓜步山者。亦江中眇小山也。

校尉始辭國樓船欲渡河

漢書鄭吉傳曰。自張騫通西域。李廣利之後。初置校尉。又楊僕傳曰。南越反。拜楊僕爲樓船將軍。

輶軒臨磧岸。旌節映江沱。

尙書孔安國注曰。泥

乘輻。說文曰。軒曲輻。薄車。聲虛言切。又曰。磧。水階有石者。聲七迹切。爾雅曰。注旌首曰旌。史記索隱注曰。節。使者所擁也。釋名曰。節。毛上下相重。取象竹節。詩召南云。江有沱。毛傳曰。沱。江之別者。鄭箋曰。岷山道江。東流爲沱。

觀濤想帷蓋爭

長憶干戈。

枚乘七發曰。海水上潮。其少進也。浩浩澄澄。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左傳哀十三年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於黃池。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

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憂。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太子死乎。且。且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

雖同燕市泣。猶聽趙津歌。

史記曰。荆軻嗜酒。日與屠狗及高漸離飲。

酒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及使秦。太子丹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劉向列女傳曰。趙津女涓者。趙河津之女。趙簡子之夫人也。初簡子南擊楚。與津吏期。

簡子至津吏醉臥不能渡簡子欲殺之娟持機而走簡子曰女子走何爲對曰津吏息女妾父聞主君來渡不測之水恐風波之起水神動駭故禱祀九江三淮之神供具備禮御釐受福不勝玉視杯酌餘漚醉至於此君欲殺之妾願以鄙軀易父之死簡子曰非女子之罪也娟曰主君欲因其醉而殺之妾恐其身之不知痛而心不知罪也若不知罪殺之是殺不辜也願醒而殺之使其罪簡子曰善遂釋不誅簡子將渡用機者少一人娟攘卷操機而請曰妾願備父持機簡子曰不殺將行選士大夫齋戒沐浴誓不與婦人同舟而渡也娟對曰妾聞昔者湯伐夏左驂牝驪右驂牝驪而遂放桀武王伐殷左驂牝驪右驂牝驪而遂克紂至於華山之陽主君不欲渡則已與妾同舟又何傷乎簡子悅遂與渡中流爲簡子發河激之歌其辭曰升彼阿兮面觀清水揚波兮杳冥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既釋兮瀆乃清妾持機兮操其維蛟龍助兮主將歸呼來權兮行弗疑簡子大悅曰昔者不殺夢娶妻豈此女乎使人祝祝以爲夫人娟乃再拜而辭曰夫婦人之禮非媒不嫁嚴親在內不敢聞命遂辭而去簡子歸乃納幣於父母而立以爲夫人君子曰女娟通達而有辭詩云來遊來歌以矢其音此之謂也

反命河朔始入武州

隋書地理志曰下邳郡
下邳梁曰歸政置武州

輕車初逐李定遠未隨班

漢書曰李廣從弟蔡武帝元朔中爲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爲安樂侯後漢書曰班超使西域通三十六國明帝永元七年封定遠侯

受詔祁連反

申威疎勒還

漢書曰霍去病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上曰驃騎將軍涉鈞書濟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連山楊武乎饒得單于單桓曾塗王及相國都尉以衆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謂能舍服知成而止矣師古曰祁連乃天山也匈奴呼天爲

祁連漢書西域傳曰疏勒國治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里後漢書云耿恭引兵據疏勒城漢遣兵迎校尉遂歸

飛蓬損腰帶秋鬢落容顏寄言舊相識知余生入關

後漢書班

趙上疏曰。臣不敢望頭酒泉。但願生入玉門關。

冬狩行四韻連句應詔

三川羽檄馳六郡良家選。

韋昭曰。三川。河伊洛也。史記陳璠傳。上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注云。魏武奏事曰。今邊有少警。輒露檄插羽。飛羽檄之意也。裴駢曰。推此言。則以鳥羽檄書。謂之羽檄。取其急速若飛鳥也。後漢書

百官志曰。羽林郎掌宿衛侍從。常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補本武帝以便馬從獵。還宿殿陛巖下室中。故號巖郎。

觀兵細柳城。校獵長楊苑。

三輔黃圖曰。細柳觀在長安西北。三輔舊事云。漢文帝大

將軍周亞夫軍於細柳。今呼古微是也。又黃圖曰。射熊館在長楊宮。武帝好自擊熊。司馬相如從上林作賦。諫揚雄亦作長楊賦。

驚雉逐鷹飛。騰猿看箭轉。鳴笳河曲還。猶憶南皮

返。

爾雅曰。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漢書渤海郡南皮縣。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時駕而遊。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記乘於後車。又曰。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謝靈運擬鄴中詩曰。念昔渤海時。南皮戲清泚。今復河曲遊。鳴笳汎蘭汜。是也。呂

向曰。魏近河。故云河曲。篋。篋也。篋。說文作篋。字同。

和王內史從駕狩

王內史。王褒也。周書王褒傳曰。保定中。除內史中大夫。

冬狩出離宮。還過獵武功。

左氏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杜預曰。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漢書賈山曰。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師古曰。凡言離宮者。皆謂於別處置之。不常居也。漢書地理志曰。右扶

詩

風武功縣太臺山古文以為終南
垂山古文以為敦物皆在縣東

澗橫偏礙馬山虛絕響弓更羸承落雁韓盧鬪蟄熊

博物志曰更羸謂魏王曰臣能射為虛發而下鳥王曰然

試可於此乎聞有鳥從東來羸虛發而下之也事出戰國策鳥雁也國策作雁又國策曰韓盧天下之駿犬也淮南子曰熊羆蟄藏毛詩草木蟲魚疏云熊能攀緣上樹見人則顛倒自投地而下冬則入穴而蟄始春而出脂謂之熊白羆有黃羆有赤羆大於熊其脂如熊白而羆不如熊白美也 猶開三面網誰肯一山重 呂氏春秋曰湯見網置四面拔其三面置其一面視曰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聞之歸者四十國

入道士館

金華開八景玉洞上三危

黃庭內經曰兼行形中八景神二十四真出自然陶弘景真靈位業圖有八景城呂氏春秋曰水之美者有三危之露高誘曰三危西極山名

雲袍白鶴度風管鳳

凰吹

黃庭內經曰丹景雲袍帶虎符易說曰春有白鶴之雲也漢書音義曰律得風氣而成聲風俗通曰舜作簫其形參差以象鳳翼十管長尺二寸列仙傳曰秦女吹簫作鳳凰鳴曹植樂賦云鳳凰吹簫

野衣縫蕙葉山中

簞筭皮

楚辭曰荷衣兮蕙帶王逸云蕙香草也漢書曰高帝為亭長以竹皮為冠令求盜之薛治時時冠之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也應劭曰以竹始生皮作冠今鷓尾冠是師古曰竹皮筭皮謂筭上始解之簞今亦往往為筭皮巾古之遺制也說文云簞

差也聲所今切簞疑作糝鄭康成周易覆公餗注云糝謂之餗震為竹竹萌曰筍筍者餗之為菜也茲作簞蓋從竹也

何必淮南館淹留攀桂枝

淮南王安招隱士曰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又云攀援桂樹兮仍淹留

奉和永豐殿下言志十首

水豐殿下梁故水豐侯蕭瑄也北史云蕭瑄字智退武帝弟成安王秀之子也在梁封水豐侯武陵王偕號宗室在蜀惟瑄一人尉遲迥入蜀從迥歸魏仕周歷少保少傅改封蔡陽郡公晉書地理志始安郡有水豐縣

立德齊今古資仁一毀譽

左氏傳曰太上有立德論語曰誰毀誰譽平聲

無機抱甕汲有道帶經鋤

莊子曰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

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澆潏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叩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沃湯其名爲槱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說文曰甕汲瓶也音於貢反魏略曰常林少單貧性好學漢末爲諸生帶經鋤其妻嘗自餽餉之林雖在林野其相敬如賓又漢書云兒寬帶經而鋤

處下惟名惠能言本姓蘧

列女傳曰柳下惠死門人將謚之妻曰夫子之謚宜爲惠乎門人從以爲謚能言木姓蘧者按下文寵辱憐舒二語疑指蘧伯玉也左傳襄十四年孫氏欲逐獻公見蘧伯玉對曰君制其國臣敢

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闕出二十六年寧喜欲納公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闕出疑此二語能言者也言如柳下惠蘧伯玉者可以無驚寵辱不係憐舒者也

未論驚寵辱安知係憐

舒老子曰寵辱若驚西京賦曰夫人在陽時舒在陰時則慘此章深慕避世之人身無榮辱不可及也

王子從邊服臨邛惜第如

言攝在蜀也相如傳曰弟俱如臨邛索隱曰第且也如往也師古曰第但也周書本傳曰轉輕車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守及侯景作亂武陵王紀承制領益州刺史是也

星橋擁冠

蓋錦水照簪裾

星橋錦水皆蜀地也水經注曰李冰造橋上應七宿故世祖謂吳漢曰安軍宜在七橋連星間後漢書曰公孫述募敢死五千人以配延岑於市橋注云市橋卽七星之一橋也李膺益州記曰冲星橋舊市橋也在今成都縣西

南四里。譙周益州志曰。成都織錦既成。濯於江水。其文勝於初。成他水濯之。不如也。爾雅曰。褻謂之裾。方言曰。卽衣後裾也。

論文報潘岳詠史答應璩

晉書曰。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也。美姿儀。辭藻絕麗。尤善爲哀詠。

之文。世說曰。孫興公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魏志曰。應瑒弟璩。以文章顯。官至侍中。裴松之注云。文章敘傳曰。應璩字休璉。博學好屬文。善爲書記。

帳幕叅三顧風流盛七輿

蜀志。諸葛亮上疏曰。猥自枉屈。三顧臣於

草廬之中。左傳。僖十年云。及七輿大夫。又襄二十三年云。惟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服虔於僖傳言。上軍之輿。帥七人。屬申生者。於襄傳言。下軍之輿。帥七人。屬欒。欒者。杜預曰。七輿。官名。侯伯七命。副車七乘。劉炫謂服言是矣。此章言。搆從武陵王紀。在蜀領益州刺史

聲名之盛也。

茫茫實宇宙與善定馮虛

言宇宙茫茫。天與善人之說爲虛也。淮南子曰。茫茫昧昧。從天之道。又曰。絃宇宙而章三光。後漢耶顛傳。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大夫傷魯道君子念殷墟

墟

史記太史公曰。余聞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觀慶父及叔牙閔公之際。何其亂也。按孔子嘗爲魯司寇。故云大夫。尙書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殷之故墟。見麥秀之漸漸。此父母之國。志動心悲也。大夫傷魯道者。喻湘東武陵兄弟構釁。亂如叔牙閔公之

際也。君子念殷墟者。喻搆在蜀而蜀亡也。周書本傳曰。成都爲尉遲迥所破。搆遂請降。許之。

程卿旣開國安平遂徙居

史記曰。重黎氏在周程伯休甫。應劭曰。封爲程國。伯休甫其字也。括地志云。安陵故城在雍州咸陽

東二十里。周之程邑也。漢書地理志曰。留川國東安平。孟康曰。紀季以鄆入於齊。今鄆亭是也。師古曰。博陵有安平。故此加東。鄆音搆。按左傳莊三年。紀季以鄆入於齊。紀於是始判。杜預曰。季紀侯弟。鄆紀邑在齊國東安縣。齊欲滅紀。故季以邑入齊爲附庸。先祀

不廢。社稷有奉。故書字貴之。程卿旣開國者。喻搆歸魏仕周。封蔡陽郡公。是開國也。安平遂徙居者。喻搆從蜀徙魏。武陵滅而永豐封若春秋時紀亡而季存也。

詎能從小隱終然遊太初

晉王康琚反招隱詩曰。小隱隱

陵蔽大隱。隱朝市。易乾鑿度云。太初者。氣之始。言不能隱於陵。蔽在此朝市。終當逢其初志也。此章言蜀亡。攝歸於魏也。

直城風日美。平陵雲霧除。

三輔黃圖曰。長安西出第二門曰直城門。漢書地理志云。平陵屬右扶風。

來往金張館。絃歌許史閭。

漢書曰。功臣之後。惟有金氏張氏。親近貴寵。比於外

戚。又曰。孝宣許皇后。元帝母。元帝封外祖父廣漢為平恩侯。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兄恭。宣帝立。恭已死。封恭長子高為樂陵侯。左太冲詠史詩云。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

鳳臺迎弄玉。河陽送婕妤。

仙傳拾遺曰。蕭史善

吹簫。作鸞鳳之響。秦穆公有女弄玉。善吹簫。公以弄玉妻之。遂教弄玉作鳳鳴。居十數年。吹簫似鳳聲。鳳凰來止其屋。公為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一旦弄玉乘鳳。蕭史乘龍。昇天而去。秦為作鳳女祠。時聞簫聲。今洪州西上絕頂有蕭史石仙壇石室。及廢屋。真像存焉。列

女傳曰。趙飛燕姊姊者。成陽侯趙臨之女。孝成皇帝之寵姬。成帝嘗微行。出過河陽。主樂作。上見飛燕而悅之。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為婕妤。河陽漢書作陽阿。

五馬遙相問。雙童來夾車。

古詩日出東南隅行曰。使

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遣吏往。問此誰家姝。又相逢。狹路問曰。相逢狹路間。道路不容車。如何兩少年。夾轂問君家。此章言其歸魏仕周之事也。

託情忻六學。遊目愛三餘。

六學疑六經。詩書禮易春秋也。又疑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魏略曰。董略字季真。善左氏傳。言學當以三餘。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

覆局能懸記。看

碑解暗疏。

魏志曰。王粲觀人圍碁。局壞。粲復為之。碁者不信。以靶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不誤一道。其強記默識如此。世說曰。魏武過曹娥碑下。楊修見碑背上。題作黃絹幼婦。外孫。翁曰。八字。魏武曰。解否。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

之。行三十里。乃曰。吾已得。吾已得。令修別記所知。修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為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為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為好。翁白。受辛也。於字為辭。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修同曰。我才不及卿。乃覺三十里。

詎嘗遊魏冉。鄰

詩

時說范雎

史記曰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異父長弟封穰侯相秦魏人范雎自謂張祿先生穰侯之伐齊奸說秦昭王昭王於是用范雎免相國令涇陽之屬皆出關又曰范雎為秦相封應侯蔡澤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

應侯內慙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應侯聞之使人召蔡澤澤說應侯稱善以聞秦昭王昭王召見與語大悅之拜為客卿范雎免相

池水朝含墨流螢夜聚書

羊愔能書人姓名曰弘農張芝字伯

英高尚不仕善草書精勁絕倫家之衣帛中必先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每書云匆匆不暇草人謂為草聖弟昶漢黃門侍郎亦能草今世芝草者多是昶作也晉書曰車督貧不得油夏月囊螢照書讀北史列傳云蕭撝善草書名亞王褒算數醫方咸亦留意所著詩賦雜文數萬言頗行於世武成中明帝令諸文儒於麟趾殿校定經史仍撰世譜撝亦豫焉此章言撝以文學見重於周也

興雲榆莢晚燒薙杏花初

春秋元命苞曰三月榆莢落月令曰季夏之月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鄭注云薙謂迫也莢草也謂欲稼萊地先薙其草草乾燒之至此月大雨流水潦畜其中則草死不復生

而地美可稼也薙人掌殺草職曰夏日至而薙之又曰如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汜勝之書曰杏始華榮輒耕輕土弱土望花落復耕之輒蘭之此謂一耕而五獲淮南時則訓曰二月官倉其樹杏按杏華在二月又按周禮五月夏至薙之六月合燒之燒薙當在五六月此云燒薙杏花初者蓋謂二月為興農播穀之初也

滌池侵黍稷谷水播苗畚

說文曰滌水流貌从水彪省聲皮彪切詩曰滌池北流又說文曰苗不耕田也畚三歲治田也易曰不苗畚苗側詞切畚以諸切徐鍇曰

舊从艸从田田不耕則艸塞之故从田音災

六月蟬鳴稻千金龍骨渠

月令曰仲夏之月蟬始鳴孟秋之月寒蟬鳴是五月蟬鼓翼始鳴六月蟬正鳴時稻將熟矣楊佺期洛陽記曰千金堰在洛陽城西三十五里

漢書溝洫志曰嚴熊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惡地誠得水可令敵十石於是發卒萬人穿渠穿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括地志云伏龍祠在同州馮翊縣西北四十里故老云漢時自徵穿渠引洛得龍骨其後立祠因以伏龍為名今祠頗有靈驗也

含風搖古度。防露動林於。

吳都賦曰：松梓古度。劉欣期交州記曰：古度樹不華而實。實從皮中出。大如安石榴。色赤可食。其實中有如蒲梨者。取之爲粽。數日不煮。卽成蟲如蟻。有翼。穿皮飛出。著屋正黑。楚辭曰：上戲蕤而

防露兮。下洽洽而來風。戴凱之竹譜曰：蓋竹所生。大抵江東上密防露。下疎來風。林於竹名。吳越春秋曰：袁公問於處女。吾聞子善劍。願一見之。女曰：吾不敢有所隱。惟公試之。於是袁公作林於竹。竹枝上頰橋末墮地。女卽捷末。袁公則飛上樹。化爲白猿。吳都賦云：其

竹則質蒼綠。是也。此章謂
擣言志所在。以穀稼爲事也。

自憐循短綆。方欲問長沮。

此下皆子山自謂也。淮南子曰：短綆不可以汲深。器小不可以盛大。非其任也。高士傳曰：長沮桀溺者。不知何許人也。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是知津矣。

茂陵體

猶瘠。淮陽疾未祛。

史記曰：司馬相如病免。家居茂陵。又曰：汲黯多病。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十歲而卒。

翻疑承毒水。忽似遇昌菹。

左氏傳曰：晉伐秦。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又僖三十年

傳曰：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歠。杜元凱注云：昌歠。昌蒲菹也。歠。在感反。周禮鄭注云：昌本昌蒲。相切之。四寸爲菹。

漢陽嗟欲盡。咎繇懼忽諸。

左氏傳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又文五年傳曰：楚子變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

滅曰：阜陶庭堅。不祀忽諸。杜預曰：六與蓼。皆阜陶後也。傷二國之君。不能建德。結援大國。忽然而亡。此章言己本小材。素有隱志。況復多病。疑承毒水者。有若江陵陷後。隨例入關。似遇昌菹者。本以聘問來秦。備物宜饗。今久留長安。傷梁之宗室。蕩然欲盡。而梁國亦忽

然而亡者也。

弱齡參顧問。疇昔濫吹噓。

言己少年在東宮時。得備顧問。濫竽。粟食也。齡。年也。陶潛詩云：弱齡寄事外。後漢百官志本注曰：掌侍左右。贊導衆事。顧問應對。

綠槐垂學市。長楊映直

廬。三輔黃圖曰元始中起明堂列槐樹數百行朔望諸生持經書及當郡所出物於此

連盟翻滅鄭仁義反亡徐

史記鄭世家曰

賈買號曰槐市又曰長楊宮在盤屋縣東南三十里漢書音義張宴曰直宿曰廬

鄭君乙立二年鄭賈黍反復歸韓十一年韓伐鄭取陽城二十一年韓哀侯滅鄭并其國言賈黍之地來歸是連盟也賈黍反鄭卒以滅喻侯景以十三州內屬梁卒以之亡也徐彞姓國春秋徐子章羽奔楚是也徐偃王志曰徐偃王治國仁義著聞欲舟行上國乃導

溝陳蔡之間得朱弓矢以為天瑞遂因名為號自稱徐偃王江淮諸侯服從者三十六國周王聞之遣使至楚令伐之偃王愛民不鬪遂為楚敗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者萬數因名其山為徐山山下立石室亦有神靈民人請禱焉徐偃行仁而徐亡以喻梁

武佞佛而還思建鄴水終憶武昌魚

晉書五行志云吳孫皓初童謠曰寧飲建鄴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鄴死不止武昌居

梁亡也按建鄴梁武帝所都武昌漢之江夏鄂縣吳曰武昌梁屬鄂州本云不食武昌魚今子

山羈旅長安建鄴武昌舊都舊國義可思也又按子山曾為鄂州別駕與湘東王論水戰事深為梁主所賞從建鄴至江陵途之所經

故武昌為可憶矣此章追述平生時抄撰東宮出入禁闔及侯景內附有如賈黍之侵梁武行仁終蹈偃王之轍而已身遭離亂心念

鄉關建鄴舊宮似渴江流之水

武昌魚味不啻秋風之鱸矣

崩堤壓故柳衰社臥寒樗

詩曰采荼薪樗草木蟲魚疏云野鶴能自獵江鷗解獨漁

說文曰鷗水鷗也漢陰逢荷篠緇

樗樹及皮皆似漆青色其葉臭

林見杖挈

高士傳曰漢陰丈人者楚人也子貢適楚過漢陰見丈人為圃入井抱甕而灌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又曰荷篠丈人不知何許人也論語遇丈人以杖荷篠包曰篠竹器說文作筱芸田器也莊子曰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

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

與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

真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屨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向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言畢。乃刺船而去。延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綬。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擊音。而後敢乘。司馬云。擊。橈也。阮籍嘗思酒。嵇康懶著書。

晉書阮籍傳曰。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魏志曰。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

披林求木實。拂雪就園蔬。濁膠非鶴髓。蘭肴異蟹胥。
魏都賦曰。濁膠如河。漢書郊祀志曰。先鬯鶴髓。楚辭曰。蕙肴蒸兮蘭藉。釋名曰。蟹胥取蟹藏之。使骨肉解之。胥膏然也。 野

情風月曠。山心人事疏。徒知守瓠甕。空欲報璠璵。
爾雅曰。瓠。甕謂之甕。郭璞注云。甕。甕也。今江東呼為瓠甕。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飲。杜注云。璵璠。美玉。君所佩。說文云。魯之

寶玉也。張景陽雜詩云。瓠甕夸璠璵。喻己才如瓦礫也。璠璵。喻水豐侯才如美玉也。意指發於蕭攝。子山和之。故云報矣。以上二章。言志意所欲。惟是棄絕人間。超踰世網。追蹤嵇阮。寄情風月。富貴名利。非所願也。

率爾成詠

此亦詠懷之作。臧榮緒晉書曰。阮籍屬文。初不苦思。率爾便作。沈休文有三月三日。率爾成篇。良曰。率爾。率疾也。

昔日謝安石。求為淮海人。彷彿新亭岸。猶言洛水濱。

宋明帝文章志曰。桓溫止新亭。大陳兵衛。呼謝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王入失曆。倒執手版。汗流霑衣。安神姿舉動。不異於

常。舉目徧歷。溫左右衛。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有。壁間著阿堵輩。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於是莊矜之心頓盡。令部左右促燕行觴。笑語移日。謝安字安石。求為淮海人者。安本放情丘壑。不獲已乃出。故云新亭。桓溫止處。晉都洛陽。在洛水之濱也。濱。

水際也。桓溫新亭陳兵，將移晉室，安石得承顧命，盡忠匡翼，終能輯穆，獨言洛水濱者，言其能存晉祚也。

南冠今別楚，荆玉遂遊秦。

左氏傳曰：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而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

也。韓子曰：卞和抱其璞，哭於荆山之下。史記曰：秦王欲以十五城易趙和氏璧，藺相如奉璧入秦，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之。王授相如，相如持璧睨柱，秦王恐破璧，乃謝相如，相如持璧歸。別楚者，喻已去江陵也。留秦者，喻已身留長安也。

倘使

如楊僕，寧爲關外人。

漢書應劭注曰：楊僕數有大志，恥爲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以家財給其用度，言謝安石昔者新亭之禍，尙能全身爲國，已今日西魏之使，遂致屈節，比之楊僕，翻以入關爲恥也。

慨然成詠

亦詠懷之作也。慨然，嘆之詞，慷慨發聲者也。

新春光景麗，遊子離別情。

漢書高祖曰：遊子悲故鄉，言已羈旅。長安雖春光甚麗，惟有別離之情也。

交讓未全死，梧桐唯半生。

劉逵注蜀都賦云：交讓，木名也。兩樹對生，一樹枯則

一樹生，如是歲更終不俱枯俱生也。枚乘七發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其樹半死半生，喻已非死非生，若枯樹也。

值熱花無氣，逢風水不平。

喻已如花之無香，又如水之不靜也。

寶雞雖有祀

何時能更鳴

漢書曰：秦文公獲若石於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於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以一太牢祠之，名曰陳寶，喻已今食周粟，如寶雞爲秦所獲，雖有祭祀，不能更鳴，言何時復能得志也。

奉和賜曹美人

月光如粉白，秋露似珠圓。

江淹別賦云：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珪。

絡緯無機織，流螢帶火寒。

崔豹古今注曰：絡緯亦曰莎雞，詩疏云：絡緯鳴，懶婦驚促織也。古今注曰：螢火一名

景天一名熠燿一名丹良一名熒一名丹
烏一名夜光一名宵燭腐草爲之食蚊蚋

何年迎弄玉今朝得夢蘭

列仙傳曰秦穆公有女號弄玉左氏傳曰鄭文公有賤
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爲伯儵余而祖也以是

爲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
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生穆公名之曰蘭

訝許能含笑芙蓉宜熟看

和趙王看伎

綠珠歌扇薄飛燕舞衫長

晉書曰石崇有妓曰綠珠美而豔
荀悅漢紀曰趙氏善舞號曰飛燕

琴曲隨流水簫聲逐鳳凰

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鍾子
期聽之曰魏魏乎若泰山湯

湯乎若流水風俗通曰舜
作簫其形參差以象鳳翼

細縷纏鐘格

一作細首
纏鐘板

圓花釘鼓牀

一作齊風蟬鬢亂映日鳳釵光格音閣懸鐘之木也言密
緝其繩縮鐘於木令枝格不得下也一作纏鐘板者義同

若有髻之詩所謂設業設虞崇牙樹羽又綿篇云縮版以載是也毛傳曰業大板也所以飾柶爲縣也捷業如鋸齒或曰畫之植者爲
虞橫者爲柶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縣也爾雅曰繩之謂之縮之郭云縮者約束之孫炎云繩束築版謂之束苴束葦也說文云其巨切
牀鼓欄也若井欄淮南王篇以爲銀牀圓花鼓釘也鼓釘圓刻作花文釘其上故云圓花釘鼓牀言作妓用鐘鼓也一作齊風蟬鬢
亂映日鳳釵光者崔豹古今注曰魏文帝宮人絕所愛者有莫瓊樹蟬鬢縹緲如蟬故曰蟬鬢王子年拾遺記石崇愛婢翔風瑩金爲
風冠之
髻是也
懸知曲不誤無事畏周郎
吳志曰周瑜少時精意於音樂惟三爵之後其有關
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時人謠云曲有誤周郎顧

奉答賜酒

詩

仙童下赤城。仙酒餉王平。

神仙傳曰：茅蒙字初成，乃於華山之中，乘雲駕龍，白日昇天。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泰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又曰：王遠字方平，以一貫錢與餘杭

姥求沽酒須臾還。得一油囊酒五斗。野人相就飲山鳥，一羣驚細雪翻沙下。寒風戰鼓鳴，此時逢一醉，應枯反更榮。

奉答賜酒鵝

雲光偏亂眼，風聲特噤心。冷猿披雪嘯，寒魚抱凍沉。今朝一壺酒，實是勝千金。負恩無以謝，惟知就竹

林。魏氏春秋曰：嵇康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籍兄子咸、邠邪王戎、沛人劉伶相與友善，遊於竹林，號為七賢。

正日蒙趙王賚酒

正日辟惡酒，新年長命杯。

荆楚歲時記注：練化篇云：正月旦，吞雞子赤豆七枚，辟瘟氣。又肘後方云：旦及七日，吞麻子小豆各二七枚，消疾疫。張仲景方云：歲有惡氣，中人不方便死，取大豆二七枚，雞子白麻子酒吞之，麻

豆之設，當起於此。崔寔月令云：元日進酒，降神畢，室家尊卑次列於几之前，各上椒酒於家長，稱觴舉壽，欣欣如也。

柏葉隨銘至，椒花逐頌來。

荆楚歲時記曰：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長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賀，進椒柏酒。

梁昭明錦帶啓：太簇正月云：柏葉汎三元之酒。晉書曰：劉秦妻元日獻椒花頌。

流星向椀落，浮蟻對春開。

流星浮蟻，皆酒也。王子年拾遺記曰：張華為九醞酒，以三薇漬麴，釀藥出酉，羗麴出北育，中有指星麥，四月火星出。

麥熟而獲之。以之釀酒醇美。久舍令人齒動。若太醉。不叫笑搖蕩。令人肝腸消爛。俗人謂爲消腸酒。閬里歌曰。寧得
醇酒消腸。不與日月齊光。南都賦曰。環數數寸。浮蟻如萍。注云。釋名曰。酒有汎齊。浮蟻在上。汎汎然如萍之多者。

成都已救火。

蜀使何時迴。

神仙傳曰。欒巴蜀郡人也。少而學道。不修俗事。爲尙書。正朝大會。巴獨後到。又飲酒西南。嘆之。有司奏巴不敬。有詔
問巴。巴頓首謝曰。臣本縣成都市失火。臣故因酒爲雨。以滅火。臣不敢不敬。詔即以驛書問成都。成都答言。正旦大

失火。食時。有雨從東北來。火乃息。雨皆酒臭。後忽一旦大風。天霧晦
暝。對坐皆不相見。失巴所在。尋問之云。其日還成都。與親故別也。

衛王贈桑落酒奉答

周書云。文帝十三子。文宣皇后生。高祖衛刺王直直。
字豆羅突。武成初。進封衛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

愁人坐狹邪。喜得送流霞。

古詩云。長安有狹邪。夾穀不容車。陸機詩有長安有狹邪行。抱棧子曰。項曼卿修道山中。自言至
天上遊紫府。遇仙人與流霞一杯。飲之。輒不饑渴。愁人自謂也。狹邪。謂長安之地也。言己本流寓。

愁坐長安狹邪之處。
喜衛王送酒而至也。

歧隄催酒熟。停杯待菊花。

言得此酒。賁之。更待酌
也。歧。倚也。菊花。酒名也。

霜風亂飄葉。寒水細澄沙。高陽今日晚。

應有接籬斜。

世說曰。山季倫爲荊州。時出酣暢。人爲之歌曰。山公時一醉。徑造高陽池。日暮倒載歸。茗芋無所
知。復能乘駿馬。倒著白接籬。舉手問葛疆。何如井州兒。高陽池在襄陽。疆是其愛將。井州人也。

就蒲州使君乞酒

詩

蒲州使君中山公訓晉國公護世子也周書武帝紀天和元年二月以開府中山公訓爲蒲州總管六年五月爲柱國建德元年護誅徵赴京師見害此就乞酒下篇有許乞之事

蕭瑟風聲慘蒼茫雪貌愁

楚辭曰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王逸注曰陰令促急風暴疾也

鳥寒棲不定池凝聚未流

言已本流寓之人在此苦寒之地如鳥寒棲欲飛池凍流

遷聚也

蒲城桑葉落灞岸菊花秋

蒲城蒲州城也灞岸灞陵岸也桑落菊花謂酒也洛陽伽藍記曰河東郡民劉白墮宿擅工釀排子桑落之辰故酒得其名王粲七哀詩曰南登霸陵岸西京雜記曰九月九日飲菊花

願持河朔飲分勸東陵侯

後漢書曰袁紹公孫瓚皆威震河朔紹數擊破瓚軍瓚遂還幽州不敢復出天子遣太僕趙岐和解關東使各罷兵瓚因此以書警紹共同斯好紹於是引軍南還三月上巳大會賓徒於薄

落津史記蕭相國世家曰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爲名也按子山身留長安江陵失守隨例入關者如王褒等有數十人願乞此酒分勸諸彼自言本故梁亡國之臣與諸南人羈土若東陵故侯矣

蒲州刺史中山公許乞音器酒一車未送

上乞酒求乞之乞此乞酒乞讀曰氣與也後漢書楊政傳詔曰乞楊生師晉書謝安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皆與也與求乞之乞字同而音義俱異矣

細柳望蒲臺長河始一迴

三輔黃圖曰長安西渭水北古徵西有細柳倉三齊記曰般城南有蒲臺高八十尺秦始皇所頓處在臺下繫蒲繫馬今蒲猶榮者見郡國志平原般縣注江淹別賦云去復去兮長河涸細柳謂

已在長安蒲臺謂中山公在蒲州也言兩處相望也

秋桑幾過落春蟻未曾開

桑落注見上篇謝朓詩曰涼蟻方獨持釋名云酒有汎齊浮蟻在上洗洗然言許乞而未送也

瑩角非難馭槌輪

稍可催。雙角謂馭車之牛也。槌輪謂車也。以中山公許乞一車。故云。世說曰。王君夫有牛名八百。里駁常瑩其角。昭明文選序曰。大輅寧有椎輪之質。呂向曰。椎輪古棧車。槌與椎字同。只言千日飲。舊逐中山來。

博物志曰。玄石從中山酤酒。酒家與之千日之酒。

答王司空餉酒 一作答王襄餉酒

今日小園中。桃花數樹紅。開君一壺酒。細酌對春風。未能扶畢卓。猶足舞王戎。晉中興書曰。畢卓字茂世。新蔡人。少傲達。為胡母輔之所

知。太興末。舉吏部郎。嘗飲酒廢職。比舍郎釀酒熟。卓因醉夜至其寮。問取飲之。主者謂盜。執而縛之。知為吏部也。釋之。卓遂引主人燕甕。側取醉而去。世說曰。長史謝仁祖。同為王公掾。長史云。謝掾能作異舞。謝便起舞。王公熟視謂客曰。使人思安豐。王戎字濬沖。瑯邪臨沂人也。爵安豐縣侯。仙人一捧露。判不及盃中。漢書云。孝武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

舟中望月

舟子夜離家。開舫望月華。詩云。招招舟子。高誘淮南注曰。舫。小船也。山明疑有雪。岸白不關沙。言月之所照。則山如積雪。岸似銀沙也。天漢看珠蚌。星

橋似桂花。河圖括地象曰。河精上為天漢。呂氏春秋曰。月望則蚌蛤實。羣陰盈。月晦則蚌蛤虛。羣陰缺。龜策傳曰。明月之珠。出於江海。藏於蚌中。蛭蠶伏之。西陽雜俎曰。舊言月中有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創隨合。人姓吳。名剛。西河人。學

詩

仙有過謫
令伐樹
灰飛重暈闕
莫落獨輪斜

淮南子曰：畫隨灰而月暈闕。注云：月暈以蘆灰爲環，缺其一面，則月暈亦闕於上。竹書紀年曰：帝堯在位七十年，有草莢階而生，月朔始生一莢，月半而生十五莢，十六日以

後日落一莢，及晦而盡，月小則一莢焦而不落，名曰莢莢。

望月

夜光流未曙
金波影尙餘

過書曰：月穆穆似金波。

照人非七子
含風異九華

七子疑卽七枝，燈名。西京雜記有七枝燈，言照人異於燈也。又疑鏡名。西京雜記云：秦始皇常以鏡

照宮人，膽張心動者，則殺之。漢書曰：漢興，因秦之名號，妾有美人，人八子，七子之號焉。梁簡文望月詩云：形同七子鏡。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上，礎三十五條，有九華扇。曹子建九華扇賦序曰：昔吾先君常侍，得幸漢桓帝，賜方竹扇，不方不圓，其中結成文，名曰九華。知九華是扇，名言月之含風，異於扇也。
莫新半壁上
桂滿獨輪斜
莫桂注見上篇
乘舟聊可望
無假逐仙
一作槎。荆楚歲時記曰：漢武帝令張騫使大夏尋

河源，乘槎經月而至一處，見一女織，一丈夫牽牛飲河酒，織女取支機石與騫，而還後爲東方朔所識。

對雨

繁雲猶暗嶺
積雨未開庭
階含侵角路
鏡滿溜疎萍
濕楊生細棧
爛草變初螢

棧，諸深切音辭，木跌也。月令：靡草化爲螢。

徒勞

看蟻封無事祀靈星。

易林曰：蟻封戶穴。大雨將集，後漢書祭祀志曰：漢興八年，有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祀，於是高帝令天下立靈星祠，言祠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后稷又配星食也。舊謂星謂天田星也。一曰：龍左角為天田，官主

穀祀，用壬辰位祀之。壬為水，辰為龍，就其類也。性用太牢。縣邑令長侍祠，三輔故事。長安城東十里，有靈星祠。

喜晴

比日思光景，今朝喜暫逢。雨住便生熱，雲晴即作峯。水白澄還淺，花紅燥更濃。已歡無石燕，彌欲棄泥

龍。湘中記曰：零陵有石燕，遇風雨則飛舞如燕，止則為石。淮南子曰：土龍致雨，高誘注云：湯遭旱，作土龍以像龍，雲從龍，故致雨也。

詠春近餘雪應詔

送寒開小苑，迎春入上林。

上林苑名。

絲條變柳色，香氣動蘭心。待花將

一作

對酒留雪擬彈琴。

宋玉諷賦曰：臣援琴而鼓之，作

幽蘭白雪之曲。

陪遊愧並作，空見奉恩深。

奉和初秋

和梁簡文帝也。簡文集中有初秋詩。

詩

落星初伏火秋霜正動鐘

詩幽風云七月流火毛傳曰火大火也流下也昭三年左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曰火大火心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大寒退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大暑退是火為寒暑之候

哀十一年左傳曰火伏而後蟄者畢山海經曰豐

北閣連

一作橫漢南宮應鑿龍

漢天漢也黃圖曰引渭水灌都以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大戴禮云七月案戶

漢也案戶也者直戶也言正南北也西都賦云抗應龍之虹梁

祥鸞棲竹實靈蔡上

一作

芙蓉

白虎通曰黃帝之時鳳凰蔽日而止於東園食常竹實棲常梧桐終身不去史記龜策傳曰余至江南問故老云龜千

歲乃遊蓮葉之上又曰臣為郎時見萬畢石朱方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常巢於芳蓮之上靈蔡龜也論語臧文仲居蔡鄭曰蔡謂國君之守龜也漢書食貨志云元龜曰蔡芙蓉蓮也爾雅曰荷芙蓉其實蓮郭璞注云別名芙蓉江東呼荷蓮謂房也

自

有南風曲還來吹九重

樂記曰昔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楚辭曰君門兮九重

晚秋

淒清臨晚景疎索望寒階濕庭凝墜露搏風卷落槐

楚辭曰朝飲木蘭之墜露

日氣斜還冷雲峯晚更靈可憐數行

雁點點遠空排

和穎川公秋夜

沈寥空色遠。葉黃淒序變。

楚辭曰。沈寥兮天高而氣清。王逸曰。沈寥。曠蕩空虛靜也。沈音血。說文曰。沈。水從孔穴疾出也。聲呼穴切。月令曰。季秋之月。草木黃落。

洞浦落遵鴻。長颺送

巢燕。

淮南子曰。燕雁代飛。高誘曰。燕。玄鳥也。春分而來。雁。春分而去。北詣溟中也。燕秋分而北。雁秋分而南。詣彭蠡也。故曰代飛。

千秋流夕景。百籟含宵嘒。

說文曰。籟。三孔翕也。大者謂之笙。其中謂之籟。小者

謂之筠籟。洛帶切。

峻雉聆金柝。層臺切銀箭。

峻雉。謂高城也。左傳祭仲曰。城都過百雉。杜預云。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也。易繫辭云。重門擊柝。以禦暴客。鄭康成云。手持兩木以相敲。是為擊柝。守備警戒也。顏延年陽給事

誄曰。金柝夜擊。李善曰。金謂刁斗也。衛宏漢舊儀曰。晝漏盡。夜漏起。城門擊刁斗。周廬擊木柝。李周翰曰。金謂刁也。柝。打更木也。柝音托。周禮作橐字。同。枚乘七發曰。臺城層構。周禮挈壺氏。鄭注云。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有長短焉。太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

詠畫屏風詩二十四首

屏風之制。古所謂辰。皆有畫飾。禮記鄭注曰。斧辰者。畫屏風也。又周禮注云。黼依其制如屏風。東觀漢記曰。宋弘常燕見。御坐新施。屏風圖畫。列女。鄴中記曰。石虎作金銀鈕屈膝屏風。以白練畫。義士仙人。子山詠畫屏風詩二十四首。其畫不一。蓋

雜詠之也。

浮橋翠蓋擁。平旦雍門開。

淮南子曰。馳要。襄建翠蓋。高誘注云。翠蓋。以翠鳥羽飾蓋也。淮南子曰。日至於曲阿。是為旦明。高誘注云。平旦也。潘岳關中詩曰。雍門不啓。

石崇迎客至。山濤載

妓來。

晉書曰。石崇。字季倫。生於青州。小名齊奴。財產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又曰。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也。

水紋恒獨轉。風花

詩

直亂迴誰能惜紅袖寧一作迎用捧金杯碧玉歌云碧玉奉金杯塗酒助花色

停車小苑外下渚長橋前澁菱迎擁楫平荷直蓋船殘絲繞折藕菱葉映低蓮遙望芙蓉影只言水底

然爾雅曰荷芙蓉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郭璞曰別名芙蓉江東呼荷

昨夜烏聲春驚聞動四鄰今朝梅樹下定有詠花人流星浮酒泛粟瑱繞杯脣瓊它殿反粟瓊注見秋夜搗衣詩何勞一

片雨喚作陽臺神宋玉高唐賦云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

逍遙遊桂苑寂絕到桃源毛詩曰於焉逍遙謝莊月賦云肅桂苑陶潛有桃花源記狹石分花逕長橋映水門管聲驚百鳥人衣香一園

定知歡未足橫琴坐石根

三春冠蓋聚八節管絃遊陸機文賦云流管絃而日新石險松橫植巖懸澗豎流小橋飛斷岸高花出迴樓定須催十

酒將來宴五侯曹植名都篇云美酒斗十千漢書曰成帝悉封舅王潭王立王根王逢王商時為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

高閣千尋起，長廊四柱連。

柱疑作注，枚乘七發云連廊四注。

歌聲上扇月，舞影入琴弦。

班婕妤怨歌行曰：裁成合歡扇，團圓似明月。

澗水纔隄外，山

花即眼前，但願長歡樂，從今盡百年。

日晚金槌路。

一作

朱軒流水車。

漢書賈山曰：隱以金椎，服皮曰隱，築也。以鐵椎築之，尚書大傳曰：未命爲士，不得朱軒。鄭康成曰：軒輿也。士以朱飾之，軒車通稱也。後漢書明德馬后曰：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龍也。

者車如流水，馬如龍也。

轉拂綠堤柳，薨飄夾路花。

蒼頡篇曰：帛張車上曰轡。說文曰：薨，屋棟所以承瓦也。聲莫耕切。

定迎劉碧玉，將過陰麗華。

樂苑曰：碧玉，宋汝南王妾。

名後漢書光武帝曰：娶妻當得陰麗華。

非是高陽路，莫畏接羅斜。

晉書曰：山簡出鎮襄陽，惟酒是耽。諸習氏荆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遊，嬉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羅。舉鞭向葛疆，何如并州兒。疆家在并州，簡愛將也。

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羅。舉鞭向葛疆，何如并州兒。疆家在并州，簡愛將也。

徘徊出桂苑，徙倚就花林。

謝莊月賦云：蕭桂苑。潘岳詩云：徘徊不忍去，徙倚步踟躕。李善注引楚辭曰：步徙倚而遙思，張銑曰：徙，遷移也。倚，立也。

下橋先勸酒，跂石始調琴。蒲

低猶抱節，竹短未空心。絕愛猿聲近，惟憐花徑深。

千尋木蘭館，百尺芙蓉堂。

何平叔景福殿賦曰：於是蘭栢積重，李善曰：蘭，木蘭也。以木蘭爲栢。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芙蓉始發雜芰荷。

落日低蓮井，行雲礙芰梁。

魯靈光殿

詩

賦云圓淵方井反植荷蕖張衡西京賦所謂藻井是也薛綜曰藻井當棟中交木方爲之如井幹也漢書郊祀志有井幹樓師古曰井幹樓積木而高爲樓若井幹之形也井幹者井上木欄也其形或四角或八角張衡西京賦云井幹疊而百層幹或作韓義同子山引之或稱蓮井或稱菱井皆謂棟中交木方若井幹之形也菱水草蓮與菱皆水中之物梁上畫以水草所以厭火若藻悅也落日行雲言其高插天也

流水桃花色春洲杜若香

漢書曰來春桃花水盛楚辭曰攀汀洲兮

杜若王逸曰杜若香草也

就階猶不進催來上伎牀

青陽度歌云碧玉搗衣砧七寶金蓮杵

急節迎秋韻新聲入手調寒衣

搗衣明月下靜夜秋風飄錦石平砧面蓮房接杵腰

漢書曰霍去病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受詔子壯士爲票姚校尉師古曰票姚勁疾之貌也荀悅漢紀作票鷁後爲票騎將軍尙取票姚之字耳

須及早將寄霍嫖姚

王逸楚辭注曰師曠鼓琴天下玄鶴皆銜明月之珠以舞也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乎琴湯湯乎若

出沒看樓殿間關望綺羅翔禽逐節舞流水赴絃歌

後漢書曰肅宗詔賈逵入講尙書南宮雲臺西都賦曰冠蓋如雲

細管吹叢竹新杯捲半荷南宮冠蓋下日暮風塵多

漢武故事曰上起神屋以白珠爲簾箔玳瑁之象牙爲簾

荷香薰水殿閣影入池蓮平沙臨浦口高柳對樓

玉柙珠簾捲金鉤翠幔懸

楚辭曰涉江采菱發揚阿

楚辭曰涉江采菱發揚阿

前上橋還倚望遙看采菱船

高閣千尋跨，重簷百丈齊。雲度三分近，花飛一倍低。吹簫迎白鶴，照鏡舞山雞。

列仙傳曰：蕭史者，秦穆公時人也。善吹簫，致孔雀白鶴於

庭。異苑曰：山雞愛其羽毛，映水則舞。魏武帝時，南方獻之。公子倉舒，令置大鏡，其前雞鑿形而舞，不知止，遂乏死。

何勞愁日暮，未有夜烏啼。

樂府有夜烏啼。

河流值淺岸，斂轡暫經過。弓衣濕濺水，馬足亂橫波。半城斜出樹，長林直枕河。今朝遊俠客，不畏風塵

多。漢書有遊俠傳。

度橋猶徙倚，坐石未傾壺。淺草開長埒，行營繞細廚。沙洲兩鶴一作岸迴，石路一松孤。自可尋丹竈，何勞

憶酒壚。江淹別賦云：守丹竈而不顧。史記曰：令文君當鑪。章昭曰：鑪，酒肆也。以土爲鑪，邊高似鑪。

上林春逕密，浮橋柳路長。

上林苑名。三輔黃圖曰：霸橋在長安東。跨水作橋，漢人送客至此橋，折柳贈別。

龍媒逐細草，鶴鬢映垂楊。

漢書曰：天馬徠龍之媒。丘遲侍宴樂遊苑詩云：

細草籍龍騎。晉書曰：王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嘗被鶴鬢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嘆曰：此真神仙中人也。說文曰：鬢，析鳥羽爲旗幟之屬。从毛，敝聲。昌兩切。

水似桃花色，山如甲煎香。

桃花水見

漢書溝洫志注見前。語林云：石崇廁置甲煎沉香，無不異備。

白石清

一作春。

泉上誰能待月光。

詩

白石春泉滿黃金新埒開

晉書曰王濟移塋北芒山下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爲馬埒編錢滿之時人謂爲金溝

戚里車先度蘭池馬卽來

三輔黃圖曰萬石君奮徒家長安戚

里漢書地理志曰渭城縣有蘭池宮又按戶子云馬有紫燕蘭池與宮名同矣

落花承舞席春衫拭酒杯行廚半路待載妓一雙迴

神仙傳曰麻姑入拜王遠遠起立坐定各進行

廚皆金盤玉杯無限也

將軍息邊務校尉罷從戎

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金印紫綬漢不常置或有前後或有左右皆掌兵及四巨有長史秩千石又云八校尉皆武帝初置秩皆二千石

池臺

臨戚里絃管入新豐

漢書地理志云京兆新豐高祖七年置應劭曰太上皇思東歸於是高祖改築城市街里以象豐徙豐民以實之故號新豐

浮雲隨走馬明月逐彎弓

西京雜記稱漢

文帝有馬名浮雲

比來多射獵惟有上林中

上林苑名天子射獵處也司馬相如作賦亡是公陳上林之事

三危上鳳翼九坂度龍鱗

楚辭曰馳六龍於三危兮王逸云三危西方山也穆天子傳曰西升九阿郭璞曰旋今新安縣十里有九坂又蜀有九折坂蜀都賦云馳九折之坂劉注云九折坂在漢嘉嚴道縣邛萊山鳳翼龍

鱗言其山形之相似也

路高山裏樹雲低馬上人懸巖泉溜響深谷鳥聲春住馬來相問應知有姓秦

古詩日出東南隅行曰使君從

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遣吏往問此

誰家妹答云秦氏女且言名羅敷

聊開鬱金屋。暫對芙蓉池。

樂府云。盧家闔室柱爲梁。中有鬱金蘇合香。魏文帝有芙蓉池作。

水光連岸動。花風合樹吹。春杯猶雜泛。細菓尙

連枝。不畏歌聲盡。先看箏柱歇。

阮瑀箏賦云。柱三寸三才具也。

洞靈開靜室。雲氣滿山齋。古松栽數樹。盤根無半埋。愛靜魚爭樂。依人鳥入懷。仲春徵隱士。蒲輪上計

偕。漢書武帝紀師古注曰。以蒲裹輪。取其安也。計者。上計簿使也。偕俱也。令所徵之人。與上計者俱來也。

今朝好風日。園苑足芳菲。竹動蟬爭散。蓮搖魚暫飛。

謝朓遊東田詩曰。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

面紅新著酒。風晚細吹衣。跂

石多時望。蓮船始復歸。

金鞍聚磧岸。玉軸汎中流。

張華詩云。青蓋覆金鞍。郭璞方言注云。今江東人呼柁爲軸。

畫鷁先防水。媒龍卽負舟。

淮南子曰。龍舟鷁首。高誘曰。龍舟大舟也。刻爲龍文以飾之。鷁

水鳥也。畫其象著船首。晉書曰。王濟作大船連舫。畫鷁首於船頭。以懼江神。呂氏春秋曰。禹南省。方濟於江。黃龍負舟。

沙城疑海氣。石岸似江樓。崩棹時半沒。壞舸或空浮。定

是汾河上。戈船聊試遊。

漢武帝秋風辭曰。汎樓船兮濟汾河。漢書如淳注曰。汾在睢之北。西流與河合。武帝紀曰。歸義越侯嚴爲戈船將軍。張宴曰。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以爲名也。

竟日坐春臺芙蓉承酒盃

老子曰如登春臺

水流平澗下山花滿谷開行雲數番過白鶴一雙來

行雲謂歌也博物志云秦青撫節悲

歌響過行雲白鶴謂舞也韓子云師曠援琴鼓清角有玄鶴二八集於廊門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古詩云飛來雙白鶴

水影搖叢竹林香動落梅直上山頭路羊腸能幾迴

高誘

淮南注曰羊腸山名在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通西河上郡關曰羊腸坂是太行孟門之限也此云羊腸者言其山勢之紆迴也

贈周處士

處士周弘讓也當是弘讓隱茅山時所贈故下篇云尋周處士若入魏而後南北異處雖仁威築壘而子山難可復尋矣故知是揚都集中之作也

九丹開石室三徑沒荒林

抱樸子曰服九轉丹內神鼎中夏至之後暴之神仙傳曰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之山石室中三輔決錄曰蔣翽字元卿舍中三逕惟羊仲求仲從之遊皆挫廉逃名不出陶潛歸去來辭

曰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李周翰曰荒蕪也

仙人翻可見隱士更難尋

上九丹句謂仙人也三徑句謂隱士也言隱士幽居較諸仙人更難訪也

籬下黃花菊丘中白雪琴

續晉陽秋

曰陶潛嘗九月九日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滿手把菊王弘送酒至即便就酌而歸左太冲招隱詩云丘中有鳴琴宋玉對問曰其為陽春白雪二語謂隱士也

方欣松葉酒自和游仙吟

本草云松葉可為酒能已疾松

葉六十斤細到咬咀水四石煮取四斗九升以釀五斗米如常法煮松葉浸米并饋飯泥釀封頭七日發飲之得此酒力者甚衆曹子建嵇叔夜何敬祖郭景純並著游仙詩言樽酒共酌招隱之思同於游仙矣

尋周處士弘讓

試逐赤松遊。披林對一丘。

列仙傳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不燒。至崑崙山下，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漢書張良曰：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

梨紅

大谷晚桂白小山秋。

西京雜記曰：上林苑名果有大谷梨。潘岳洛陽記曰：洛陽有張公居大谷，有大梨。海內惟此一株。閒居賦云：張公大谷之梨是也。楚辭招隱士序曰：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其詞曰：桂樹叢生兮山之幽。

石鏡菱花發，桐門琴曲愁。

謝靈運入彭蠡湖口詩曰：攀崖照石鏡。李善注引張僧鑒尋陽記曰：石鏡山東有一圓石，懸崖明淨，照人見形。又吳興郡記云：臨安縣東有石鏡山，東有石鏡，具見人形。又蜀本紀云：蜀王妻以石

鏡一枚表其墓。魏武有菱花鏡，以鏡有菱花之名，故云石鏡菱花發也。七發曰：龍門之桐，故云桐門。以桐木堪爲琴瑟也。

泉飛疑度雨，雲積似重樓。王孫若不去，山中定可留。

劉安

招隱士曰：王孫遊兮不歸，又云：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久留。王孫，喻周處士也。言其避世在山，誠可隱處也。

鏡

玉匣聊開鏡，輕灰暫拭塵。光如一片水，影照兩邊人。月生無有桂，花開不逐春。

月中有桂，鏡圓如月而無桂也。鏡有菱花，菱開夏時，故不

逐春也。試挂淮南竹，堪能見四鄰。

淮南子曰：高懸大鏡，坐見四鄰。

梅花

當年臘月半，已覺梅花闌。

秦始皇本紀曰：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廣雅曰：周曰大蜡，亦曰臘。秦更曰嘉平。

不信今春晚，俱來雪裏看。

言春晚雨雪舒梅也。樹動

懸冰落枝高，出手寒。早知覓不見，真悔著衣單。

春衣單袷之時，早知梅花獨遲，必將有春寒雨雪，非重幄輕裘，難可耐寒也。

詠樹

交柯乍百頃，擢本或千尋。楓子留爲式，桐孫待作琴。

爾雅曰：攝木生江上，有寄枝高三丈，生毛，一名楓子。天旱以泥塗之，卽雨。述異記曰：南市有楓子鬼，木之老者爲人形，亦呼爲

靈楓爲風俗通曰：梧桐生於嶧陽山巖石之上，采東南孫枝爲琴聲清雅。周禮鄭注曰：孫枝竹之末生者也。桐孫亦然。

殘核移桃種，空花植棗林。

漢武故事曰：王母以桃食帝，帝留核欲種之。王母笑曰：此桃三千年一著

子非下土所植也。晏子春秋曰：齊景公謂晏子曰：東海有水而赤，其中有棗，華而不實。

幽居對蒙密，蹊徑轉深沉。

鬪雞

開軒望平子，驟馬看陳王。

平子春秋時季平子，名意如者也。左傳昭二十五年曰：季郈之雞鬪，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郈昭伯亦怨平子。陳王，陳思王曹植也。植名都，篇云鬪雞東郊道，走

馬長 狸膏燠鬪敵。芥粉盞春場。曹子建鬪雞詩曰。願蒙狸膏助。常得擅此場。左氏傳曰。季氏介其雞。杜預注云。搗芥子播其

嫩問。羽也。或曰。以膠沙搗之。爲介雞。正義曰。杜此二解。一讀介爲芥。搗芥子爲末。播其雞羽。賈逵云。搗芥子爲末。播其雞翼。可以空。郈氏雞羽。是此說也。鄭衆云。介。甲也。爲雞著甲。高誘注。呂氏春秋曰。銳著雞頭。益以膠塗雞之足。然以沙搗之。令其益得傷彼雞也。此云芥粉用杜氏之前說也。說文曰。璫。塵也。擊於蓋切。

羣錦臆張。鮑照雜朝飛云。剡繡頸。碎錦臆。臆。臂也。言翅若蓮花。臂色如錦也。

應令

望別非新館。開舟卽舊彎。浦喧征棹發。亭空送客還。路塵猶向水。征帆獨背關。

杏花

春色方盈野。枝枝綻翠英。依稀暎村塢。爛熳開山城。好折待賓客。金盤襯紅瓊。

集周公處連句

周公陳尙書周弘正也。弘正入周信集其處。有傷舊國之詞。

市朝一朝變。蘭艾本同焚。故人相借問。平生如所聞。

謝朓詩曰。寂寞市朝變。淮南子曰。紫芝與蕭艾俱死。傅玄鷹兔賦曰。秋霜一下。蘭艾俱落。

詩

寄徐陵

南史云徐摛子陵字孝穆晉安王爲皇太子東宮學士陵充其選陳武帝以爲尙書左丞封建昌縣侯爲尙書左僕射位至左光祿大夫太子少傅

故人倘思我及此平生時莫待山陽路空聞吹笛悲

向秀思舊賦序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嘆故作賦云辭曰經山陽之舊居

寄王琳

南史云王琳字子珩會稽山陰人也本兵家元帝居蕃琳姊妹並入後庭見幸琳由此得在左右少好武遂爲將帥平景之勳與杜龔俱爲第一後平武陵王紀元帝性多忌以琳所部甚盛又得衆心故出之嶺外元帝爲魏園逼乃徵琳赴援除湘州刺史琳師次長沙知魏平江陵已立梁王督乃爲元帝舉哀三軍縞素遣別將侯平率舟師攻梁琳屯兵長沙傳檄諸方爲進趣之計師老兵疲不能進陳武帝旣殺王僧辯推立敬帝以侍中空徵琳不受命乃大營樓艦將圖義舉陳武帝遣將侯安都等討琳仍受梁禪安都嘆曰我其敗乎師無名矣逆戰於沌口琳禽安都等移湘州軍府就郢城帶甲十萬練兵於白水浦琳巡軍而言曰可以爲勤王之師矣溫太真何人哉後因歲星在牛斗自知有喪軍敗爲吳明徹所殺哭者聲如雷矣按王琳方志雪讎

聆故子山有是寄焉

玉關道路遠金陵信使疎獨下千行淚開君萬里書

漢書曰龍勒有玉門關謝朓鼓吹曲云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玉關喻己身留長安如遠戍玉門也金陵謂建鄴舊都也元

帝遷都江陵。爲蕭管所敗。敬帝仍都建鄴。又爲陳霸先所篡。王琳西攻岳陽。東拒陳武。蓋梁室之忠臣。子山爲之下淚矣。

奉和趙王

花徑日相攜。花林鳥未棲。比看中郎醉。堪聞烏夜啼。

樂府烏夜啼。宋彭城王義康時所作也。

和劉儀同臻

隋書文學傳云。劉臻字宣擊。沛國人也。年十八舉秀才。爲邵陵王東閣祭酒。元帝時。遷中書舍人。江陵陷後。歸蕭管。以爲中書侍郎。周冢宰宇文護。辟爲中外晉室。肅軍羽檄多成其手。高祖受禪。進位儀同三司。左僕射。

南登廣陵岸。迴首落星城。不言登舊浦。烽火照江明。

漢書曰。廣陵國。屬吳也。吳都賦曰。饗戎旅乎落星之樓。劉淵林注云。吳有落星樓。在建鄴東北十里。

和庾四

疑卽庾季才。與信同八世祖。江陵平。隨例入長安。鄉關之思。相爲倡和云。

離關一長望。別恨幾重愁。無妨對春日。懷抱只言秋。

禮記曰。西方者秋。秋之爲言愁也。淮南子曰。秋士悲。

和侃法師三絕

一作和侃法師別詩。

詩

秦關望楚路，灞岸想江潭。幾人應淚落，看君馬向南。

秦關，函谷關。灞岸，灞陵岸，謂長安也。楚路，江潭，謂江陵也。後周郡長安。江陵，本元帝所都。言在周，想望故國也。楚辭曰：寄生平

江潭，時侃法師南遷與子山作別，故云。

客遊對歲月，羈旅故情多。近學衡陽雁，秋分俱渡河。

左氏傳曰：羈旅之臣。地記云：衡山一峯極高，雁不能過。遇春北歸，故名迴雁。或曰：峯勢如雁之回，故名。

迴首河隄望，眷眷嗟離絕。誰言舊國人，到在他鄉別。

言與侃法師本南人，今在北方別也。舊與，謂梁也。他鄉，謂長安也。

送周尙書弘正二首

交河望合浦，玄菟想朱鳧。共此無期別，知應復幾年。

漢書曰：車師王治交河城。又曰：合浦郡，武帝六年開，屬交州。玄菟郡，武帝元封四年開，高句驪屬幽州。交趾郡，朱戴縣，交河與

合浦，玄菟與朱鸕，皆極遠之地。以喻已與弘正南北隔絕，若齊越矣。

離期定已促，別淚轉無從。惟愁郭門外，應足數株松。

傷已將老死於長安也。

重別周尙書二首

尙書，周弘正也。

陽關萬里道。不見一人歸。惟有河邊雁。秋來南向飛。

漢書西域傳曰。東則阨以玉門陽關。孟康曰。二關皆在敦煌西界。月令曰。季秋之月。鴻雁來賓。言已留長安。如在陽關之外。弘

正南還。若秋

雁渡河也。

河橋兩岸絕。橫岐數路分。山川遙不見。懷袖遠相聞。

贈別

藏啼留送別。拭淚強相參。誰言畜衫袖。長代手中浹。

音含。言濕衫袖若水和物也。於韻宜在十三覃。俗本不載。或見去聲。時俗字書。須以此詩證入。庶爲近雅。

徐報使來止得一見

徐陵也。

一面還千里。相思那得論。更尋終不見。無異桃花源。

述異記曰。武陵源在吳中山。無他水。盡生桃李。俗呼爲桃李源。源上有石洞。洞中有乳水。世傳秦末喪亂。吳中人於此避難。食

桃李實者。

皆得仙。

行途賦得四更應詔

詩

四更天欲曙。落月垂關下。深谷暗藏人。欹松橫礙馬。

說文曰。曙。旦明也。

和江中賈客

一作賈客詞。

五兩開船頭。長橋發新浦。懸知岸上人。遙振江中鼓。

淮南子曰。譬若覩之見風也。高誘曰。俛。候風者也。世謂之五兩。凡盡風以雞羽重五兩。繫五丈為旗。

奉和平鄴應詔

周書本紀云。建德六年。帝至鄴。率諸軍圍之。齊人拒守。諸軍奮擊。大破之。遂平鄴。

天策引神兵。風飛掃鄴城。陣雲千里散。黃河一代清。

左傳杜預注云。天策。傳說星也。鄴城。北齊所都也。鄴。漢屬魏郡。故三國魏都也。掃。平也。史記天官書曰。陣雲如立垣。王子年拾

遺記曰。丹丘千年一燒。黃河千年一清。皆至聖之君。以為大瑞。

送衛王南征

周書曰。文帝子衛刺王直。天和中。陳湘州刺史華皎。舉州來附。詔直督綏德公陸通。大將軍田弘。懷景宣元定等兵。赴援。與陳將淳于量。吳明徹等戰於沌口。是其事也。

望水初橫陣。移營寇未降。風塵馬足起。先暗廣陵江。

之曲江言伐陳
從廣陵渡江矣。

漢書地理志曰。廣陵國屬荊州。更屬吳。景帝更名江都。廣陵江都。易王非。廣陵厲王胥。皆都此。枚乘七發云。並往觀濤乎廣陵。

仙山二首

金竈新和藥。銀臺舊聚神。相看俱莫性。先師應識人。

江淹恨賦曰。守丹竈而不顧。鍊金鼎而方堅。郭璞遊仙詩曰。神仙排雲出。但見金銀臺。

石軟如香飯。鉛銷似熟銀。蓬萊暫近別。海水遂成塵。

朱彥伯名士傳曰。王烈服食養性。嵇康甚敬信之。隨入山。烈得石髓。柔滑如飴。卽自服半。餘半以與康。卽凝爲石。抱樸子曰。道

上李根煎鉛錫。以藥投鼎中。鑿匙攪之。冷卽成銀。神仙傳曰。尹軌入荆山。銷鉛成銀。

山齋

石影橫臨水。山雲半繞峯。遙想山中店。懸知春酒濃。

野步

詩

值泉仍飲馬。逢花即舉杯。稍看城闕遠。轉見風雲來。

山中

澗暗泉偏冷。巖深桂絕香。住中能不去。非獨淮南王。

楚辭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其辭云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又云王孫兮歸來山中不可以久留。

閨怨

明鏡圓花發。空房故怨多。幾年留織女。還應聽渡河。

神仙傳曰桂陽成武丁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

和趙王看妓

長思繞紗石。空想

一作定憶。

擣衣砧。臨邛若有便。

一作使。

爲說解琴心。

十道志曰句踐索美女以獻吳王得之諸暨苧蘿山賣薪女也。西施山下有浣紗石絕異記曰嵩山

之上。有玉女擣帛石瑩徹光潔。山下人曰立秋前一日中夜嘗聞杵聲。漢書司馬相如傳曰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臨邛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文君竊從戶窺。心悅而好之。既罷相如令侍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

看舞

鸞迴不假學。鳳舉自相關。到嫌衫袖廣。恆長礙舉鬢。

袁宏舞賦云。舞迴鸞以紆袖。又云。爲鳳翼之逶迤。韓詩外傳曰。鳳舉曰上翔。

聽歌一絕

協律新教罷。河陽始學歸。但令聞一曲。餘聲三日飛。

漢書曰。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列女傳曰。趙皇后屬河陽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列子曰。韓娥東之齊。遺糧過雍門。鸞歌假食而

去。餘響遶梁。三日不絕。雍門人至今善歌。效韓娥之遺意也。

暮秋野興賦得傾壺酒

劉伶正促酒。中散欲彈琴。但令逢秋菊。何須就竹林。

世說曰。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皆相比。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瑯邪王戎。七人常集於竹林之

下。肆意酣暢。

對酒

數杯還已醉。風雲一作春風不復知。惟有龍吟笛。桓伊能獨吹。

晉書曰。桓伊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爲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京師。泊舟青溪側。素不與徽

詩

之相識伊於岸上過船中客稱伊小字曰桓野王也。徵之便令人謂伊曰：聞君善吹笛，試爲我一奏。伊是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回下車，踞青牀爲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春日極飲

檻前聞鳥嘯，園裏對花開。就中言不醉，紅袖捧金杯。

樂府碧玉歌，碧玉奉金杯，塗酒助花色。

春望

春望上春臺，春牕四面開。落花何假拂，風吹會併來。

老子曰：熙熙然如登春臺。

新月

鄭環惟半出，秦鉤本獨懸。若交臨酒影，堪言照琴弦。

左氏傳曰：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釋器云：肉好若一謂之環。鮑照歡月詩曰：纖纖如玉鉤。秦羅敷詞曰：桂枝爲籠鉤，故曰秦鉤。

言新月類缺，又如鉤也。釋名曰：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弦也。

秋日

蒼茫望落景。羈旅對窮秋。賴有南園菊。殘花足解愁。

望渭水

樹似新亭岸。沙如龍尾灣。猶言吟溟浦。應有落帆還。

通安湖。又曰無錫西龍尾陵道者。春申君初封吳所造也。言望長安如江南也。

塵鏡

明鏡如明月。恆常置匣中。何須照兩鬢。終是一秋蓬。

和淮南公聽琴聞弦斷

嗣宗看月夜。中散對行雲。一弦雖獨韻。猶足動文君。

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夜亡奔相如一弦。謂一弦斷也。言此斷弦之聲亦足挑動文君也。

十洲記曰。丹陽郡新亭。在中思里。吳舊亭也。謝朓有新亭渚別。范零詩。越絕書曰。北顧以西。度陽下溪。過歷山陽。龍尾西大決。

晉書曰。阮籍字嗣宗。善彈琴。嵇康字叔夜。拜中散大夫。常脩養生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於懷。漢書曰。卓王孫有女文君新。

弄琴二首

雉飛催晚別。烏啼驚夜眠。若交新曲變。惟須促一弦。

古辭有雉朝飛。烏夜啼。言其以為琴曲也。神仙傳曰。孫登善彈一弦琴。

不見石城樂。惟聞烏噪林。新聲逐絃轉。應得動春心。

古辭有石城樂五曲。其一云。生長石城下。開聽對城樓。城中諸少年。出入見依投。唐書樂志云。石城樂者。宋臧所作也。石城在

竟陵郡。於城上眺矚。見羣少年歌謠通暢。因作此曲。古今樂錄曰。石城樂。舊舞十六人。烏噪林。即烏夜啼曲也。樂志云。烏夜啼。宋臨川王義慶所作也。又有西烏夜飛五曲。樂錄云。宋元徽五年。荊州刺史沈攸之所作也。楚辭曰。目極千里。蕩春心。

詠羽扇

搖風碎朝翻。拂汗落毛衣。定似回谿路。將軍垂翅歸。

東觀漢記曰。馮異字公孫。拜征西將軍。與赤眉相距。上命諸將。七屯灑池。為赤眉所乘。反走上。廻谿阪。異復舍兵。追擊大破之。

塵書勞異曰。垂翅

回谿。奮翼灑池。

題結綫袋子

交絲結龍鳳。鏤彩織雲霞。一寸同心縷。千年長命花。

賦得鸞臺

九成吹玉瑄，百尺上瑤臺。能將秦女去，終是鳳皇來。

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說文曰：古者玉瑄以玉。楚辭曰：望瑤臺之偃蹇兮，秦女弄玉也。見列仙傳。

賦得集池雁

逢風時迴度，逐侶作爭飛。猶憶方塘水，今秋已復歸。

劉禎詩曰：方塘含白水，中有鸞與雁。

詠雁

南思洞庭水，北想雁門關。稻粱俱可戀，飛去復飛還。

盛弘之荊州記曰：雁塞北接陽州，汝陽郡。其間東西嶺，屬天無際。雁飛至此，即回翼，惟一處稍下。每雁飛達，則蟻翼裁度下。

處而過，故名雁塞。山海經曰：雁門之水，出於雁門之山，雁出其間。郭璞注云：雁門山，即北陵西隄，雁之所出。因以名云。在高柳北。魯連子曰：君雁鷺有餘粟。韓詩外傳：田饒謂魯哀公曰：黃鸝止君園池，啄君稻粱。

忽見檳榔

檳榔，稀含南方草木狀曰：檳榔樹高十餘丈，皮似青銅，節如桂竹，下本不大，上枝不小，調直亭亭，千萬若一，森秀無柯，端頂有葉，葉似甘蔗，條孤開破，仰望眇眇，如插叢蕉於竹杪。風至獨動，似舉羽扇之掃天。葉下繁數房，房綴數十實，實大桃李。天生棘

詩

重累其下所以御衛其實也。味苦澁。剝其皮。嚙其膚。熱如貫之。聖如乾棗。以扶留藤。古實灰。并食。則滑美。下氣滑澀。出林邑。彼人以爲貴。婚族客必先進。若邂逅不設。用相嫌恨。一名寶門藥錢。

綠房子子熟紫穗一作百花開莫言行萬里曾經相識來

賦得荷

秋衣行欲製風蓋漸應欹若有千年蔡須巢但見隨

楚辭曰製芰荷以爲衣又曰援芙蓉以爲蓋張景陽七命曰兆發靈蔡漢書食貨志曰元龜名蔡師古曰李以蔡出善龜故名

龜爲蔡抱樸子玉篋記曰千歲龜五色類骨起如角浮於蓮葉之上或在叢蓍之下

移樹

酒泉移赤奈河陽徙石榴雖言有千樹何處似封侯

漢書地理志曰酒泉郡武帝太初六年開應劭曰其水若酒故曰酒泉西京雜記曰初修上林苑羣民遠方各獻名果異樹奈

三白奈紫奈綠奈潘岳集中有河陽庭前安石榴賦其序云石榴者天下之奇樹九州之名果也漢書貨殖傳曰蜀漢江陵千樹橘涇川千畝竹此其人與千戶侯等

奉梨

接枝秋轉脆。含消落更香。擎置仙人掌。應添瑞露漿。

三輔黃圖曰。御宿園出大梨。落地則破。其取梨。先以布囊承之。號曰含消。漢書曰。孝武作承露仙人掌。

傷往二首

見月長垂淚。花開定斂眉。從今一別後。知作幾年悲。

此子山鄉關之思也。

鏡塵言苦厚。蟲絲定幾重。還是臨牕月。今秋迴照松。

論衡曰。蜘蛛輕絲。以網飛蟲。張景陽雜詩曰。蜘蛛網四屋。

春日離合二首

秦青初變曲。未有逐琴心。明年花樹下。月月來相尋。

列子曰。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返。終身不

敢言歸。漢書曰。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師古曰。寄心於琴聲。以挑動之也。

田家足閒暇。士友暫流連。三春竹葉酒。一曲鷓鴣弦。

張衡七辨曰。玄酒白醴。葡萄酒。張協七命曰。豫北竹葉。張華輕薄篇曰。蒼梧竹葉青。宣城九醞酒。嵇叔夜琴賦曰。嚶若鸝鷓。

鳴清池。又曰。鷓鴣遊絃。李善注云。古相和歌。有鷓鴣曲。

和迴文

和湘東
王後園

早蓮生竭鑊。嫩菊養秋鄰。滿池留浴鳥。分橋上戲人。

問疾封中錄

雙聲

形骸遠學宦。狹巷幸為閒。虹迴或有雨。雲合又含寒。橫湖韻鶴下。迴溪狹一作狹猿還。懷賢為榮衛。和緩

惠綺紈。原本疑是何凡左傳
有醫和醫緩良醫也

示封中錄二首

似吃
語詩

貴館居金谷。關扁隔藁街。冀君見果願。郊間光景佳。

漢書曰。邳支首懸藁街。變巨邸
間。晉灼曰。黃圖在長安城內也。

高階既激澗。廣閣更交柯。葛巾久乖角。菊徑簡經過。

後漢書曰。郭太字林宗。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
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為林宗巾。注巾以葛為之。

秋夜望單飛雁

失羣寒雁聲可憐。夜半單飛在月邊。無奈人心復有憶。今暝將渠俱不眠。

代人傷往二首

青田松上一黃鶴。相思樹下兩鴛鴦。無事交渠更相失。不及從來莫作雙。

鄭緝之永嘉記曰。有沐溪野。去青田九里有雙白鶴。年年生子。長大便去。

只恒餘父母一隻耳。精白可愛。多云神仙所養。浮丘公相鶴經云。青田之鶴。千寶搜神記云。宋康王舍人韓憑。娶妻何氏美。康王奪之。憑自殺。妻投臺而死。里人埋之。冢相望也。宿昔有大梓木。生於二冢之端。有鴛鴦各一。恒棲樹上。交頸悲鳴。音聲感人。宋人哀之。遂號

其木曰相思樹。相思之名。起於此也。注詳見鴛鴦賦。

雜樹本惟金谷苑。諸花舊滿洛陽城。正是古來歌舞處。今日看時無地行。

石崇金谷詩序曰。有別廬在河內縣金谷澗中。思歸引序。柏木幾於萬株。

董嬌饒詩云。洛陽城東路。桃李生

路傍。枝枝自相對。葉葉自相當。

狹客行

一作畫屏風詩二十五篇之首。在詩集文苑英華。另作狹客行在樂府今附錄四卷詩末。五卷樂府之前。

狹客重連鑣。金鞍被桂條。

說文曰。鑣。馬勒旁鐵也。釋名曰。鑣。包也。所以在旁包飲其口也。

細塵鄆路起。驚花亂眼飄。酒醺人半醉。汗濕馬全

庾子山集 卷之四

驕。

漢書天馬歌曰
沾赤汗沫流緒

歸鞍畏日晚。爭路上河橋。

晉書杜預建河
橋於富平津

庾子山集卷之五

錢唐倪璠魯玉註釋

樂府

對酒歌

文苑英華
作范雲

春水望桃花，春洲藉芳杜。

韓詩傳云三月桃花水，楚辭曰采芳洲兮杜若，又云山中人兮芳杜若。

琴從一作隨綠珠借酒，就文君取。

晉書曰石崇有妓曰綠珠，美而豔，長

門賦序曰：孝武奉黃金百斤為相如文君取酒。

牽馬一作牛，就一作向

渭橋日曝山頭脯。

三輔黃圖曰：渭橋，秦始皇造。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渭橋本名橫橋，架渭水上。在雍州咸陽縣東南二十二里。淮南子曰：

日至於悲谷，是謂舖時。高誘注云：悲谷，西南方之大壑也。

山簡接羅倒，王戎如意舞。

晉書曰：山簡鎮襄陽，優游卒歲，惟酒是耽。諸習氏荆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遊，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兒童歌曰：山

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着白接羅，舉兵向葛疆，何如并州兒。語林曰：王戎以如意指林公曰：何柱汝憶搖櫓時否？何柱，林公小字也。世說曰：謝仁祖能作異舞，王公熟視謂客曰：使人思安豐。

箏鳴金谷園。

笛韻平陽塢。

晉書曰：石崇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水經注曰：金谷水出河陽太白原，東南流歷金谷，謂之金谷水。經石崇故居，馬融長笛賦云：融性好音律，能鼓琴吹笛，而為督郵，無留事，獨臥鄆縣平陽塢中，有雒客舍，逆旅吹笛為氣出，精列相

和。人生一百年，歡笑惟三五。莊子曰：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喪死，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而已矣。

何處覓錢刀，求為洛陽賈。

貨殖傳曰：

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平準書：虞夏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錢或布，或刀。如淳曰：名錢為刀者，以其利於民。漢書曰：桑弘羊，洛陽賈人也，以能心計為侍中。

昭 玉壘 君辭應詔

作明

石崇王明君辭序曰：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

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聲。

斂眉光祿塞，還望夫人城。

漢書曰：單于朝天子於甘泉宮，就邸留月餘，遣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又曰：漢軍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

片片紅顏落，雙雙淚眼生。冰河

牽馬渡，雪路抱鞍行。胡風入骨冷，夜月照心明。方調琴上曲，變入

一作

胡笳聲。

虞羲詠霍將軍北伐詩曰：胡笳關下思，羌笛隴頭鳴。呂廷

濟曰：笳，簫也。起於胡。

王昭君

玉壘作昭君詞，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王襄女也。年十七，獻元帝，會單于遣使請一女子，帝謂後宮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而嘆，越席而起，乃賜單于。

拭啼辭戚里。回顧望昭陽。漢書曰：萬石君奮，徙家長安中戚里。三輔黃圖曰：武帝時，後宮八區，有昭陽殿。成帝趙皇后居昭陽殿。鏡失菱花影。斂除卻月梁。西京雜記曰：飛

燕始加大號。婕妤奏上三十六物。有七尺菱花鏡一奩。一作圍腰無一尺。垂淚有千行。綠衫一作承馬汗。紅袖拂秋霜。別

曲真多恨。哀絃須更長。

出自薊北門行

漢書曰：薊，故燕國也。鮑照有出自薊北門行李。周翰曰：薊北門名。敘征戰辛苦之意。薊音計。

薊門還北望。役役盡傷情。關山連漢月。隴水向秦城。古樂府有關山月恨賦。關山無極。辛氏三秦記：隴右西關欲上者七日乃越。上有澗水四注下流。俗歌曰：隴頭流水鳴聲幽噎。

遙望秦川。肝腸斷絕。笳寒蘆葉脆。弓凍紵絃鳴。杜摯叟賦曰：惟蘆之爲物。叟字或作笳。笳寒弓凍。言北地之苦寒也。梅林能止渴。複姓可防兵。淮南子曰：百梅足可以爲

百人酸。世說曰：魏武行役失道，軍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複姓按代北之人。隨後魏遷河南者，獻帝爲之定姓爲複姓，或二字，或三字，或四字，其音多似西域羌書。三合四合皆指一字之義。又按隋經籍志：兵法有黃帝複姓符二卷。時後周賜姓如普屯紇千爾綿賀。關步六孤普六茹之屬。蓋當時武將皆用複姓爲之也。將軍朝挑戰。都尉夜巡營。漢書百官公卿表曰：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漢不常置。或有

樂府

前後或有左右皆掌兵及四巨應助漢官儀曰都尉秦官也

燕山猶有石須勒幾人名

後漢書曰竇憲為車騎將軍與北單于戰于稽落山破之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

結客少年場行

曹植結客篇云結客少年場報怨洛北荒鮑照有結客少年場行李善引范曄後漢書曰祭遵嘗為部吏所浸結客報之也李周翰曰言少年時結任俠之客為遊樂之場終無所成故有斯作也

結客少年場春風滿路香歌撩

一作嫌

李都尉果擲潘河陽

漢書曰李延年為協律都尉晉書曰潘岳美姿儀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遂滿

車而歸時張載甚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反

隔一作折

花遙勸酒就水更

一作便

移牀今年喜夫婿新拜羽林郎

漢書曰伏飛射士羽林孤兒應劭曰天有

羽林大將軍之星林諡若林木之盛羽羽翼驚擊之意故以名武官焉如淳曰百官表取從軍死事者之子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少壯令從軍漢儀注云羽林從官七百人後漢百官志云羽林郎比三百石

定知劉碧玉偷

嫁汝南王

樂府有碧玉歌樂苑曰碧玉歌者宋汝南王之所作也碧玉汝南王妾名以寵愛之甚所以歌之

道士步虛詞十首

渾成空教立元始正圖

一作開

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抱樸子道經有混成經二卷按不執者為空老子貴虛無為空教後漢書稱浮屠道家之流空有兼遣矣陶弘景真靈位業圖有玉清三元宮元始天尊為

主。

赤玉靈文下。朱陵真氣來。

列仙傳曰。安期先生。賣藥于東海。秦始皇與語。三日三夜去。留書以赤玉烏。一量為報。曰。後數年求我于蓬萊山。神異經曰。東方朔云。曾隨師主履行。北至朱陵扶桑。昼海冥夜之丘。真誥曰。

朱陵北絕臺上。嬪管妃。又曰。近得度名。南宮定策。朱陵藏精。待時方列為仙。

中天九龍館。倒景八風臺。

中天。半天也。列子曰。周穆王築臺。號曰中天之臺。謝靈運會吟行曰。層臺指中天。張衡東京賦曰。九龍之內。實曰嘉。

德。薛綜曰。九龍。本周時殿名也。門上有三銅柱。柱有三龍相糾繞。故曰九龍。如淳漢書注曰。倒景在日月之上。日月反徙下照。故其景倒。八風。淮南子云。東北方條風。東方明庶風。東南方清明風。南方景風。西南方涼風。西方闔闔風。西北方不周風。北方廣漠風。此疑謂

靈臺也。雲度絃歌響。星移宮殿迴。青衣上少室。童子向蓬萊。後漢張安超有譏青衣賦。此謂仙家雜豎青衣童也。戴延之西征記曰。嵩嶽也。東謂大室。西謂少室。相去十七里。嵩

高。總名也。漢武帝登仙臺。在少室山下。續齊諧記云。有黃衣童子曰。我王母使者。昔使蓬萊。道遙聞四會。倏忽度三災。莊子曰。逍遙乎無事之榮。宋玉高唐賦曰。五變四

善。注曰。倏忽。疾也。真誥曰。且方交兵。日會三災。向臻。神風驅除。臭氣盡天。樓炭經曰。天地有三災變。一者火災變。二者水災變。三者風災變。隋書經籍志。道經所說。天地淪壞。劫數終盡。略與佛經同。而天尊之體。常存不滅。每至天地初開。或在玉京之上。或在窮桑之野。

授以祕道。謂之開劫度人。

無名萬物始。有道百靈初。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東都賦曰。懷百靈。

寂絕乘丹氣。玄明上玉虛。左思蜀都賦曰。舒丹氣以為霞。李善注引河圖曰。崑崙山有五色水。

赤水之氣。上蒸為霞。而赫然也。呂氏春秋曰。冬至日行遠道。周四極。命之曰玄明。外國放品經曰。北方元洲。地方三千里。有玉虛紫館。

三元隨建節。八景逐迴輿。真靈位業圖。有玉清三元宮。有八景城。真誥曰。仙道有八

樂府

景之輿以遊行上清。赤鳳來銜璽。青鳥入獻書。赤鳳銜璽疑卽竹書紀年西伯呂尙時所謂赤雀銜書是也。後鳳凰銜書遊于文王之都矣。後漢書王景傳注云送葬造宅之法若黃帝青鳥之書也。壞機仍

成機。枯魚還作魚。

周易鄭注曰機弩牙也。十洲記鳳麟洲仙家煮鳳喙及鱗角合煎爲膏名之爲續。續膠或名連金泥。此膠能續弓絃及刀劍斷折之金。更以膠連續之。使力士擊之他處乃斷。所續之際終無斷也。武帝天漢二年王使

至獻此膠四兩。武帝以付外庫。武帝幸華林園射虎而弩絃斷。使者時從。駕上膠一分。使口濡以續。弩絃帝驚曰異物也。乃使武士數人共對擊引之。終日不脫。如未續時也。按機爲弩牙。絃斷膠續是仙家之術。壞機成機也。神仙傳曰葛玄見買魚魚者在水邊。玄謂魚

主曰欲煩此魚至河伯處可乎。魚人曰魚已死矣。何能爲。玄曰無苦也。乃以魚與玄。玄以丹書紙置魚腹。擲魚水中。俄頃魚躍上吐墨書。青色如大葉而飛去。栖心浴日館。行樂止雲墟。淮南子曰日浴咸池。又云日行九州

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注云自陽谷至虞淵。凡十六所。爲九州七舍也。穆天子傳西王母爲天子諡曰白雲在天。山隰自出道。理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尙能復來。又莊子曰天下有道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厭俗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又按飛燕外傳成

帝所謂武帝求白雲鄉也。楊暉報孫會宗書曰人生行樂耳。

疑真天地表。絕想。

一作相。寂寥前。老子曰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王逸楚辭注曰寂寥空無人民之貌也。有象猶虛豁。忘形本自然。老子曰無象之象是謂恍惚。又曰人

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張衡曰玄者無形之類。自然之機。作於太和。莫與爲隣。開經壬子世。一作歲。值道甲申年。漢書藝文志曰古五子十八篇。自甲子至壬子。說易陰陽符在本經曰桐栢真人授道士許遠

遊。言至甲申乙亥癸巳歲。九月一日。七月一日。四月八日。當有道士著七色法衣。手持九曲策杖。子若見之。勤請其道。必授子神虎上符。此南嶽真人也。迴雲隨舞曲。流水逐歌筵。列子曰秦青撫節而歌響遏行雲。韓詩外

傳曰。伯牙鼓琴。鍾子期曰。湯湯乎。志在流水。言迴雲流水。皆成自然之音節也。

石髓香如飯。芝房脆似蓮。

列仙傳曰。叩疏者。周封史也。能行氣鍊形。煮石髓而服之。謂之石鍾乳。又神仙傳曰。王烈之太行山中。見山破石裂。

石中有青泥。流出如髓。烈取泥試丸之。須臾成石。如投熱蠟之狀。隨手堅凝。如粳米飯。嚼之亦然。漢武紀曰。甘泉宮內產芝。九莖連葉。作芝房歌。按蓮亦有房。故芝似之。魯靈光殿賦云。綠房紫的。謂蓮房也。抱樸子曰。木渠芝寄生大木上。如蓮花。九莖一叢。其味甘而辛。

服之白日昇天也。

停鸞讌瑤水。歸路上鴻天。

穆天子傳曰。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王融曲水詩序云。穆滿八駿。如舞瑤水之陰。

道生乃太乙。守靜卽玄根。

漢書曰。天神之貴者太乙。其佐皇帝。抱朴子曰。黃帝及老子奉事太乙元君。以受要訣。淮南子曰。帝者體太乙王者法陰陽。又曰。體太乙者。牢籠天地。彈壓山川。含吐陰陽。申洩四時。綱紀八極。經緯六合。覆露照導。普紀而無私。翬飛蠕動。莫不仰德。

而生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夫物芸芸。各歸其根。

中和煉九氣。甲子謝三元。

後漢書襄楷傳注。太平經典曰。元氣有三名。爲太陽。太陰。中和。四真人降魏夫人歌。有方

諸青童曰。七霞弱神曜。九氣無常形。漢書律歷志。歷數三統。天以甲子。李奇曰。夏正月朔日。玉燭寶典曰。正月一日爲三元。隋書經籍志云。道經有延康。赤明。龍漢。開皇年號。

居心受善水。教學重香園。

老子曰。上善若水。水

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土推不爭。故無尤。香園未詳。維摩經曰。有國名衆香。一切皆以香作。樓閣經行香地。苑園皆香。其食香氣。周流十方。無量世界。按佛經道書之流。疑或通用也。

鳧

留報關吏。鶴去畫城門。

後漢書方術傳曰。葉令王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大史伺望之。言其臨至。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鳧焉。乃詔上方診視。則四年中

所賜尙書官屬履也。神仙傳曰。蘇仙公乘白鶴飛去。自後有白鶴來止郡城東北樓上。人或挾彈彈之。鶴以爪攫樓板。似漆書云。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吾是蘇公彈何爲。

更以忻無迹。還來寄絕言。

晉王喬丁

令威仙去還使
鳧鶴來寄言也。

洞靈尊上德。虞石會明眞。

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虞石未詳。裴君傳云。五帝日君與裴君登明眞之臺。

要妙思玄牝。

作絕作紀者非。

虛無養谷神。

老子曰。雖智大迷。是

謂要妙。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注云。谷。養也。神。爲五臟之神。人能養其神。悉則長生不死。列仙傳曰。容成公善補導之事。取精於玄牝。其要谷神不死。守生養氣者也。髮白更黑。齒落更生。與老子同。亦云。老子師也。又按列子有谷神玄牝之書。云黃帝書也。丹丘乘翠鳳。玄圃御斑麟。

三角。其一角正。四名曰玄圃。漢武內傳曰。王母駕九色斑麟。

移黎付苑吏。種杏乞山人。

神仙傳曰。介象。字元則。會稽人也。吳王從象學隱形之術。後告言病。帝以美梨一奩賜象。象食之。須臾便死。帝埋葬之。以日中哺時。

已至。建業所賜梨。付苑吏種之。吏後以表聞。先主卽發棺視之。惟一符耳。述異記。杏園洲在南海。洲中多杏。海上人云。仙人種杏處。漢時嘗有人舟行遇風。泊此洲五六日。食杏故免死。云洲中別有冬杏。神仙傳。董奉者。字君異。侯官人也。日爲人治病。亦不取錢。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輕者一株。數年計得十萬餘株。鬱然成林。奉每年貨杏得穀。以賑救貧乏。自此逢何世。從今復幾春。海無三尺水。山成數寸塵。

自說云。接待已來。已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又水淺於往日。會時略半耳。豈將復爲陸乎。方平嘆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

神仙傳曰。王方平遣人召麻姑。姑至。

東明九芝蓋。北燭。

一作

五雲車。

眞誥曰。夏啓爲東明公。領斗君師。孫策爲東明公賓友。四明公有四賓友。四公後。連升仙階也。四明主領四方鬼。四明公及北斗君。並有侍帝晨五人。其向者八人。是北斗大帝官隸耳。

選用亦同四明。東西南北也。張衡西京賦曰：芝蓋九葩。漢武帝內傳曰：玄都阿母昔出配北燭仙人。近又召還使領命祿真靈官也。又曰：漢武帝好仙道。七月七日夜漏七刻。王母乘雲車而至于殿。

飄飄入倒景。出沒上煙

霞。稽叔夜琴賦云：或飄飄以輕邁。陵陽子明經曰：倒景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列子曰：能出能沒。列仙傳曰：寧封子積火自燒而隨煙上下。

春泉下玉溜。一作

青鳥向金華。

稽康琴賦云：據神泉而吐溜。李

善曰：溜亦流也。楊雄太玄賦曰：飲玉醴以解渴。一作雷者。禮記鄭註曰：堂前有承雷。漢武故事曰：七月七日。上于承華殿齋正中。忽有一青鳥從西方來。集殿前。東方朔曰：此王母欲來也。有頃。王母至。按金華亦漢殿名。三輔黃圖有金華殿。又按山名。神仙傳曰：黃初平至金華山石室中。抱樸

子云：道經有金華山經。

漢帝看桃核。齊侯問棗花。

漢武帝內傳曰：王母命侍女素桃果。須臾。以玉盤盛仙桃七顆。大如鴨卵。形圓青色。以呈王母。母四顆爲帝。三顆自食。桃味甚甘美。口有盈味。帝食

輒收其核。王母問帝曰：欲種之。母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實。中夏地薄。種之不生。帝乃止。晏子春秋：齊侯謂晏子曰：東海有水而赤。其中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曰：昔者秦穆公乘舟理天下。黃布裹蒸棗。至海而櫟其布。破黃布。故水赤。蒸棗故華而不實。公曰：吾伴問子。對曰：嬰聞伴問者伴對也。

上元應送酒來向。

一作

蔡經家。

陝西石刻作應逐上元酒。同來訪蔡家。神仙傳曰：王遠欲東入括蒼山。過吳住胥門蔡經家。蔡經者小民耳。而骨相當仙。遠知之。遂往其家。七月七

日。王君至。因遣人召麻姑來。麻姑手爪似鳥。經見之。心中念曰：背大癢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也。遠知經心中所言。即使人牽經鞭之。謂曰：麻姑神人也。汝何忽謂其爪可爬背耶。但見鞭着經背。亦莫見有人持鞭者。遠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

歸心遊太極。迴向入無名。

乾鑿度：孔子曰：易始於太極。太極分而爲二。故生天地。淮南子曰：引類於太極之上。高誘曰：太極。天地始形之時也。維摩詰經曰：志當安住。方便迴向。又云：無名無相。僧肇曰：迴彼雜行。向于一乘。

此迴向心也。老子曰：無名萬物之始。

五香芬紫府。千燈照赤城。

抱朴子曰：項曼都言：到天上。先過紫府。金牀玉几。晃晃昱昱。三輔黃圖曰：華山。記及三輔舊事云：昔有太元真人茅盈。曾祖濛于華山。白日昇天。邑人謠曰：神

仙得者孝初成駕龍上昇入太清時下玄洲
獻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益帝若得之臘嘉平

鳳林採珠寶龍

一作春

山種玉榮

莊子曰南方有鳥其名爲鳳所居積石天爲
生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仞以璆琳琅玕爲寶

天又爲生離珠一人三頭以伺琅玕尸子曰龍泉有玉英山山海經曰黃帝取崑山之玉榮而投之鍾山之陽郭璞云謂玉華也
以爲玉種一作春山者穆天子傳曰春山之澤是也云種玉者搜神記稱陽翁伯無終山種玉于玉田得白璧五雙以聘徐氏

夏

簧三舌響

一作夏笛
三山響

春鍾九乳鳴

神仙傳曰王遙入石室室中有二人遙既至取弟子所擔篋發之中有五舌竹簧三枚遙
自鼓一枚與室中二人並坐鼓之樂叶圖徵曰黃鍾生一一生萬物故君子鑠金爲鐘鐘

有九乳宋均曰
九乳法九州也
絳河應遠別黃鵠來相迎

武帝內傳曰上元夫人又遣一侍女答問曰阿環再拜上問起居遠隔絳河擾以
官事遂替顏色近五千年洞冥記曰西域看火龍高七尺光如聚炬有童子遙見

黃鵠白首鼓翅于帝前即方朔着黃綾單衣
頭已斑白漢朝皆異其神化而不測其年矣

北闕

一作關

臨玄水南宮生

一作坐

絳雲

淮南子曰盧敖遊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高誘注云玄闕北方之山也杜預左
傳注曰闕象魏也劉熙釋名云闕在門兩傍中央闕然爲道也穆天子傳曰天子北

徑東還乃循黑水至于羣玉之山郭璞曰山海經云羣玉山西王母所居者真誥曰大都將陰德
多恤窮厄例皆速詣南宮爲仙按北方玄武主黑色故云玄水南方朱火故曰絳雲絳亦赤色也

龍泥印玉策大

一作天

火煉

真文

白虎通云或曰封禪金泥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以印璽風俗通曰封太山禪梁甫傳說岱宗上有金篋玉策知人年壽修短
武帝探得十八因倒讀曰八十其後壽果如策山海經曰黃帝乃取密山之玉策而投之鍾山之陽穆天子傳曰天子于是得

玉策枝斯之英本相經曰吾昔孝明元年與高上大聖玉帝于此土中煉其真文以火
鑿發字形爾時真文火漏餘處氣生化爲七寶林是以枝葉成紫書金地銀鑊玉文

上元風雨散中天歌吹分

武帝內傳
曰帝問王

母不審上元何真也。王母曰：是三天上元之官，統領十萬玉女名籙者也。列子曰：周穆王執化人之祛，騰而上者，中天迺止。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

靈駕千尋上，空香萬

里聞。

武帝內傳曰：王母與上元夫人同乘而去，人馬龍虎道從。音樂如初，而時雲彩鬱勃，盡爲香氣，極望西南良久乃絕。

地鏡塔基遠，天牕影迹深。

地鏡圖云：欲知寶所在地，以大鏡夜照，見影若光在鏡中者，物在下也。隋書經籍志：有天鏡二卷，乾坤鏡二卷，梁天鏡地鏡日月鏡經各一卷，地鏡圖六卷。亡。泰山記云：五十餘盤，經小天門，大天

門，仰視天門，如從穴中視天窗矣。魯靈

光殿賦曰：天窗綺疎，張載曰：天窗，高窗。

碧玉成雙樹，空青爲一林。楊雄甘泉賦曰：翠玉樹之青蔥，師古曰：玉樹者，武帝所作。集衆寶爲之用，供神也。本草經曰：空青生小谷，久服輕身。

延年能化銅鉛作金，生益州。范子計然曰：空青出巴郡，白青曾青出弘農豫章，白青出新淦，青色者善。博物志曰：徐公時令人于西平青山採取空青。

鵝巢堪煉石，蜂房得煮金。

真譜曰：仙道有九轉神丹，服之化爲白鶴。

班固終南山頌曰：密房溜其巔，神仙傳曰：陰長生事馬鳴生入青城山中，煮黃土爲金。

漢武多驕慢，淮南不小心。

漢武帝內傳：王母曰：劉徹好道，然形慢神穢，雖語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又云：得仙之下，神仙傳曰：淮

南王安未得上天，遇諸仙伯安，少習尊貴，稀爲卑下之禮，坐起不恭，語聲高亮，或謾稱寡人，於是仙伯主者，奏安云：不敬，應斥遣去。八公爲之謝過，乃見敕謫守都，三年後爲散仙人，不得處職，但得不死而已。

蓬萊入海底，何處可

追尋。

山海經曰：蓬萊山在海中，郭璞注曰：上有仙人宮室，皆以金玉爲之，鳥獸盡白，望之如雲，在渤海中也。言神仙可學，漢武淮南終不能得也。郭璞詩：燕昭無靈氣，漢武非仙才，與此意同，謂不能得仙者也。

麟洲一海闊，玄圃半天高。

東方朔十洲記：鳳麟洲在地方一千五百里，洲四面四海之中央，有弱水繞之，鴻毛不浮，不可越也。洲上多鳳麟，數萬各爲羣，仙家煮鳳喙及麟角，合煎爲膏，名之爲續弦膠，或名連金泥，此膠能

續弓絃及刀劍斷折之金異物也。山海經曰：帝之平圃。郭注云：卽玄圃也。穆天子傳曰：乃爲銘述于玄圃之上。

浮丘迎子晉若士避盧敖。

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于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

蓋山二十餘年。神仙傳曰：若士者，仙人也。燕人盧敖者，秦時遊北海，而見若士。若士曰：一舉而千里，吾猶未之能。今子始至于此，乃語窮，豈不陋哉。

經餐林慮李，舊食綏山桃。

神仙傳曰：林慮山，一名隆慮，其山高連大行，北

接恆岳，有仙人樓高五十丈。漢書地理志：河內郡隆慮，應劭曰：隆慮山在北，避瘍帝名，改曰林慮。師古曰：慮音慮。隋書地理志云：魏郡林慮縣，有林慮，洪仙人臺，澗水，其食李之事未詳。列仙傳曰：葛由者，卷人也。周成王時，好刻木羊賣之，一日騎羊而入西蜀，蜀中王侯

貴人，遣之上綏山，隨之者不復，皆得仙道。故里諺曰：綏山一桃，雖不得仙亦足以豪。

成丹須竹節，刻髓用蘆刀。

神仙傳曰：沈文泰，李文淵，以竹根汁煮丹。漢書郊祀志曰：先鬻鶴髓，師古曰：鬻，古賣字。髓，古髓字。鬻，取汁以漬

穀子也。此云刻髓，疑刻鶴髓也。無妨隱士去，卽是賢人逃。

神仙傳曰：白石先生好禮拜事神，讀幽經太素傳。彭祖問之曰：何不服昇天之藥？蒼曰：天上多至尊相，奉事更苦於人間。故時人號白石先生爲隱遁仙人，以其不

汲汲於昇天，爲仙官，亦猶不求聞達者也。

烏夜啼

唐書樂志云：烏夜啼者，宋臨江王義慶所作也。元嘉中，徙彭城王義康于豫章，義慶時爲江州，至鎮相見而哭，文帝聞而怪之，徵還。慶大懼，伎妾夜聞烏夜啼聲，扣齋閣云：明日應有赦。其年更爲南兗州刺史，因此作歌，故其和云：籠牕牕不開，烏夜

啼。夜夜望郎來，今所傳歌似非義本音。辭曰：歌舞諸少年，娉婷無種跡，菖蒲花可憐，聞名不相識。

桂樹懸知遠。風竿詎肯低。

古樂府曰：鳥生八九子，端坐秦樹桂樹間。三輔黃圖曰：長安宮南有相風銅鳥，遇風乃動。

獨憐明月夜，孤飛猶未棲。

魏武帝樂府曰：月明星稀，鳥鵲南飛。

繞枝三匝，何枝可依。虎賁誰見惜，御史詎相攜。

漢明帝起居注曰：上東巡秦山，到滎陽，有鳥飛鳴來輿上，虎賁王吉射之，中而視曰：鳥鳴啞啞，引弓射之，洞左腋，陛下壽萬萬，臣爲二千石，賜錢二萬。漢書朱博傳曰：御史府

舍百餘區，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鳥，鳥去不來，長老異之。

誰言入絃管，終是曲中啼。

怨歌行

怨歌行者，自喻信本吳人，羈旅長安，同于女子傷嫁，如烏孫馬上之曲，明妃出塞之詞也。

家住金陵縣前，嫁得長安少年。

吳錄曰：張絃言于孫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曰金陵。謝朓鼓吹曲云：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真譜曰：金陵古名伏龍，句曲山生金，漢靈帝時詔勅郡縣採句曲之金以充武庫。逮孫

權時，又遣宿衛人採金，常輸官，兵帥百家，遂屯居伏龍之地，因改爲金陵之墟。時梁都建業，卽金陵之地，長安西魏所都，言已聘魏，不歸也。

回頭望鄉淚落，不知何處天邊。胡塵幾日應盡。

漢月何時更圓。

漢書鄒陽上書曰：今胡數涉河北，上覆飛鳥。蘇林曰：胡來人馬之盛，揚塵上覆飛鳥也。鮑照詩曰：舉袖拂胡塵，任

以攻戰，月虧則退兵。爲君能歌此曲，不覺心隨斷弦。

舞媚娘

朝來戶前照鏡，含笑盈盈自看。

古詩曰：盈盈樓上女。

眉心濃黛直點，額角輕黃細安。

釋名曰：黛，代也。滅去眉毛，以此畫代其處也。梁簡文帝詩云：同安髮裏撥。

吳作額間黃，後周天元帝令宮人黃眉墨妝，其風流于後世。

祗疑落花謾去，復道春風不還。少年惟有歡樂，飲酒那得留殘。

一作錢。

烏夜啼

促柱繁絃非子夜，歌聲舞態異前溪。

後漢侯瑾箏賦曰：急絃促柱，變調改曲。顧野王箏賦曰：調宮商于促柱，轉妙音于繁絃。蜀都賦曰：起西音于促柱。呂向云：促柱急絃也。宋書樂志曰：子夜歌者，有女子名

子夜，造此聲。晉孝武太元中，瑯琊王軻之家，有鬼歌子夜，殷允為豫章時，豫章儒人庾僧度家，亦有鬼歌子夜，殷允為豫章，亦是太元中。則子夜是此時以前人也。又按樂志曰：子夜歌者，晉曲也。晉有女子名子夜，造此聲，聲過哀苦，後人更為四時行樂之歌，謂之子夜四時歌。又有大子夜歌、子夜警歌、子夜變歌，皆曲之變也。宋書樂志曰：前漢歌者，晉車騎沈玩所制，都昂樂府題辭曰：前漢舞曲也。

御史府中何處宿，洛陽城頭那得棲。

御史注見前篇。烏夜啼續漢書曰：桓

帝之初，京都童謠曰：城上烏，尾畢。後漢都洛陽，故云洛陽城頭也。

彈琴蜀郡卓家女，織錦秦川竇氏妻。

一作織錦城頭劉氏妻。史記司馬相如傳曰：臨邛富人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臨

邛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間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惟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織錦迴文詩序曰：竇鞫，秦州被徙沙漠，其妻蘇氏，秦州臨去別蘇，誓不更娶，至沙漠

便娶婦。蘇氏織錦端中。作此
迴文詩以贈之。符國時人也。

詎不自驚長淚落。

一作渡洛。

到頭

一作處。又作道。

啼鳥恆夜

一作何處。啼。

燕歌行

歌錄曰：燕地名，猶楚苑之類。起自魏文帝。周書王褒傳云：褒曾作燕歌行，妙蓋關塞苦寒之狀。元帝及諸文士並和之，而競爲懷切之詞。後元帝出降，褒與衆方出，至此方驗，故信亦有此歌矣。

代北雲氣晝昏昏，千里飛蓬無復根。

漢書地理志曰：代郡秦置，屬幽州。應劭曰：故代國燕地，在趙代之北也。商君書曰：夫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王僧達和鄒郡王詠古詩云：仲秋邊風起，孤蓬

卷霧根，白日無精。

寒雁嚶嚶

一作丁丁。又作一一。

渡遼水，桑葉紛紛落薊門。

毛詩曰：嚶嚶雁，楚辭曰：雁嚶嚶而南遊。王逸曰：雌雄和樂羣戲行也。鮑照鳴雁行：嚶嚶鳴雁，始且漢

舊地理志曰：玄菟郡高句驪，遼山遼水所出。西南至遼隊，入大遼水。大遼水出塞外，南至安市入海。曹子建詩曰：出自薊北門，遙望胡地桑。漢書曰：薊，燕國也。水經注曰：薊則西北有薊丘，因取名焉。

晉陽山頭無箭竹，疎勒

城中乏水源。

史記曰：智伯率韓魏攻趙，趙宣子奔保晉陽。原過後，至于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爲我，以是遺母郵。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毋郵。余霍泰山，山陽侯天

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智氏。女亦立我百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三國攻晉陽，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沒者三版。襄子懼，乃夜便相張孟同，私于韓魏，韓魏合謀，三國滅智氏，共分其地，遂祠三神于百邑，使原過主霍太山祠祀。戰國策曰：智伯將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談曰：臣聞董安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苦楚，麋之，其高至丈餘。君發而試之，其堅則箇露之勁，不能過也。君曰：矢足矣。范曄後漢書曰：耿恭，字伯宗，爲戍，已校尉，恭以疏勒城，餽有澗水可固，乃據之。匈奴擁絕澗水，恭于城中穿井十五丈，不

得水。恭仰嘆曰：昔貳師將軍取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驅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飛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示處，處以為神明，引去。漢書西域傳曰：疏勒國王治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言趙氏遣晉陽之難，耿恭被疏勒之圍。此時天吏不來，井泉尙竭，究何能為？以此見事出天定，不可強求，不如早歸也。下文言離別勸歸之事。

屬國征戍久離居，陽關音信絕能疎。
漢書昭帝紀曰：移中監蘇武前使匈奴單于庭十九歲，還奉使全節，以武為典屬國。如淳曰：以其久在外國，知邊事，故令典主諸屬國。師古曰：典屬國本秦官，漢因之，掌歸義蠻夷屬官。有九譯令，後省并鴻臚。地理志曰：敦煌郡龍勒有陽關。

願得魯連飛一箭，持寄思歸燕將書。
史記曰：魯仲連，齊人。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于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嘆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

渡遼本自有將軍，寒風蕭蕭生水紋。
漢書曰：昭帝元鳳三年，遼東烏桓反，以遼水往擊之，故以度遼為官號。漢官儀曰：度遼將軍屯五原曼柏縣也。楚辭曰：秋風兮蕭蕭。

妾驚甘泉足烽火，君訝漁陽少一作陣雲。
漢書曰：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

自從將軍出細柳，蕩子空牀難獨守。
漢書曰：河

內太守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張揖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師古曰：匈奴傳云：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此則細柳不在渭北，揖說是也。古詩曰：昔為倡家女，今為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李善注云：列子曰：有人去鄉土，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世謂之為狂蕩之人也。呂延濟曰：婦人比夫為蕩子，言夫從征役也。

盤龍明鏡餉秦嘉，辟惡生香寄韓壽。
漢秦嘉字士會，隴西人，嘉為上郡掾，其妻徐淑，寢疾，還不獲面別，贈詩三章，有寶釵好耀首，明

歸者，世謂之為狂蕩之人也。呂延濟曰：婦人比夫為蕩子，言夫從征役也。

鑿可鑿形之句，妻亦答詩。見玉臺新詠。晉書曰：韓壽與賈充女私，時西域貢奇香，一着人經月不脫。武帝以賜充，充女盜以予壽，充僚屬聞其分，覩稱于充，充知與壽私也，祕之以女妻壽。

不復久。

玉臺作不能食。左傳昭十七年，郟子曰：玄鳥氏，司分者也。杜預曰：玄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郭璞曰：詩云：燕燕于飛，一名玄鳥。齊人呼馭按蠶三脩三起，俗稱蠶眠。

春分燕來能幾日，二月蠶眠洛陽遊絲百丈連，黃河春冰

千片穿。

沈約三月三日詩曰：遊絲映空。轉禮云：立春後十日魚上冰。

桃花顏色好如

一作如好

馬榆莢新開巧似

似細錢

爾雅釋畜曰：黃白雜毛，駮。郭璞曰：今桃花馬。春秋元

命苞云：三月榆莢落。漢書曰：漢興以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榆莢錢。

蒲桃一杯千日醉，無事九轉學神仙。

博物志云：西域有蒲萄酒，積年不敗。彼俗云：可十年飲之，醉彌月，乃解。所食愈少，心開愈益。所

食愈多，心愈塞，年愈損焉。又云：中山有酒，飲者千口醉。劉玄石于酒家沽酒，以千日酒飲之，至家大醉，以爲死，葬之。後酒家千日後往視之，開棺，醉始醒也。抱朴子云：一轉之丹，服之三年得仙；二轉之丹，服之二年得仙；三轉之丹，服之一年得仙；四轉之丹，服之半年得

仙。五轉之丹，服之百日得仙；六轉，四十日得仙；七轉，二十日得仙；八轉，十日得仙；九轉之丹，服之三日得仙。若取九轉之丹，內神鼎中，夏至之後，爆之鼎熱，翕然煙燄俱起，神光五色，卽化爲還丹，取而服之一刀圭，卽白日昇天。

定取金丹作幾

服能令華表得千年。

抱朴子曰：昔左元放于天柱山中精鬼，而神人授之金丹，仙經。夫金丹之爲物，燒之愈久，變化愈妙。黃金入火百煉不消，埋之畢天不朽，服此二藥，煉人身體，故能令人不老不死。述異記曰：廣州東界有文種之

墓，墓下有石華表柱，搜神記云。

燕昭王墓前有千年華表樹。

楊柳歌

樂府

河邊楊柳百丈枝。別有長條踈

一作宛

地垂。河水衝激根株危。倏忽河中風浪吹。可憐巢裏鳳凰兒。無故

當年生別離。流槎一去上天池。織女支機當

一作將

見隨

荆楚歲時記曰。漢武帝令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樓經月。而

而還。後為東方朔所識。天池猶言天河。

誰言從來蔭數國。直用東南一小枝。

論衡曰。日且出扶桑。暮入細柳。扶桑東方之地。細柳西方之地。此歌楊柳以日有細柳之稱。故云。蔭數國者。謂日也。齊王靈碑

云。若木一枝。旁蔭數國。若木亦日也。廬江焦仲卿詩云。自掛東南枝。此楊柳歌亦離別之語。怨辭也。

昔日公子出南皮。何處相尋玄武陂。

漢書渤海郡有南皮縣。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

不可忘。魏都賦曰。堯以玄武。劉淵林注。玄武苑在鄴西苑中。魏文帝玄武陂詩。兄弟共行遊。驅車出西城。柳垂重陰綠。向我池邊生。

駿馬翩翩西北馳。左右彎弧仰月支。

曹植白馬篇曰。白馬飾金羈。連翩西

北馳。又云。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李善注云。邯鄲淳藝經曰。馬射左邊為月支。三枚馬蹄一枚。

連錢障泥渡水騎。白玉手板落盤螭。

晉書曰。王濟善解馬性。嘗乘一馬。着連乾障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

云。此必惜障泥。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預謂濟有馬癖。樂府詩云。鐵驢金面青連錢。說文曰。笏。手板也。玉藻云。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魚須。士飾象骨。郡國志曰。晉明帝為太子時。嘗戲殿前。以玉手板弄銅盤螭口中板。溜入螭腹中。不能出。後見一白鼠。出入螭口。

君言丈夫無意氣。試問燕山那得碑。

古詩。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為。後漢書曰。竇憲與北單于戰于稽落山。破之。刻石燕然山。言志求立功者多。燕山勒名幾人也。

鳳凰新管蕭史

吹。朱鳥春窗玉女窺。

列仙傳曰。蕭史者。秦穆公時人也。善吹簫。穆公有女號弄玉。好之。遂以妻焉。遂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吹似鳳凰。鳳凰來止其屋。為作鳳臺。夫婦止其下。不數年。一旦隨鳳凰飛去。故秦氏作鳳女詞。有簫聲。朱

鳥朱雀南方神也。錄幅殿賦曰：朱鳥舒翼，以峙衡魯靈光殿賦曰：玉女窺牕而下視。銜雲酒盃亦瑪瑙。照日食螺紫琉璃。王子年拾遺記曰：有丹丘之國，獻瑪瑙盃，

也。瑪瑙石類也。南方者爲之勝。今善別馬者，死則破其腦，視之其色如血者，則日行萬里，能騰飛空虛。今爲器多用赤色，若是人工所製，多不成器，成器亦朴拙。其國人聽馬鳴，則別其腦色。丹丘之地，有夜叉駒駝之鬼，能以赤馬腦爲瓶盃及樂器，皆精妙，輕麗。中國人

有用者，魑魅不能逢之。一說云：馬腦者，言是惡鬼之血凝成此物。丹丘之野多鬼血，化爲丹石，則瑪瑙也。可鑄以爲器。當黃帝時，瑪瑙

寶至堯時，猶存甘露，謂之寶露。至漢東方朔識之，乃作寶露銘曰：寶露生于露壇，祥風起于月館，是也。今云銜雲酒盃者，若漢承露盤

矣。世說新語曰：武帝嘗降王武子，供饌盤，悉用琉璃器。廣志曰：琉璃出黃支斯調大秦日南諸國。魏略曰：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紺、縹、紅、紫十種琉璃。南州異物志曰：琉璃本質是石，欲作器以自然灰治之，自然灰狀如黃灰，生南海濱。百年霜露

奄離披，一旦功名不可爲。楚辭曰：白露既下百，草兮奄離披此梧楸。定是懷王作計悞，無事翻覆用張儀。史記曰：秦欲伐齊，齊與楚

佯去，秦厚幣委贖事楚曰：誠能絕齊，秦願獻商于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

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取楚之漢中地，而齊怒不救。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

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不如飲酒高陽池，日暮歸時倒接羅。晉書曰：山簡鎮襄陽，優游卒歲，

張儀聞之，乃請如楚，復釋去張儀，懷王竟死于秦。惟酒是耽，諸習氏荆土豪族，有

佳園池，簡每出游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兒童歌曰：山公至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羅，舉兵向葛疆，何如井州兒。武昌城下誰見移，官渡營前那可

一作知。晉陽秋曰：陶侃練核庶事，勤務稼穡，雖戍陳武士，皆勸勵之，性纖密，好問，頗類趙廣漢。嘗課營種柳，都尉夏施盜拔武昌郡

上與袁紹戰于官度時余從行始植斯柳自彼迄今十五載矣感物傷懷乃作斯賦又王粲亦有柳賦蓋同作也

獨憶飛絮鵝毛下非復青絲馬尾垂

晉書謝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羅敷行曰青絲繫

馬尾言楊花吹落柳葉凋殘其色不復青也鵝毛馬尾取其相似也

欲與梅花留一曲共將長笛管中吹

笛中有落梅花曲鮑昭樂府有梅花落崔豹古今注稱李延年有折楊柳黃華子等八曲言曲有楊

柳之名欲與笛裏

梅花共吹之也

庾子山集卷之六

錢唐倪璠魯玉註釋

郊廟歌辭

隋書樂志曰。周太祖迎魏武入關。樂聲皆闕。恭帝元年。平荊州。大獲梁氏樂器。以屬有司。有司詳定。雖著其文。竟未之行也。閔帝受禪。居位日淺。明帝雖革魏氏之樂。而未臻雅正。天和元年。武帝初造山雲舞。以備六代。南北郊壇。大廟禘樂。具用六舞。六代大夏。大濩。大武。正德。武德。山雲之舞也。於是正定雅音。爲郊廟樂。創造鐘律。頗得其宜。宣帝嗣位。皆循用之。無所改作。按隋書所采。皆子山之辭。周書云。天和元年。冬十月。初造山雲舞。以備六代之樂。建德三年。冬十月。六代樂成。集中有賀新樂表。是周武帝時郊廟燕射。使子山作辭也。

周祀圓丘歌

圓丘。禘之大祭。祀昊天上帝。北極耀道寶之神。冬至祭之。周禮所謂祀大神是也。此天爲大天。對五帝爲小天。其祭用蒼璧蒼瓊蒼幣。皆以象天。所謂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樂用圓鐘之等。周禮曰。冬至於地上之圓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鄭注云。天神則主北辰。又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此圓丘之祭也。祭灋曰。周人禘饗而郊稷。謂此祭天圓丘。以饗配之也。圓丘比郊。則圓丘爲大。若以郊對五時之迎氣。則郊爲大。郊祀感精之帝。祖之所自出者也。五時迎

氣祀五帝俱各有配。注見下篇。禮疏皇氏云：天有六天，歲有八祭，冬至圓丘一也，夏正郊天二也，五時迎氣五也，邇前爲七也，九月大饗八也。雩與郊禘爲祈祭，不在數。崔氏以雩爲常祭九也。隋書禮儀志曰：祭天之數終歲有九，圓丘三年一行，若圓丘之年祭，天有九，若天不通圓丘之祭，終歲有八，此則鄭學之所宗也。一云：惟有昊天無五精之帝，而一天歲二祭壇位，一圓丘之祭，卽是南郊，南郊之祭，卽是圓丘，日南至於其上，以祭天，春又一祭，以祈農事，謂之二祭，無別天，此則王學之所宗也。梁陳以降，議者各宗所師，故郊丘互有變易。自晉太始二年，並圓丘於南郊，云王鄭異學，各宗所師者，王肅難鄭，以爲郊卽圓丘，圓丘卽郊，按圓丘配以帝，魯南郊配以稷，郊丘本異，何得混而爲一？又王肅引郊特牲文以難鄭，以爲周郊日以至，與圓丘同配，后稷先儒引鄭注，以魯禮無冬至祭天，圓丘之事，故以建子之月郊天，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郊特牲文是魯禮，非周郊也。禮疏言之甚悉，且祭法云：周人禘饗而郊，稷明是稷，卑於饗，故丘大於郊，若郊丘同配，后稷則祭法直云：周人禘稷而郊，稷矣，何緣更配帝，饗乎？知其肅之妄也。隋書禮儀志曰：後周憲章姬周，祭祀之式，多依儀禮，司量掌爲壇之制，圓丘三成，崇一丈二尺，深二丈，上徑六丈，十有二階，每等十有二節，在國陽七里之郊，圓壇徑三百步，內壇半之，方一成，下崇一丈，徑六丈八尺，上崇五尺，方四丈八方，方一階，階十級，級一尺，南郊爲方壇，於國南五里，其崇一丈二尺，其廣四丈，其壇方百二十步，內壇半之，按此知圓丘與南郊爲二，與周禮同，然爾雅云：非人爲之丘，泰壇則人功所作，圓丘與泰壇別，謂之丘者，凡地上之丘，皆可祭焉，無常處，今後周圓丘有壇，在國陽七里之郊，南郊之壇，在國陽五里，各有常處，俱從人功爲異于古也。又隋書禮儀志曰：後周圓丘及南郊，並正月上辛，按周禮，冬日至於地上之圓丘，不用正月上辛，不知此正月上辛之日，先往圓丘，後往南郊乎？此又異於姬周之處也。隋書所志，豈其誤耶？依周禮鄭氏之義，圓丘宜用冬日，至從周禮之文也，南郊宜用夏正，建寅之月，從郊特牲所謂郊之祭，迎長日之日是也，若用王肅之說，如郊卽圓丘等語，則郊祭亦在建子之月，至建寅月，又祈穀郊祭，亦非並用正月上辛，後周之制，一遵周禮，必申鄭義，且郊丘旣別，不從王肅僞學，其禮儀憲章，漢魏以來所未曾有，故上辛之說，疑其誤矣。又隋書禮儀志曰：後周圓丘，則以其先炎帝神

農氏配昊天上帝於其上。周書帝紀曰：其先出自炎帝神農氏，爲黃帝所滅。子孫遜居朔野，有葛烏菟者，雄武多算略，鮮卑慕之，奉以爲主，遂總十二部落，世爲大人。其後曰普回，因狩得玉璽三紐，有文曰：皇帝璽，普回心異之，以爲天授。其俗謂天曰字，謂君曰文，因號宇文，并以氏焉。是其系出炎帝之事也。姬周圓丘，以帝嚳配昊天上帝，後周圓丘，以神農配昊天上帝，遠祖之尊，以配遠尊天帝，一依古制矣。

昭夏

降神。昭夏詩篇，歌之則爲樂章。周禮有三夏九夏，鄭注所謂樂章名也。大司樂云：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鼗展之。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鄭注云：三夏樂章名，鍾師云：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齊夏，族夏，祓夏，驚夏。鄭注云：以鐘鼓者，先擊鐘，次擊鼓，以奏九夏。夏，大也。樂之大，歌有九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後周本之，而作昭夏，皇夏，雍夏，其卽姬周三夏之遺與。

重陽禮祀大報天

馬融廣成頌曰：超荒忽，出重陽，章懷太子注云：重陽，天也。周禮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注云：禋之言煙，周人尙臭，煙氣之臭聞者，左氏傳曰：以致其禋祀。杜注云：禋，敬也。又隱十一年注云：潔齊以享謂之禋。

禮記郊特牲云：大報天而主日也。祭義亦云：大報天矣。

隋書

丙午封壇肅且圓

丙午在南方，言其在國之陽也。鄭氏之義，丙取其炳，明午取其鄂，布也。隋書禮儀志云：後周司量掌爲壇之制，圓墜徑三百步，內墜半之。

竹之管雲和絃

周禮曰：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

神光未下風肅然

神光，言神之光彩也。宣帝紀曰：薦鬯之夕，神光交錯，封禪書曰：神君最貴者太乙，其佐曰太禁，司命之屬皆從。

之不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言天帝之神未嘗下，而其風肅然如至也。

王城七里通天臺

隋書禮儀志稱後周圓丘在國陽七里之郊，故云王城七里。張衡東京賦曰：然後以建王城，今云王城後周所。

都長安也。漢書武帝紀曰：元封二年，作甘泉通天臺。師古曰：言此臺高上通於天也。漢書儀云：高三十丈，望見長安，言圓丘在長安七里，築壇之高，若漢通天臺也。

紫微斜照影徘徊

禮記正義曰：冬至祭昊天上帝者，春秋緯云：紫微爲

大帝北極耀迫寶是也。其配之人曰帝嚳。故祭灋云。周人禘嚳。樂汁徵圖曰。天宮紫微北極天一太一。史記封禪書索隱注云。春秋合誠圖曰。紫微大帝室。太一之精也。漢書樂志曰。神裴回若留放。裴回與徘徊字同。連珠合璧重光來。

後漢書天文志曰。三皇邁化。協神純朴。謂五星如連珠。日月如合璧。化由自然。民不犯慝。亦見竹書紀年。天策暨轉勾陳開。左氏傳曰。天策焯焯。杜預曰。天策傳說星。天文志曰。勾陳六星在紫宮中。鈎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曰

耀迫寶。主御神靈。執萬神圖。

皇夏

皇帝入門。周禮王出入則奏王夏。釋曰。王出入謂王將祭祀入廟門。升祭訖出廟門。皆令奏王夏也。按姬周承二王之後。天子稱王。故云王夏。秦兼稱皇帝。漢魏以來因之。不改皇帝。出入得稱皇夏矣。

旌迴外壇。蹕靜郊門。

爾雅曰。注旄首曰旌。郭注云。載旄於竿頭。如今之幢。亦有旒。周禮凡祭祀社壇用瓦甃。鄭注云。壇謂委土為壇。壇所以祭也。旌迴外壇者。言旌旗迴繞於壇壇也。云外壇者。壇有外壇內壇。所謂圓壇徑三百步內

壇半之是也。周禮曰。大祭祀設門燎。蹕宮門廟門。鄭司農云。蹕謂止行者清道。若今時敵蹕。云郊門者。言圓丘在國陽七里之郊也。千乘按轡萬騎雲屯。蔡邕獨斷。大駕備千乘萬騎。東都賦。千乘雷動。萬騎紛紜。濟曰。千乘萬騎。天子

法駕。藉茅無咎。掃地惟尊。易曰。藉用白茅。無咎。郊特牲曰。掃地而祭。於其實也。又禮器云。禮有以下為貴者。至敬不壇。掃地而祭。正義曰。至敬不壇。掃地而祭者。謂祭五方之天。燔柴於壇下。掃地而設正祭。此周法也。然特牲謂

也。郊天之祀。禮器指五方之天。至於園丘。為地上之丘。祭無常處。愈尊愈質。揖讓展禮。衡璜節步。周禮天官玉府云。共王之服玉。今後周既已。築壇則燔柴在壇。正祭於地。擬於夏正。郊天五方迎氣矣。佩玉珠玉。鄭注引詩傳曰。佩玉

上有慈衡。下有雙璜。衡牙蠟珠。以納其間。釋文云。珩音衡。佩上玉也。半璧曰璜。星漢就列。風雲相顧。河圖括地象曰。河精上為天漢。言星漢如就列位。風雲流行若相顧盼也。取法於天。降其永祚。

昭夏

組入 取周禮牲出入則奏昭夏之義也。

日至大禮豐犧上辰

日至日南至也。周禮大司樂云：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是也。後周禮儀：若依隋志所云，用正月上辛，則此日至謂長日之至。郊特牲云：迎長日之至也。按禮昊天上帝之神，必於冬至以天是陽，冬至一陽生。

還於陽生之日祭之。周禮鄭注：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又鄭注郊特牲文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建寅之月，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然彼是郊祭，非圜丘也。圜丘之祭，必用冬至，以隋志有後周並用正月上辛之文，故兩述之。大禮謂圜丘之祭，禘之最大者也。鄭康成曰：犧，純黑色也。周禮馮相氏云：十有二辰，釋云：謂子丑寅卯之等，十有二辰也。豐犧，言犧牛豐美也。上辰，言上吉之辰也。

牲牢脩牧，繭栗毛純

禮記曰：祭天特牲，又王制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漢書郊

祀歌曰：牲繭栗，粢盛香。師古曰：繭栗，言角之小如繭及栗之形也。信南山之詩曰：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營箋云：毛以告純也。楚語曰：觀射父云：毛以示物，章昭曰：物色是毛以告純。

俎豆斯立，陶匏以陳

論語子曰：俎豆之事

則嘗聞之矣。孔安國云：俎，豆禮器。郊特牲云：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

大報反命，居陽兆日

郊特牲曰：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鄭注云：大猶徧也。天之神日爲尊，日太陽之精也。

六變鼓鐘，二

和琴瑟。周禮大司樂云：凡樂圍鐘爲宮，黃鐘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靈鼓鼈鼓，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

俎奇豆偶，惟誠惟質

禮記郊特牲云：鼎俎奇而

籩豆偶，陰陽之義也。正義曰：鼎，俎奇者，聘禮牛一羊二豕三魚四腊五腸胃六膚七鮮魚八鮮腊九也。是鼎九其數奇也。正鼎九鼎，別一俎，俎亦九也。又少牢陳五鼎，特牲三鼎，皆是鼎俎奇也。籩豆偶者，掌客云：上公豆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又禮器云：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大夫八，下大夫六。案禮籩與豆同，是籩豆偶也。云誠質者，郊特牲曰：用饋貴誠也。又云：掃地而祭，於其質也。漢書郊祀志曰：貴誠尚質，不修其文也。

昭夏 奠玉帛 此言禮神之玉帛也

圓玉已奠。蒼幣斯陳。瑞形成象。璧氣含春。
周禮以蒼璧禮天。又云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鄭注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

圓者為璧。故云圓玉。蒼璧禮天。幣從其色。故云蒼幣。瑞形成象者。以圓璧為瑞玉。其形類天象也。璧氣含春者。春為蒼精。祭天用蒼璧。蒼是東方之色。故云含春也。禮從天數。智總圓神。
禮從天數。亦謂牲幣之類。智總圓神。謂璧之圓

也。易曰。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為祈為祀。至敬咸遵。
郊特牲。鄭注曰。祈。猶求也。謂祈福。祥求永貞也。漢書郊祀志曰。洪範八政。三曰祀。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神明也。

皇夏 皇帝升壇

七里是仰。八陛有憑。
七里。即隋志所稱後周圓丘在國陽七里之郊。是也。八陛。謂壇也。司馬彪續漢書祭祀志云。壇有八陛。通道以為門。三輔黃圖曰。上帝壇八。觚。神道八。通廣三十步也。按周禮疏稱圓丘者。爾雅土之高者曰丘。取

自然之丘。圍者象天。圍既取丘之自然。則未必要在郊。無問東西南北方皆可。後周圓丘在國陽七里。是定於南方。祭有常處矣。其為壇之制。崇高階級。各有丈尺。雖與郊壇。劃然為二。亦失自然為丘之義。七里八陛。乃是後周圓壇。非古姬周之圓丘也。就陽

之位。如日之升。
就陽位也。郊特牲文。鄭注云。日太陽之精也。如日之升。小雅天保之辭也。箋云。日始出而就明也。此言皇帝升壇。亦如日就陽位。初升時也。故引天保之詩云。如日矣。思虔肅肅。致敬繩繩。

周頌雖篇云。至止肅肅。大雅思齊云。肅肅在廟。爾雅曰。肅肅敬也。又云。恭也。大雅抑篇云。子孫繩繩。爾雅曰。繩繩。戒也。漢書郊祀歌曰。繩繩意變。備得其所。應劭曰。繩繩。謹敬更正意也。祀史陳信。玄象斯格。
左氏傳曰。其祀史陳信於

鬼神無愧辭。玄象，天象也。易曰：天玄而地黃，蒼玄是天色，言以誠格天也。

惟類之典，惟靈之澤，幽顯對揚，人神咫尺。

左氏傳曰：敢對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又曰：天威不遠，顏咫尺。杜預曰：言天鑒察

不遠，威嚴常在顏面之前。八寸曰咫，正義曰：賈逵亦云：八寸曰咫，說文云：周制寸尺咫尋皆以人之體爲法，中婦人手長八寸，謂之咫，周尺也。

雲門舞

皇帝初獻，作雲門之舞。周禮雲門之舞，冬日至，圜丘奏之，禮又曰：以樂舞教國子。雲門，大卷，鄭注云：此周所存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大卷，言其德如雲之所出，民得以有族類也。又五帝及日月星辰亦用之。周禮乃奏黃鐘歌，大

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是也。又按隋書方澤舞辭，同圜丘，是方澤亦用此舞辭也。周禮圜丘有雲門之舞，方澤有成池之舞，方澤舞辭似宜作成池舞，然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故可通用也。

獻以誠鬱以清

獻，謂初獻也。詩信南山云：祭以清酒，箋云：清，玄酒也。酒鬱鬱，五齊三酒也。祭之禮，先以鬱鬱降神，然後迎牲享於祖考，納享時。

山嶷舉，沈齊傾

周禮鄭注司尊彝云：山嶷，亦刻而畫之，爲山雲之形。

又天官冢宰曰：酒正辨五齊之名。五曰沈。齊，鄭注云：沈者，成酒而滓沈，如今清酒矣。

惟尙饗，洽皇情

禮記曰：惟聖人爲能饗帝。顏延年謙曲水詩曰：皇情爰眷，劉良曰：皇情，天子之情也。

降景福，通神明

毛詩曰：君子萬

年介爾景福。

雲門舞

皇帝初獻，配帝作雲門之舞。配帝，謂人帝炎帝神農氏也。祭法曰：禘饗而郊稷，謂祭天圜丘，以饗配之。後周圜丘，以其先炎帝神農氏配昊天上帝，法姬周帝饗配天之義也。按隋書方澤舞辭，同圜丘，知方澤配帝舞辭亦同也。又

按後周方丘，亦以神農配后地之祇，知二丘配帝同也。

長丘遠歷大電遙源弓藏高隴鼎沒寒門

史記正義曰黃帝母曰附寶之祁野見大電繞北斗樞星感而懷孕二十四月而生黃帝於壽丘史記曰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

也黃帝鑄鼎於荆山鼎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墮黃帝之弓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服虔曰寒門黃帝所仙之處也按此數語皆黃帝軒轅之事後周圓丘配以神農非配軒轅也然昊天至尊神農極遠後周遠祖於周無功徒以遠祖之尊以配遠尊天帝若姬周帝嚳矣且神農之事若炎政火官諸語偏屬五方迎氣攝穀未耨之用似雜祁穀郊壇天帝尊至昊天無所不該人帝配之至尊之前功績所著不宜雜引蓋以神農之世年代綿渺假稱軒皇之事以明天之所生有此靈異及沒還歸於天其立辭之慎如此非子山誤引也

人生於祖物本於天

禮記郊特牲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鄭注曰言俱本可以配也此言後周遠祖本炎帝神農氏猶萬物之生原

本昊天上帝所以圖丘配以

奠神配德迄用康年

配德謂德足配天也詩臣工云明昭上帝迄用康年

登歌

皇帝初獻及獻配帝畢奏登歌周禮曰大祭祀帥贊登歌鄭司農云登歌歌者在堂也釋曰凡大祭之時大師有此事一事言帥贊登歌者謂下神合樂皆升歌清廟故特作樂時太師帥取贊人登堂於西階之東北面坐而歌者與瑟以

歌詩也登歌之名蓋取諸此

歲之祥國之陽

周禮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辰十有二星之位辨其序事以會天位鄭注云歲謂太歲若今曆日太歲在某月某日某甲朔日直某也國之陽者言在國陽七里之郊也

蒼靈敬翠

雲長

蒼靈以天色蒼故云若後周圓丘亦用正月上辛則此蒼靈當謂春初句芒之神也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蒼曰靈府顏延年曲水詩序云蒼靈奉塗是也翠雲亦青色也

象爲飾龍爲章

周禮鄭注云象尊以象鳳

鳳。或曰以象骨飾尊。禮記曰：旅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正義曰：所建之旒十有二旒。龍爲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者旂十有二旒。象天數十二也。龍爲陽氣變化。日月以光照下。皆是象天也。
乘長日。坏蟄戶。郊特性曰郊之

祭也。迎長日之至也。若後周圜丘南郊二祭俱用正月上辛。則後周圜丘之祭亦在夏正建寅之月。鄭注所謂建寅迎長日。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者也。特性之文可通用矣。又按月令仲夏云：是月也日長至。正義曰：長至者謂此月之時日長之至極。太史漏刻夏正

晝漏六十五刻。夜漏三十五刻。是日長至也。又月令仲秋云：蟄蟲坏戶。鄭注云：坏，益也。蟄蟲益之謂稍小之也。按長日坏戶乃是夏秋之令。圜丘似非其時。然卑者不能兼尊。尊者可以該卑。非如四郊之祀各司其一也。
列雲漢。迎風雨。詩云。

倬彼雲漢。昭回於天。禮器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饗豐焉。疏云：蓋謂天地感祭而降雨澤也。又禮器云：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乃是四郊之文。四郊尙能感致。則圜丘之致祥瑞可知。
大呂歌。雲門舞。周禮。

大司樂。冬至圜丘之祭。有雲門之舞。則天神皆降。鄭注：天神主北辰者也。其上文云：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鄭注云：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按歌大呂所祀之天神非圜丘北極之大神也。祀圜丘之天神其樂用圜鐘之等列具。周禮無大呂之歌。歌大

呂者乃是五帝日月星辰之神。此借稱也。其雲門則是矣。
省滌濯。奠牲牲。周禮曰：大祭祀省牲。祇滌濯。又肆師云：立大祀用玉帛牲牲。左氏傳曰：吾牲牲肥腍。杜預曰：牲牛羊豕也。牲純色完全也。
鬱金酒。鳳凰樽。

周禮鬱人曰：凡祭祀和賓客之祿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鄭注云：築鬱金。養之以和。鬯酒又郊特性所謂鬱和鬯是也。周禮司尊彝有象尊。鄭司農云：象尊以象鳳凰。

皇夏 皇帝飲福 酒奏皇夏

國命在禮。君命在天。陳誠惟肅。飲禮惟虔。洽斯百禮。福以千年。
毛詩曰：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鉤陳掩映。天駟徘徊。
楊雄 甘泉

賦曰：伏鉤陳使當兵，服虔曰：鉤陳，紫宮外營，陳星，爾雅曰：天駟，房也。史記：天官書曰：房爲府，曰天駟。又曰：漢中四星曰天駟，索隱曰：詩紀歷樞云：房爲天馬，主車駕。彫禾飾竿，翠羽承轡。毛萇曰：竿，爵也。夏曰：醜曰：竿。周曰：爵。周禮：鄭注曰：竿，讀曰：稼。稼，聲。畫禾稼也。儀尊飾以翬，輸，魯神之所飲也。受斯茂祉，從天之來。

雍夏

徵篋奏雍夏。周禮樂師曰：及徹帥學士而歌徹。又云：徹歌。鄭注曰：徹者歌雍。雍在周頌，臣工之什。釋云：謂徹爲歌雍者。論語云：三家者以雍徹。孔子云：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惟天子乃可用雍詩。徹祭器大夫諸侯皆不得用雍。故云歌徹者。歌雍詩也。後周本此而作雍夏如周之歌雍。徹器用徹詩也。

禮將畢，樂將闌，迴日轡，動天關。

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王逸曰：羲和，日御也。漢書天文志曰：兩河天關間爲關梁。翠鳳搖和鸞響，五雲飛。三步上。翠鳳，旗也。

李斯上書曰：建翠鳳之旗。詩：蓂蕭云：和鸞，離離。毛傳曰：在軾曰和，在纜曰鸞。正義曰：和亦鈴也，以其與鸞相應和，故載見曰和鈴。中央是也。風爲馭，雲爲車，無轍迹，有煙霞。漢書曰：靈之車，結玄靈靈之下。若風馬傳

玄歌辭云：雲爲車兮風爲馬。左氏傳曰：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說文曰：霞，赤雲氣也。从古韻。車如字。霞，洪孤切。楚辭：遠遊篇云：餐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麤穢除。是霞與除同韻。與車並。在六魚矣。从今韻。車尺遮切。霞，胡加切。

暢皇情，休靈命，雨留甘，雲餘慶。

皇情，天子之情也。靈命，神靈之命也。詩：甫田云：以祈甘雨。漢書天文志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是謂慶雲。

皇夏

皇帝就望燎位，奏皇夏。周禮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注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積柴實牲體焉。釋曰：先積柴，次實牲，次取煙，義全於昊天也。

六典聯事九司咸則。

周禮曰太宰之職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又小宰之職云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一曰祭事之聯事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應

劭曰尚書曰禹作司空棄后稷契司徒皋陶作士師垂共工益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凡九官也。顏延年宋郊祀歌曰六典聯事九官列序。此云九司謂司空司徒之屬所司者有九官也。

率由舊章於焉允塞。

詩云不愆不忘。

率由舊章尚書舜

掌禮移次燔柴在焉。

周禮有掌次之官張大次小次鄭注云次謂帳也。注詳方澤皇夏爾雅曰祭天曰燔柴。郭注云既祭積薪燒之疏云祭天之禮積柴以實牲體玉帛而燔之使煙氣之臭上達

于天因名祭天曰燔柴也。燔柴在焉者按禮疏正祭於地燔柴在壇故禮記云掃地而祭。

煙升玉帛氣斂牲脰。

周禮肆師職曰立大祀用玉帛牲脰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幣。鄭司農曰大祀天地次祀日月星辰小祀司命後鄭大

祀又有宗廟次祀又有社稷五祀五嶽小祀又有司中風師雨師山川百物也。疏云經言立大祀用玉帛牲脰者天神中非直有升煙

玉帛牲亦有禮神者也。又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粢薪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注云禋之言煙燼積

也。詩曰芘芘械機薪之燼之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疏云禋祀中有玉帛牲脰三事實柴中則無玉惟有牲幣燼薪中但止有牲惟吳

天具之云煙升玉帛氣斂牲脰者以圓丘大祀全用玉帛牲脰也。又按祭祀有升煙之玉帛牲脰有禮神之玉帛牲脰此云升煙之玉

帛牲脰也。玉蒼璧帛蒼幣牲蒼犢。周禮牧人云掌共祭祀之牲脰祭用純色脰謂純色完全言毛體全具也。

休氣馨香膋芳昭晰。

詩曰取其血膋鄭箋曰膋脂膏也。血以告殺膋以升臭合之黍稷實之於蕭合馨香也。漢書郊祀志

歌曰膋膋蕭延四方季奇曰膋腸間脂也。蕭香蒿也。師古曰以蕭膋脂合馨香也。膋音來影反。膋音人說反。

翼翼虔心明明上徹。

詩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爾雅曰翼翼恭也。又云明明在上爾雅曰明明察也。郭云聰明鑒察也。

皇夏 皇帝還便 殿奏皇夏

郊廟歌辭

玉帛禮畢。神人事分。嚴承乃睠。瞻仰迴雲。輦路千門。王城九軌。

漢書曰。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左傳莊二十八年曰。楚伐鄭。入自純門。及達市。杜預云。達並九軌。周

禮曰。國中經塗九軌。

式道移候。司方迴指。

漢書曰。式道。左右中候也。左太冲吳都賦曰。指南司方。

得一惟清。於萬斯寧。

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侯王得

一以爲天下貞。

受茲景命。於天告成。

周祀方澤歌

隋書樂志云。方澤舞辭同圓丘。

方澤禘之大祭祀。地祇主崑崙之神。夏至祭之。周禮所謂祀大祇是也。大地對神州之地爲小地。方澤地之大祇主崑崙。與圓丘天之大神主北辰對。別一祭北郊祀神州。與南郊祀感精之帝對。是地有二祭。方澤居其一也。其祭用黃琮黃瓚黃犢黃幣。皆以象地。所謂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樂用兩鐘之等也。周禮曰。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養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鄭注曰。地祇則主崑崙。正義曰。言澤中方丘者。因高以事天。故於地上。因下以事地。故於澤中。取方丘者。水鍾曰澤。不可以水中設祭。故亦取自然之方丘。象地方故也。隋書禮儀志曰。祭地之數。一歲有二。方澤三年一行。若方澤之年。祭地有二。若地不通方澤之祭。終歲有一。此鄭學之所宗也。自晉太始二年。並方澤於北郊。後周祭祀之式。多依儀禮。方丘在國陰六里之郊。丘一成八方。下崇一丈。方六丈八尺。上崇五尺。方四丈。方一階。級一尺。其壘八面。徑百二十步。內壘半之。神州之壇崇一丈。方四丈。在北郊。方丘之右。其壘如方丘。按此知方丘與北郊爲二禮。地神有二。歲有二。祭。其一。是夏至之日。祭崑崙之神于方澤。其一。是夏正之月。祭神州之地祇于北郊。後周郊丘爲二。其制是也。然禮記爲高。必因丘陵。謂冬至祭天於圓丘之上也。爲下。必因川澤。謂夏至祭地于方澤之中也。又云。因天事天。因地事地。是凡澤中之方丘。皆可祭焉。亦取自然

之丘異于北郊神州之祇祭有常處者也。後周郊丘既別。一如周禮。而方丘在國陰六里。是祭有常處。其壇壝又有丈尺。陪級人力爲之。殊失自然之義。雖遵古制。然而改其實。素崇尚華飾矣。又隋書禮儀志曰。後周方丘。則以神農配后地之祇。神州以獻侯莫那配焉。知後周方丘與北郊二祭亦取周禮禘饗郊禴之義也。

報功陰澤。展禮玄郊。陰澤。方澤也。禮崑崙之地祇。必於夏至。以地是陰。夏至一陰生。遷于陰生之日。祭之義見禮疏。玄郊。謂後周方丘在國陰六里之郊也。北方黑神曰玄冥。故云玄郊。平琮鎮瑞。方鼎升

庖。周禮大宗伯云。以黃琮禮地。鄭注曰。琮八方象地。又庖人注云。庖之言苞也。裹肉曰包。苴。調歌孫竹。縮酒江茅。周禮澤中方丘之祭云。孫竹之管。鄭注云。孫枝竹之末生者也。桐孫亦然。左傳僖四年。管仲對曰。爾貢包茅不

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杜預曰。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爲縮酒。尙書包匭菁茅。郊特性云。縮酌用茅。鄭注云。沛之以茅。縮去滓也。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鄭興云。蕭字或爲菑。菑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縮。滲也。史記封禪書

曰。江淮之間。聲舒鐘鼓。器質陶匏。云。鐘鼓者。周禮大司樂所謂方澤之樂。函鐘之等。靈鼓。靈鼗。是郊特性云。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列曜秀華。凝芳都荔。漢書安世房中

歌曰。金支秀華。張晏曰。秀華中主有華豔也。臣瓚曰。樂上衆飾。有流遡羽葆。以黃金爲支。其首數散。若草木之秀華也。又歌曰。都荔蓬芳。皆窳桂華。孟康曰。都良。薛荔之香。鼓動桂華也。禮記曰。爲高必因丘陵。爲

下必因川澤。周禮曰。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雲飾山壘。蘭浮汎齊。周禮司尊彝云。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壘。鄭注云。山壘刻而畫之。爲山雲之形。又酒正曰。辨五齊之名。一曰汎齊。鄭

注云。汎者成而滓浮泛。日至之禮。歆茲大祭。周禮鄭注云。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也。此日至。謂夏日至也。

昭夏

奠玉帛。奏昭夏。

曰若厚載。欽明方澤。

易曰：坤厚載物。尚書曰：欽明。文思安安。孔傳曰：欽，敬也。

敢以敬恭。陳之玉帛。

玉謂黃璫也。帛謂黃幣也。此言禮神之玉帛也。

德包含養。功藏靈

迹。斯箱既千。子孫則百。

詩甫田曰：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大雅思齊曰：則百斯男。

登歌

初獻奏登歌。舞辭同圓丘。

質明孝敬。求陰順陽。壇有四陛。琮分八方。

漢書郊祀志曰：郊壇在雒陽城北四里。方壇四陛。按後周方丘在長安城北六里。亦有壇墮矣。周禮曰：以黃琮禮地。鄭注云：琮，八方象地也。

牲脰

蕩滌。蕭合馨香。

周禮牧人掌共祭祀之牲脰。鄭司農云：脰，純也。後鄭謂脰體完具。脰音全。又大宗伯云：祗滌濯。鄭注云：滌，濯。滌祭器也。此云蕩滌，言其潔也。禮記郊特牲曰：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燔蕭合羶薌。鄭注云：蕭，薌蒿也。

染以脂，合黍稷燒之。詩云：取蕭祭脂。羶當爲馨聲之誤也。

和鸞戾止。振鷺來翔。

左氏傳曰：錫鸞和鈴。昭其聲也。杜預曰：鸞在鏢。和在衡。毛詩傳曰：在軾曰和。在鏢曰鸞。戾，至也。詩序曰：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詩云：振鷺于飛。毛傳曰：

振振鷺飛。鷺，白鳥也。

威儀簡簡。鐘鼓喤喤。

詩執競云：鐘鼓喤喤。又云：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毛傳曰：喤，和也。簡，簡大也。

聲和孤竹。韻入空桑。

周禮鄭注曰：孤竹，竹特生者。述異記曰：空桑，生大野。

中爲琴瑟之。最者空桑也。

封中雲氣。坎上神光。

周禮封人掌設王之社壇。爲畿封而樹之。鄭注云：畿謂壇及壝埒也。畿上有封。若今時界矣。說文曰：坎，陷也。

下元之主。功深蓋藏。

樂動聲儀云下

元地氣也爲萬物始
生育長養蓋藏之主

皇夏

望坎位奏皇夏。周禮肆師云立大祀用玉帛牲醴。疏云地祇中非直瘞埋中有玉帛牲亦兼有禮神玉帛牲也。前祭天望燎位謂升煙玉帛牲也。此祭地望坎位謂瘞埋玉帛牲也。

司筵撤席掌禮移次

周禮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鄭康成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周禮有掌次張大次小次。鄭注云次謂幄也。大幄初往所止居也。小幄接祭退俟之處。祭義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雖

有強力執能支之是以退俟與諸侯代有事焉。云移次者周禮疏云兩次設幄大幄謂王侵晨至祭所祭時未到去壇墮之外遠處設大次王且止居也。接祭者與臣交接相代而祭去壇宜近置一小帷退俟之處也。

迴顧封壇恭臨坎

位

周禮有封人之職。注見上篇。坎居北方坎位陰位也。禮記曰祭地於大折在北郊在陰位也。韋昭曰折謂爲壇于昭晰地也。

瘞玉埋俎藏芬斂氣

禮記曰瘞埋於大折祭地也。按祭天有升煙之玉帛牲祭地有瘞埋之玉

帛牲升煙取其上達于天瘞埋取其藏斂於地故云藏芬斂氣也。

是曰就幽成斯地意

周祀五帝歌

五帝五方之帝與昊天上帝爲六王者之先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五天帝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汁光紀是也。五人帝太皞神農黃帝少皞顓頊是也。祀五天帝以五人帝配之。南郊祀感精之帝三代用之皆在夏正之月殷人則祭汁光紀。周人則祭靈威仰。祈穀郊天各祭所感之帝。周郊靈威仰以后稷配。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若五時迎氣迎春之時前帝後王皆祭靈威仰餘各以其時祭之。玉帛牲各如方之色。樂用黃鐘大呂等。饗祭大饗亦皆祀之。周禮曰祀

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脩具。又司服云。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此皆祀五帝之文也。春秋緯曰。紫微宮爲大帝。太微爲天庭。中有五帝座星。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協光紀。周禮鄭注曰。五帝蒼曰靈威仰。太昊食焉。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黃曰含樞紐。黃帝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黑曰汁光紀。顓頊食焉。黃帝亦於南郊。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謂汎配五帝也。王肅云。惟有昊天無五精之帝。五時迎氣。皆是祭五行之人帝。太皞屬。非祭天也。天稱皇天。亦稱上帝。直稱五帝五行。人帝亦得稱上帝。但不得稱天。故五時迎氣。及文武配祭明堂。皆祭人帝。非祭天也。按昊天及五帝。皆是天神。禮昊天以蒼璧。禮五帝以青圭等。各用其方之色。載在周禮。又司樂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鄭云。此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圜鐘之等。於圜丘奏之。天神皆降。鄭云。此天神主北辰者也。用樂本自不同。依王肅之說。均一天帝。郊即圜丘矣。圜丘即郊矣。五精之帝。又盡滅之矣。豈一天帝而忽用黃鐘。忽用圜鐘等乎。且五精既已無帝。則人帝何由感精而生。若太皞神農以下。又無故而爲東方之木。南方之火云云。必不然矣。知王肅之謬也。又按祀五帝者。夏正祭感生之帝。在於南郊。一也。孝經緯云。祭帝于南郊。就陽位是也。五時迎氣。在於四郊。黃帝亦於南郊。五也。通前爲六也。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鄭云。春迎青帝於東郊。夏迎赤帝於南郊。季夏迎黃帝亦於南郊。秋迎白帝於西郊。冬迎黑帝於北郊。是也。四月零祭五天帝。在於國城南。爲壇南郊之旁。七也。鄭注論語云。沂水在魯城南。零壇在其上。是也。九月大饗五帝。在於明堂。八也。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月令云。大饗帝是也。其感生之帝。則以后稷配之。五時迎氣及零祭。則以五方人帝配之。九月大饗五帝。則以五人帝及文武配之。文王配五天帝。武王配五人帝。此姬周之制。見於禮疏者也。按隋書禮儀志。稱後周憲章周禮。南郊以始祖獻侯莫那配。所感帝靈威仰於其上。即古后稷配天之義。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者也。餘無明文。以意解之。郊天以莫那配之。如后稷。此外又有五時迎氣及零祭五天帝靈威仰之屬。仍以五人帝太昊之屬配之。九月大饗五天帝。五人帝以文武配之者。當以周文帝宇文泰配之。如文王。周武帝宇文邕配之。如武王。宣帝時疑用是矣。云周祀五帝歌者。其

歌辭凡祀五帝皆可通用舞辭如南郊祀靈威仰用青帝雲門舞其下配帝舞獻侯莫那用之也五時迎氣其歌辭則五用之舞辭天人諸帝各以其方零及大饗則皆用之用樂不異以其皆是五帝故可同用此歌也隋書禮儀志云後周五郊壇其崇及去國如其行之數其廣皆四丈

其方俱百二十步內壇皆半之是也

皇夏

奠玉帛
奏皇夏

嘉玉惟芳嘉幣惟量成形依禮稟色隨方

曲禮曰玉曰嘉玉周禮曰及祀之日贊玉幣之事鄭注曰玉幣所以禮神玉與幣各如其方之色正義曰大宗伯云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又云青圭禮

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瑛禮北方季夏之月迎土氣於南郊亦用赤璋是其享神幣與玉各如其方之色也

神班其次歲禮惟常

神班其次者言東南西北中及天人之神各有班次也歲禮惟常者如正月南郊五時迎

氣四月零九月大饗每歲各有常祭也

威儀抑抑率由舊章

二語詩大雅假樂之詞毛傳曰抑抑美也

皇夏

初獻奏
皇夏

惟令之月惟嘉之辰

周禮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釋曰十有二月謂斗柄月建一辰十二月而周也十有二辰者謂子丑寅卯之等十有二辰也惟令之月如正月郊天五時迎氣四月零祭九月大饗皆為令月惟

嘉之辰如正月上辛以下皆為嘉辰言其吉也

司壇宿設掌史誠陳

周禮掌舍云為壇壝宮鄭云謂王行止宿平地築壇又委隴土起壝埒以為宮掌史即周禮太史小史也左傳晏子引趙武之言曰其視史祭祀陳信不愧杜預曰

視大視史大史也。言有司為壇宮。天子止官之處。已設掌史之官。於是陳其誠信也。

敢用明禮。言功上神。鈎陳旦闔。闔闔朝分。

星經曰。勾陳六星為六宮。亦主六軍。司馬相如大人賦曰。排闔闔而

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之歸。韋昭云。闔闔。天門也。淮南子曰。西極之山。闔闔之門。亦如之。

旒垂象冕。樂奏山雲。

周禮司服云。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鄭注云。服周冕首飾尊也。釋云。冕名雖同。其旒數則亦

有異。禮記郊特牲云。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鄭注。璪音早。

將迴霆策。暨轉天文。五運周環。四時代序。

五運。謂東方青木。南方赤火。中央黃土。西方白金。北方黑水。是也。四時。謂春正月。郊夏四

月。響。秋九月。大饗。春迎青帝於東郊。夏迎赤帝於南郊。季夏迎黃帝於南郊。秋迎白帝於西郊。冬迎黑帝於北郊。是也。五郊本。是五時。以郊黃帝。在季夏。與赤帝同在夏時。故稱四時也。

鱗次玉帛。循迴樽俎。

鱗次。玉帛者。言玉帛

以次陳之。若魚貫也。玉若青圭。赤璋。白琥。玄璜也。帛。幣也。幣與玉俱設。有禮神之幣。有從爵之幣。周禮立大祀。用玉帛。牲。此禮神之幣。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此從爵之幣也。見於禮疏。玉與幣同色者也。樽俎。禮器也。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是也。

神其

降之。介福斯許。

青帝雲門舞

皇帝初獻青帝。奏雲門之舞。青帝。謂天帝靈威仰之神。其色青。在于東方。主木。此蒼精之帝。祖之所自出者也。祭用青圭。牲幣亦如其器之色。河圖曰。蒼帝靈威仰。周禮雲門之舞。以祀天神。是其一也。祭青帝。每歲

有四。其一是正月上辛。祀感精之帝靈威仰。以后稷配之。天子出南門。在于南郊。祭法所謂郊稷是也。其一是迎春之祭。祀青帝靈威仰。以帝太皞配之。天子出東門。在于東郊。月令云。其帝太皞。又云。迎春于東郊。是也。其四月。饗祭。九月。大饗。皆以

大皞配之。此青帝居五天帝之一。姬周感生之帝。為青帝靈威仰。以后稷配。後周感生之帝。亦是青帝靈威仰。以莫那配。餘祀五帝俱同。惟南郊一祭。為特尊之。後周南郊迎春。及饗祭。大饗。汎配五帝。祀青帝用此舞辭也。

甲在日鳥中星

月令曰孟春之月其日甲乙史記天官書曰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曰東方木主春日甲乙義失者謂出歲星堯典曰日中星鳥以殷中春孔傳曰日中謂春分之日鳥南方朱鳥七宿殷正也春分之昏鳥星畢見以正仲

春之氣節轉以推季孟則可知

禮東后奠蒼靈

東后蒼靈謂東方青帝也周禮以青圭禮東方注云禮東方以立春謂蒼青之帝也顏延年曲水詩序曰蒼靈奉塗李善注云尙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蒼曰靈府鄭康成曰蒼帝靈

威仰之府也

樹春旗命青史

月令曰孟春之月載青旗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又云乃命太史守典奉法

候雁還東風起

呂氏春秋曰三月候雁來月令曰孟春之月東風解凍鴻雁來

歌木德舞震宮

月令孟春云盛德在木易說卦曰帝出乎震又云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

泗濱石龍門桐

禹貢曰泗濱浮磬周禮云龍門之琴瑟枚乘七發云龍門之桐是也

孟之月陽之

天

孟之月月令所云孟春之月也春爲陽故云陽之天南郊在正月上辛迎春在立春之日其雩祭大饗雖非正月以青帝所司在於春令亦得歌此矣

億斯慶兆斯年

月令曰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下下及兆民

配帝舞

皇帝初獻配帝奏舞配帝謂人帝也配青帝靈威仰者有二其爲南郊之祭配感精之帝與則以莫那配之其爲迎春之祭及雩祭大饗所祀東方之青帝與則以太皞配之姬周感生之帝爲靈威仰祈穀郊壇配以后稷後周感

生之帝亦靈威仰祈穀郊壇配以莫那其五方一定之配自古以來著德立功之人若迎春雩祭大饗姬周以太皞配者後周仍以太皞配之無所改作是配青帝者有二以其俱是配青帝靈威仰之神故同此舞辭也

帝出於震蒼德於神

易說卦曰帝出乎震蒼德于神者以人帝之神德配蒼帝靈威仰也

其明在日其位居春

言配青帝在于東方司職于春也祭義云大明生于東觀禮云拜日子東郊玉藻又

云朝日于東門之外也其位居春者南郊在正月上辛迎春在立春之日是也

勞以定國功以施人

若姬周后稷後周莫那皆開國之君謂其有勞於子孫有功於人民者也太皞雖遠亦自古著德立功者義兼之矣言從

配祀近取諸身

配祀謂南郊則為莫那五方則為太皞皆所以配青帝也易繫辭曰近取諸身

赤帝雲門舞

皇帝初獻赤帝奏雲門舞赤帝天帝赤燠怒之神在於南方主火其色赤河圖曰赤帝赤燠怒周禮雲門之舞以祀天神赤帝居其一也立夏之日祭之於南郊零祭大饗亦皆祭之其祭玉用赤璋牲幣亦如其色

樂用黃鐘大呂之等人

帝神農所配之帝也

招搖指午對南宮

淮南子曰仲夏之月招搖指午高誘曰招搖北斗第七星史記天官書曰南宮朱鳥

日月相會實沈中

左傳昭七年士文伯曰日月之會是謂辰孔安國洪範傳曰十二辰以紀日月

所會疏云會者日行遲月行疾俱循天度而行二十九日日過半月行一周天又前及日而與日會處為辰左傳昭元年子產曰參為晉星實沈參神也月令孟夏日在畢仲夏日在東井季夏日在柳鄭注云孟夏者日月會於實沈而斗建巳之辰帝王世記曰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曰實沈之次於辰在申謂之潛灘於律
離光布政動溫風 易曰相見乎離離也者南方之卦也月令季夏云溫風始至 純陽之月樂

炎精

鄭康成曰立夏迎赤帝於南郊純陽之月謂夏至以前為純陽到夏至一陰始生炎帝謂赤帝之神為火精也月令孟夏云其帝炎帝鄭注云赤精也彼雖人帝感此炎精矣

赤雀丹書飛送迎

史記索隱曰文耀鉤云南

宮赤帝其精為朱鳥呂氏春秋曰周文王時見大赤鳥銜書集於周社以南方赤色朱鳥屬夏故引朱雀丹書言其盛德在火也

朱絃絳鼓罄虔誠

朱絳皆赤色若青有青蒼二色萬物含矣朱絃絳鼓取其色之相似也

養各長生

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其政頌平則祥風至宋均曰景風也其來長養萬物

配帝舞

皇帝初獻配帝奏舞。配帝謂炎帝神農氏之神。五方人帝之一。月令云：其帝炎帝是也。立夏之祭，配天帝，赤燹怒於南郊，雩祭大饗，皆以神農氏配之。後周之祀，與姬周同也。

以炎為政，以火為官。

左傳昭十七年：鄭子曰：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杜預曰：以火紀事，名百官。

位司南陸，享配離壇。

續漢書曰：日行南陸，謂之夏。漢書魏相曰：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

司夏言神農氏乘離，司夏與天帝配享也。

三和實俎，百味浮蘭。

論語孔注云：俎，豆禮器。漢書曰：百末旨酒，布蘭生。

神其茂豫，天步艱難。

詩白華云：天步艱難。毛傳曰：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

不覆養也。

黃帝雲門舞

皇帝初獻黃帝奏雲門之舞。門之舞，以祀天神。黃帝居其一也。季夏之月，祭之亦於南郊。雩祭大饗，亦總祭之。其祭按月令用黃玉牲幣。

黃帝，天帝含樞紐之神，在於中央，主土，其色黃。河圖曰：黃帝含樞紐。周禮雲

各如其色。周禮疏云：在南郊亦用赤璋，牲幣如其色。樂用黃鐘大呂之等。人帝軒轅氏所配之帝也。

三光儀表正，四氣風雲同。

史記天官書曰：太微三光之庭。宋均曰：三光，日月五星也。四氣風雲同者，禮記正義曰：夫四時五行，同是天地所生，而四時是氣，五行是物，氣是清虛，所以麗天，物體質碍，所以屬地。四時係天年

有三百六十日，則春夏秋冬，各分居九十日。五行分配四時，布於三百六十日間，以木配春，以火配夏，以金配秋，以水配冬，以土則每時輒寄十八日也。雖每分寄，而位本末宜處於季夏之末，金火之間，故在此陳之也。

戊己行初曆，黃

鐘始變宮。

月令曰：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其音宮。律中黃鐘之宮。鄭注云：季夏之氣，至則黃鐘之宮應。

平琮禮內鎮，陰管奏司中。

周禮曰：以黃琮禮地。鄭注云：琮，八方象地，彼雖祀大地，崑

崑之神以琮色黃兼以象地故中央黃土亦得稱之律歷志云黃鐘之宮制十二簡齋壇芝曄曄清野桂馮馮漢書樂志曰桂華馮馮翼

翼承天之則師古夕牢芬六鼎安歌韻八風夕牢疑漢書夕牲日先祭一日也左傳夫舞者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也神光乃超忽嘉氣恆葱蔥四子講德論曰

神光耀暉後漢書曰氣佳哉鬱鬱葱蔥然

配帝舞

皇帝初獻配帝奏舞配帝謂黃帝軒轅氏之神五方天帝之一月令云其帝黃帝是也季夏之祭配天帝含樞紐於南郊雩祭大饗皆以軒轅氏配之後周之祀與姬周同也

四時咸一德五氣或同論

四時咸一德者謂土每時寄十八日四時俱有之也五氣或同論者謂中央土氣與四方之氣為五也軒轅為黃精之君著德與天帝含樞紐同矣猶吹鳳凰管尙對

梧桐園

二語皆黃帝事也呂氏春秋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嶰谷生其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鐘之管制十二簡以聽鳳凰之鳴雄鳴六雌鳴六以為律呂禮瑞命紀曰黃帝服黃服戴黃冠齋於宮鳳乃蔽日而來止

帝園食竹實樓帝梧桐終不去器園居士厚位總配神尊

月令曰其器園以閔鄭注云器園者象土周布於四時閔讀如絃絃謂中寬象土含物位總配神尊者土氣四時俱有季夏總而祀之五方之神中央含樞紐最尊

故配帝軒轅亦與俱尊也始知今奏樂還用我雲門周禮鄭注云黃帝曰雲門大卷按黃帝樂曰雲門今祀黃帝用樂奏雲門舞是還用我雲門也

白帝雲門舞

皇帝初獻白帝奏雲門舞白帝天帝白招拒之神在於西方主金其色白河圖曰白帝白招拒周禮雲門之舞以祀天神白帝居其一也立秋之日祭之於西郊雩祭大饗亦皆祭之其祭玉用白琥牲幣各如其色

樂用黃鐘大呂之等人

帝少皞所配之帝也。

肅靈兌景承配秋壇。易通卦驗曰兌西方主秋分周禮曰兆五帝於四郊鄭注云兆爲壇之營域知兆白帝於西郊爲秋壇矣。雲高火落露白蟬寒。皆秋令也曹植秋思賦曰雲高氣靜露凝衣詩幽風

云七月流火月令曰孟秋之月白露降寒蟬鳴。帝律登年金精行令。月令曰是月也農乃登穀又云盛德在金。瑞獸霜耀祥禽雪映。霜雪皆取其白西司藏肅殺。方秋金之氣也。

萬寶咸宜。爾雅曰秋爲白藏郭云氣白而收藏莊子曰秋而萬寶成。厥田上上收功在斯。厥田上上尙書禹貢之辭言田功收於秋時也。

配帝舞。皇帝初獻配帝奏舞。配帝謂少皞金天氏之神五方人帝之一月令云其帝少皞是也。立秋之祭配天帝白招拒於西郊零祭大饗皆以金天氏配之後周之祀與姬周同也。

金行秋令白帝朱宣。河圖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意感。生白帝朱宣宋均曰朱宣少皞氏也。司正五雉歌庸九川。當作淵疑唐本避高祖諱所改也左傳

五工正帝王世記曰少皞作樂曰九淵。執文之德對越彼天介以福祉君子萬年。詩瞻彼洛矣及鸞鷖篇。並有君子萬年之辭。

黑帝雲門舞。皇帝初獻黑帝奏雲門舞。黑帝天帝協光紀之神在於北方主水其色黑河圖曰黑帝協光紀周禮雲門之舞以祀天神黑帝居其一也立冬之日祭之於北郊零祭大饗亦皆祭之其祭玉用玄璜性幣各如其色。

樂用黃鐘大呂之等人
帝顓頊所配之帝也。

郊廟歌辭

三三三

北辰爲政玄壇

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郭注云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月令鄭注云迎冬者祭黑帝叶光紀於北郊之兆也又周禮鄭注云兆爲壇之營城知玄壇爲北郊之壇也北方有黑玄二色故曰玄壇

北陸之祀

員官

左傳昭四年曰日在北陸而藏冰杜注云陸道也爾雅曰玄枵虛也顓頊之虛虛也北陸虛也郭云虛在正北北方黑色顓頊水德位在北方虛星之名凡四正義曰四者玄枵也虛也顓頊之虛也北陸也云員官者北方水府之官也天帝則爲黑帝叶

光紀若人帝黑精之君則顓頊水官之臣則玄冥此祀黑帝乃天帝協光紀之神在北方司水若水官矣

宿設玄璜浴蘭

周禮曰以玄璜禮北方鄭注云半璧曰璜象冬閉藏地上無物惟天半見幽明錄曰廟方四丈不作墻道廣五丈夾樹蘭

香齋者煮以沐浴後

坎德陰風御寒

易說卦云坎北方之卦也王粲七釋云立陰戒寒

次律將迴窮紀

月令十二月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周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

徵陽欲

動細泉

周語注云十一月建子陽氣在中月令仲冬云水泉動微陽細泉謂一陽始生水泉動潤上行也

管猶調於陰竹

周禮曰陰竹之管鄭注云陰竹生於山北者續漢書曰以葭葦灰實律之端按曆者候之氣至則灰飛而

管

聲未入於春絃

淮南子曰孟春之月鼓琴瑟北方黑帝所司者冬令故聲未入於春絃也

待歸餘於送歷

漢書律歷志引左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師古曰歸餘於終謂有餘日則歸

於終積而成閏也

方履慶於斯年

配帝舞

皇帝初獻配帝奏舞配帝謂顓頊高陽氏之神五方人帝之一月令云其帝顓頊是也立冬之祭配天帝叶光紀於北郊零祭大饗皆以高陽氏配之後周之祀與姬周同也

地始坼虹始藏

月令曰仲冬之月冰益壯地始坼周書曰小雪日虹藏不見

服玄玉居玄堂

月令曰孟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右个服玄玉

沐蕙氣浴蘭湯

蕙蘭香草楚辭曰浴蘭湯沐芳

華。匏器潔。水泉香。月令曰。水泉必香。陶器必良。匏器卽禮記所謂器用陶匏是也。

涉配彼。福無疆。

涉配彼。謂配彼黑帝叶光紀之神也。福無疆。謂神降之福爲無疆也。

君欣欣。此樂康。

言神既降福。君心亦欣欣然樂也。大雅云。旨酒欣欣。楚辭曰。欣欣兮樂康。以上圓丘方澤五帝歌辭。載在隋書樂志。按五帝五天帝也。五配帝五人帝也。五帝之外。又有五神。東方其神句芒。南方其神祝融。中央其神后土。西方其神蓐收。北方其神玄冥。此爲五官之臣。見於月令。鄭氏之義。五精之君。五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亦見左傳昭二十九年。知五方天帝。配以五方人帝。尙有五方之臣。取以相配。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宗伯謂之五祀。在地祇中。歌五帝與五配帝。舉其尊者而言也。又按周禮。祭天如圜丘。南郊。五時迎氣。零祭大饗。注已見前。天神中。又有四類。日月星辰。大宗伯云。以實柴祀日月星辰。鄭注云。是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小宗伯云。四類亦如之。鄭注云。兆日子東郊。兆月與風師于西郊。兆司中司命于南郊。兆雨師于北郊。是也。鄭康成又以星辰加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謂之六宗。尙書。禋於六宗。周禮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飏師。雨師。是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祭地有方澤。北郊二祭。又有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諸祭。大宗伯云。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狸沈祭山林川澤。以醴。辜祭四方百物。是也。小宗伯有四望。後鄭謂五嶽四鎮四瀆也。又小宗伯云。兆山川丘陵墳衍。各以其方。此皆地祇也。鄭康成云。社稷十穀之神。五祀五官之神。五嶽岱宗。衡山。華山。恆山。嵩高山。四鎮。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冀州之霍山。四瀆。江河淮濟。八蜡以祀四方。祭百種以報。齋也。此皆周禮祭祀之義。後周祭天有圓丘歌。圓丘之祭用之。有五帝歌。正月南郊。五時迎氣。零祭大饗。用之。無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辭。祭地有方澤歌。方丘之祭用之。無北郊社稷四望山林川澤。丘陵墳衍等辭。豈後周憲章周禮。有未盡與。蓋當時虛辭。裴政等。遵用周禮。子山分得此題。自餘文人。以次相撰。作隋書者。見庾集中。有此數闕。采入樂志。餘或闕焉。又隋書禮儀志云。後周用牲之制。五帝日月五星十二辰四望五官。各以其方色。又云。星辰七宿。岳鎮海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亦各於其方配郊而祀之。其星辰爲壇。崇五尺。方二丈。岳鎮爲壇。方二丈。深二尺。山林以下。亦爲壇。壇崇三尺。培深一尺。俱方一丈。其儀頗同南郊。冢宰亞獻。宗伯終獻。禮畢。知後周祭祀。與姬周同。二丘五郊之外。有其義。而亡其辭也。

周祀宗廟歌

宗廟謂高祖以下四親廟也。周禮小宗伯云：右社稷，左宗廟。又匠人亦云：禮記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注云：此周制。七者太祖后稷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疏云：周所以七者，以文王武王受命，其廟不毀，以爲二祧，并始祖后稷及高祖以下親廟四，故爲七也。若王肅則以爲天子七廟者，爲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爲二祧，并始祖及親廟四，爲七。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非常廟之數。引家語子羔問孔子說：天子七廟，又有二祧云云。馬昭難王義云：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太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云：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故云：以周禮孔子之言爲本，且家語先儒以爲肅之所作，未足可依。以上出自禮疏。其申鄭難王之說，言之甚詳，不能具載。今特書其梗槩，以證王肅之謬也。按虞夏商周親廟皆四，周制太祖后稷及文武二祧，故有七廟。王肅之說，則有九廟。若謂文武不遷之廟，非常廟之數，則太廟亦不遷，何得獨在常數乎？殷人祖契而宗湯，與四廟而六。周人祖稷而宗文武，與四廟而七。有常制矣。何謂非常家語一書？王肅所集，所謂孔子之言，除經傳所有之外，亦雜取呂氏春秋韓詩外傳諸書。蓋子家之言，非經語也。其中僞造數端，以資難鄭。先儒以周禮晉世託書出自皇甫謐家，取左傳諸書所引先儒所謂逸書者，補入增多于今文。其中有顯背周禮，資難鄭學者，皆王肅僞文。使六經互異，後人莫知適從。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論之刑科，罪在不赦者也。然則學周禮者，當以儀禮周禮爲法。隋書禮儀志曰：後周之制，思復古之道，乃右宗廟而左社稷，置太祖以下二昭二穆。凡五親盡，則遷。其有德者，謂之祧廟，亦不

毀閔帝受禪。追尊皇祖爲德皇帝。文王爲文皇帝。廟號太祖。擬已上三廟。遞遷至太祖廟不毀。其下相承。置二昭二穆爲五焉。明帝崩。廟號世宗。武帝崩。廟號高祖。並爲祧廟而不毀。其時祭各於其廟。祫禘則于太祖廟。亦以皇后預祭。皇后亞獻。訖后。又薦加豆之籩。其實菱芡芹藟兔醢。冢宰終獻。訖皇后親徹豆。降還板位。然後太祝撤焉。此後周之制也。按後周憲章。周禮。遠祖神農。配帝園丘。比姬周禘饗之義。是神農無廟矣。南郊之祭。配以莫那比。姬周南郊。配以后稷。后稷姬周始祖。卽是太廟之祖。則後周莫那似當尊之太廟。隋志稱宇文泰廟號太祖不毀。是後周以泰爲太祖。始祖莫那無聞。其文武二祧。廟後周以明帝廟號世宗。武帝廟號高祖。並爲祧廟不毀。是明帝毓比之如文王。武帝邕比之如武王。毓邕兄弟。昭穆同班。異于姬周。文穆武昭。以後周太祖已下。無功德如文武者。明帝武帝。有功于周。故立爲不遷之廟。豈謂世室旣非常數。無礙昭穆禮之變者耶。又按宣帝時。文帝爲祖。武帝爲禰。皆在四親。未宜遂廢祧廟。若文帝泰居太廟。則皇高祖。曾祖。肱。反居泰下矣。閔帝明帝武帝。兄弟相代。不異昭穆。譬如兄弟四人。皆立爲君。祖父之廟。不必從毀。依常制。閔明二主。當祔於其祖。肱廟內。武帝主特在禰廟。若謂明帝武帝。各居祧廟。則禰廟虛主。又不然矣。謹案魏初高堂隆爲鄭學。議立親廟。四太祖武帝。猶在四親之內。乃虛置大祖及二祧。以待後代。此周宗廟歌。蓋四親廟。二昭二穆是也。其歷傳以來。昭穆之次。未詳。假如以高爲昭。則昭廟諱。韜。下云獻皇高祖是也。以曾爲穆。則穆廟諱。肱。下云獻皇曾祖是也。以祖爲昭。則昭廟諱。泰。下云獻皇祖是也。以禰爲穆。則閔明武三帝。均是穆。閔明二主。祔於曾祖。肱。穆廟禰廟中。特設武帝主。諱。邕。下云獻武皇帝是也。此後周四廟。其高曾祖禰。對宣帝而言也。若宣帝崩。諱。帝爲祭主。三年喪畢。宣帝主迎入昭廟。韜爲遷主。前所云。穆廟諱。肱者。爲皇高祖廟。閔明二主。仍祔昭廟。諱。泰者。爲皇曾祖廟。穆廟諱。邕者。爲皇祖廟。昭廟韜所居者。韜主。遷。新主。贊入爲皇考廟。其文帝太廟及世宗高祖二祧。當亦虛置。以待後代矣。

皇夏

皇帝入廟
門奏皇夏

肅肅清廟。巖巖寢門。

思齊之詩云。肅肅在廟。詩序云。清廟。祀文王也。箋云。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毛萇詩傳曰。巖巖。積石貌也。周禮左宗廟注。稱庫門內雉門外之左也。按廟有寢

故云。寢門。欹器防滿。金人戒言。

家語曰。孔子觀于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誠。故常置之於坐側。願謂弟子曰。試注水

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哉。又曰。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參鍼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

應。棘。懸。鼓。崇。牙。樹。羽。

周頌有警曰。應田懸鼓。毛

傳曰。應。鞀也。田。大鼓也。懸。鼓也。鄭箋曰。田當作鞀。鞀。小鼓。在天鼓旁。應。鞀之屬也。字。轉。誤。變。而作田。此云應。鞀。依鄭文也。鞀音胤。又有警云。崇牙樹羽。毛傳云。崇牙上飾卷然。可以懸也。樹羽。置羽也。

階。變。升。歌。庭。紛。象。舞。

禮記

祭統曰。擊。莫。重。于。升。歌。子。夏。詩。序。曰。維。清。奏。象。舞也。鄭箋云。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

閑。安。象。設。緝。熙。清。奠。

招魂云。像設君室。靜閒安。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

春。鮪。初。登。新。萍。先。薦。

詩序曰。潛。李。冬。薦。魚。春。薦。鮪也。月令曰。季春。薦鮪於寢廟。天官漁人云。春獻王鮪。陸機云。河東鞏縣東北崖上。山腹有穴。舊說云。此穴與汪湖通。鮪從此穴而來。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故張衡云。王鮪岫居。山穴為岫。謂此穴也。陸機又云。大者為王鮪。小者為鮒。鮪爾雅曰。萍。辨其大者。蘋。郭注云。水中浮萍。江東謂之漂。詩曰。予以采蘋。左氏傳曰。蘋。蘩。蘊。藻之菜。可薦于鬼神。鄭注庖人云。備品物曰薦。

優。然。入。室。儼。乎。在。位。

祭統云。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

息之。悽。愴。履。之。非。寒。之。謂。禮記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

昭夏 降神奏

昭夏

永維祖武。潛慶靈長。詩曰。繩其祖武。鄭箋云。祖考所踐履之迹。龍圖革命。鳳曆歸昌。尙書傳曰。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左傳。鄭子曰。我祖少皞。擊之立也。鳳鳥適至。故

紀于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陸機功臣頌曰。茫茫宇宙。上塲下贖。李善注云。天以清為常。地以靜為本。今上塲下贖。言亂常也。塲。不澄之貌也。漢書曰。高祖沛豐

杜注云。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歷正之官。

邑中陽。清廟肅肅。猛籛煌煌。周頌云。於穆清廟。毛萇曰。肅肅。敬也。西京賦曰。猛籛。趙

里人也。魏注云。周禮。鼉氏。寫獸之形。大聲有力者。以為鐘籛也。曲高大夏。聲和盛唐。周禮鄭注云。大夏。禹樂也。禹治

水傳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盛唐。蓋指唐堯盛世。其樂為咸池。

也。又漢書。孝武帝南巡狩。至盛唐。作盛唐之歌。是亦盛唐矣。

牲牲蕩滌。蕭合馨香。二語已見方澤登歌。注詳彼處。漢書師古注云。蕭。香蒿也。以蕭燔脂。合馨香也。

和鸞戾止。振鸞來翔。二語已見方澤登歌。注詳彼處。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前。振鸞。詩篇名。謂來助祭者也。永敷萬國。是則四方。詩云。是則是效。

皇夏。組入。皇帝升階。奏皇夏。

年祥辨日。上協龜言。周禮曰。凡有祭。祀則奉龜以往。奉酌承列。來庭駿奔。武成云。丁未祀於周廟。駿奔走執豆籩。詩清廟云。駿奔走在廟中。箋云。駿。大也。諸侯與衆士。於周公祭文。王俱奔走而來在廟中。

助祭也。周禮司尊彝云。秋嘗冬烝。裸用犛彝黃彝。皆有舟。鄭司農云。犛。讀曰稼。稼。彝。畫禾稼也。又司尊彝云。春祠夏禴。禴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鄭司農云。獻。讀為犧。犧。尊飾以翡翠。

彫禾飾罍。翠羽承樽。周禮司尊彝云。秋嘗冬烝。裸用犛彝黃彝。皆有舟。鄭司農云。犛。讀曰稼。稼。彝。畫禾稼也。又司尊彝云。春祠夏禴。禴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鄭司農云。獻。讀為犧。犧。尊飾以翡翠。

也。左傳襄二十二年。公孫僑曰。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于嘗。耐與執燭焉。杜預云。助祭燔。又作膳。祭肉也。

殫如此。恭惟執燔。

見于嘗。耐與執燭焉。杜預云。助祭燔。又作膳。祭肉也。

也。

殫如此。恭惟執燔。

見于嘗。耐與執燭焉。杜預云。助祭燔。又作膳。祭肉也。

皇夏

皇帝獻皇高祖奏皇夏。皇高祖字文綽也。皇帝宣帝也。周書帝紀云：普回子莫邨，十世至陵。陵生系，系生綽，並以武略稱。綽生肱，爲皇曾祖。德皇帝宣帝，綽之玄孫，是綽於宣帝爲皇高祖也。以下所用廟樂，皆象功德而舞焉。

慶緒千重秀，洪源萬里長。

言宇文氏本神農之後，歷傳至綽，世系之遠也。詩闕宮云：纘禹之緒。又云：至于文武，纘太王之緒。又殷武云：湯孫之緒。左氏傳曰：如水木之有本源也。千重萬里，言其久遠也。

無時猶

戢翼有道，故綽光。

言時未至，猶斂戢其翼也。世有道，故須綽晦其光也。

盛德必有後，仁義終克昌。

言綽有盛德，更行仁義，終當昌大其後也。左氏傳曰：吾聞有盛德者，必百世祀。又曰：五世其昌。

明星初兆，慶大電久呈祥。

言其有靈異也。竹書紀年曰：帝顓頊高陽氏母曰女樞，見瑤光之星，貫月如虹，感已于幽房之宮，生顓頊于若水。又曰：黃帝母曰附寶，見大電繞北斗樞星，光照郊野，感而孕。二十五月而生帝於壽丘。

皇夏

皇帝獻皇曾祖德皇帝奏皇夏。周書：皇曾祖諱肱，武成初，追尊曰德皇帝。按太祖肱之少子宣帝，肱之曾孫，是肱於宣帝爲皇曾祖也。

克昌光上烈，基聖穆西藩。

詩曰：克昌厥後。又云：休有烈光。云基聖者，謂開基之聖。後周起於代，故云西藩。周禮曰：鎮服外五百里曰藩服。

崇仁高涉渭，積德被居原。

史紀周本紀曰

公劉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積畜。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古公亶父去豳，踰梁山，止于岐下。幽人舉國扶老攜弱，及他旁國亦多歸之。徐廣曰：岐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其南有周原。詩云：周原膺膺，是也。

帝圖張往

迹王業茂前尊。

言閔帝受禪，肱爲皇祖，追尊爲德皇帝也。

重芬德陽廟，疊慶壽陵園。

漢書景帝中四年三月，起德陽宮。臣瓚曰：是景帝廟也。帝自作之，諱不言廟。故言宮。西京故事云：景帝廟爲德陽，後

漢書明帝紀曰：帝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已。無得起墳。後漢書注云：陵謂山墳，園謂塋城。

百靈光祖武，千年福孝孫。

東都賦曰：懷百靈詩。下武云：繩其祖武。周頌闕宮云：孝孫有慶。

皇夏

皇帝獻皇祖太祖文皇帝奏皇夏。周書帝紀云：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諱泰，字黑獺，代武川人也。齊神武逼京邑，太祖奉武帝西遷，剋弘農，戰沙苑，有功，封安定公。位至太師，崩年五十二，葬于成陵。諡曰文公。孝閔帝受禪，追尊爲文王。

廟曰太祖，武成元年追尊爲文皇帝。

年追尊爲文皇帝。

雄圖屬天造，宏略遇羣飛。

易曰：天造草昧，楊雄劇秦美新曰：海水羣飛，善曰：羣飛言亂也。謂太祖適當魏之亂世，得展其雄才大略也。

風雲猶聽命，龍躍遂乘機。

周書本紀云：帝

母王氏孕五月，夜夢抱子昇天，纔不至而止，寤言而告德皇帝。德皇帝喜曰：雖不至天，貴亦極矣。是有命也。易乾卦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又曰：龍躍在淵，言雖不能及身而王。至其子閔帝受禪，如躍龍乘機而飛矣。

百二當天險。

三分拒樂推。

言天命人情皆已歸往，帝猶以人臣之禮終也。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論語曰：三分天下有其二。

函谷風塵散，河陽氛霧晞。

西都賦曰：左據函谷，函谷秦關名也。

河陽，謂河南漢之河南郡洛陽縣也。在南曰陽。函谷，風塵散者，謂周太祖秦武帝都長安也。河陽氛霧晞者，謂齊神武推清河王都鄴去洛陽也。

濟弱淪風起，扶危頽運歸。

言周太祖輔魏西遷，濟弱扶危，遂成中興之業。

地紐崩還正，天樞落更追。

謝莊宋明堂歌：地紐蠶，乾樞回。晉書天文志曰：北極，北辰最尊者也。其紐星天之樞也。天運無窮，二光迭耀，而極星不移。故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又魁第一星曰天樞。

原祠乍超

忽畢隴或綿微。

史記曰：孝惠五年，以沛宮爲高祖原廟。徐廣曰：光武紀曰：上幸豐祠高祖子原廟，裴駟謂原者，再也。先既已立廟，今又再立，謂之原廟。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又括地志曰：武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三十八里，畢原上也。

終封三尺劍，長卷一戎衣。

漢書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豈非天命乎？禮記中庸篇云：一戎衣而有天下。

皇夏

皇帝獻文宣皇太后。奏皇夏。周書列傳云。文宣叱奴皇后。代人也。太祖為丞相。納后為姬。生高祖。天和三年六月。尊為皇太后。建德二年三月。癸酉崩。四月丁巳。葬永固陵。又武帝紀云。母曰叱奴太后。大統九年。生帝于同州。是文宣太

后。為高祖武帝之母也。周禮大司樂云。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鄭注云。先妣。姜源也。姜源。履大人跡。感神靈而生。后稷是周之先母也。周立廟。自后稷為始祖。姜源無所妃。是以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闕宮。闕神之。此婦人之廟一也。又春秋隱五年云。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杜預曰。諸侯無二嫡。隱公成父之志。為別立宮。此又婦人之廟一也。按凡祭以某妃配。惟姜源無所妃。周立七廟。自后稷已下。不得更立。后稷父廟。故特立婦人之廟而祭之。文宣太后為宣帝祖母。在四親之內。雖非姜源之比。特以太祖元后為嫡。合葬成陵。竝享太廟。則有正妃元氏。叱奴本太祖之妾。雖母以子貴。尊稱太后。而義無二嫡。不得竝享太廟之廟。若春秋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享祭之所。為別立宮焉。文宣太后之祀。實法春秋仲子之義。其廟與七廟而八。又類周禮姜源之宮。故篇內云。闕宮惟遠矣。山雲之舞。造自武帝。一以母子之親。一以憲章周禮。別立廟祭。有此歌辭。宣帝因之。無所改作也。

月靈興慶沙祥發源

鄭康成周禮九御注云。凡君幸妃御見之法。月為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自九嬪以下。九九而御。于王所。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

十五日而徧云。自望後反之。孔子云。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月上屬為天。使婦從夫。放月紀。按月為后妃之象。故云。月靈興慶。漢書元后傳曰。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占之曰。後五百四十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乎。今王翁儒賀徒。正直其地。日月當之。元城東有五麗之墟。即沙麓。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興天下。毛詩曰。長發其祥。功參禹迹。德贊堯門。

左氏傳曰。茫茫禹迹。畫為九州。功參禹迹者。塗山氏也。尚書娶於塗山。是也。淮南子曰。禹治鴻水。通轅轅山。化為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慙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為石。方生啓。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啓生。漢書武帝見夏后啓母石。列仙傳曰。鈞弋夫人。姓趙氏。河間人。武帝及其手。得玉鈞。而手展有寵。而生昭帝。妊娠十四月。上曰。聞堯十四

月而生。今鈎弋亦然。乃命所生門曰堯母門。居曰鈎弋宮。功參禹迹。言容典禮。榆狄徽章。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婦德。婦言。婦

者。言爲文帝姬。稱其婦道也。德贊堯門者。言爲武帝母。稱其母德也。婉婉。又內司服云。掌王后之六服。褱衣。褱狄。闕翟。鞠衣。展衣。緣衣。素沙。

鄭注云。狄當爲翟。褱翟畫搖者。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儀形溫德。令問昭陽。溫德昭陽。皆殿名也。詩曰。儀形文

靈。帝光和元年。三輔黃圖曰。武帝時。後宮八區。有昭陽。飛翔等殿。成帝趙皇后居此。王又曰。令問。令望。溫德。見後漢書。

日月不居。歲時晚晚。孔融與盛孝章書曰。歲月不居。時節如流。楚辭曰。白日晚晚。其將入晚晚。日暮也。晚於遠反。瑞雲纏心。

闕宮惟遠。瑞雲慶雲也。心。星名。鴻範五行傳曰。心之大星。天皇。前星。太子。後星。庶子。詩闕宮云。闕宮有恤。實實枚枚。赫赫姜源。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箋云。闕。神也。姜源神所在。故廟曰神宮。言武帝卽位。則瑞應于天王

之宮。太后稱尊。斯祭擬于姜源之廟也。

皇夏

皇帝獻闕皇帝。奏皇夏。周書帝紀云。孝閔皇帝。諱覺。字陁羅尼。太祖第三子也。魏恭帝三年三月。命爲安定公世子。十月。太祖崩。嗣位。太師。大冢。辛十二月丁亥。魏恭帝詔以岐陽之地。封帝爲周公。庚子。禪位於帝。在位一年。按闕帝爲

宣帝世父。與明帝武帝。皆兄終弟及。其主當耐於德皇帝。肱廟內。禮所謂耐於其祖者也。

龍圖基代德。天步屬艱難。言周德方盛。魏祚旣衰也。竹書紀年曰。黃帝五十年。龍圖出河。龜書出洛。白華之。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猶。箋云。天行此艱難之妖久矣。王不圖其變之所由爾。謳歌還受瑞。

揖讓乃登壇。言閔帝受魏禪也。周書本紀云。魏帝臨朝。遣民部中大夫濟北公。迪致皇帝。璽紱。固辭。公卿百僚勸進。太史陳祥瑞。乃從之。升輿芒刺重。入位據關寒。謂晉公護專政也。漢書宣帝立。

謁見高廟。大將軍霍光參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鄒陽上書曰。孝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

卷舒雲汎濫。游揚日浸微。

言君弱臣強也。雲喻臣汎濫言其勢盛也。日喻君浸微言其勢衰也。

出鄭

終無反。居桐竟不歸。

謂晉公護幽帝以弑崩也。周書本紀云。帝性剛果。見晉公護執政。深忌之。與宮伯乙弗鳳等共謀誅護。司會李植軍司馬孫恒奏帝將召羣公入。因誅護。張光洛白護護乃共謀廢立。盡誅鳳等。罷散禁兵。譴大司

馬賈蘭祥。逼帝遜位。遂幽於舊邸。月餘以弑崩。左氏傳曰。天王出居於鄆。尙書曰。放太甲於桐。出鄭居桐以喻閔帝幽於舊邸也。無反不歸。言其竟以弑崩也。

祀夏今惟舊。尊靈諡更迫。

言武帝時始得祭祀。更上諡也。左傳

哀元年。伍員曰。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周書云。武帝誅護

太師蜀國公適於南郊。上諡曰孝閔皇帝。陵曰靜陵。

皇夏

皇帝獻明皇帝。奏皇夏。周書本紀云。世宗明皇帝。諱毓。太祖長子也。太統十四年。封寧都郡公。孝閔踐阼。進位柱國。岐州刺史。及閔帝廢晉公護。迎帝即天王位。在位四年。崩諡曰明廟。號世宗。隋書禮儀志云。明帝廟號世宗。爲祧廟而

不毀。按明帝爲武帝之兄。於宣帝爲世父。並在四親。當祔其祖祧廟。尙宜虛置。及親盡之代居之。若姬周世室矣。

若水逢降君。窮桑屬惟政。

言帝爲太祖庶長。立元后子閔帝爲後。是若水降居之事也。閔帝爲帝第三弟。嗣安定公。卒受魏禪。是窮桑屬惟政也。史記曰。黃帝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若水在蜀。所封

國也。左傳昭二十九年曰。少皞氏四叔。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杜預曰。窮桑。少皞氏之號也。四子能治其宮。使不

不戢馭帝籙。鬱

矣。當天命。

言帝始受降居。終膺天命也。東京賦曰。高祖膺籙受圖。薛綜曰。膺籙。謂當五勝之籙也。

方定五雲官。先齊八風令。

史記曰。黃帝官名皆以雲。命爲雲師。應劭曰。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

事也春官爲青雲夏官爲縉雲秋官爲白雲冬官爲黑雲中官爲黃雲淮南子曰八風東北曰條風東方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方曰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闔闔風西北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風文昌氣似珠太史河如

鏡。孝經援神契曰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輔拂並居以成天象。故曰文昌宮爾雅釋九河一曰徒駭二曰太史是太史河名也。南宮學已開東觀書還聚。後漢書曰肅宗詔賈逵入講尚書南宮雲臺又竇章傳曰

學者稱東觀爲老氏。文辭金石韻毫翰風颺豎。以上言帝好文學也周書本紀云帝寬明仁厚敦睦九族有人君之度幼而好學博覽羣書善屬文詞采溫麗及卽位集公卿以下有文學者八十餘人

臧室道家蓬萊山。於麟趾殿刊校經史又摺採衆書自羲農以來訖於魏末敘爲世譜凡五百卷云。清室桂馥馮齊房芝詡。漢書樂志安世房中歌曰桂華

所著文章十一卷陸機文賦云被金石而德廣爾雅曰扶搖謂之焱焱與颺字同。馮馮翼翼承天之則師古曰馮馮盛滿也又齊房歌曰齊房產草九壑連葉。寧思玉管笛空見靈衣舞。西京雜記曰高祖入齊房元封二年芝草生甘泉齊房作師古曰齊讀齋羽獵賦風詡詡其扶輪。咸陽宮周行府庫有

玉笛長二尺三寸六孔楚辭曰靈衣兮披披潘岳寡婦賦云瞻靈衣之披披良曰靈衣平生衣謝莊宣貴妃誅云靈衣虛襲。

皇夏。皇帝獻高祖武皇帝奏皇夏。周書本紀云高祖武皇帝諱崑太祖第四子也孝閔踐阼拜大將軍出鎮同州世宗卽位進柱國蒲州刺史武成元年封魯公領宗師二年世宗崩遺詔傳位於帝在位七年崩諡曰武廟號高祖隋書禮儀志云武帝廟號高祖爲祧廟而不毀按武帝宣帝之父於四親廟

皇夏

爲禘祧廟亦宜虛置及親盡之後乃得居之亦如姬周世室矣。

南河吐雲氣北斗降星辰

周書本紀云母曰叱奴太后大統九年生帝於同州有神光照室史記天官書曰東井西曲星曰鉞鉞北北河南南河兩河天關間爲關梁正義曰南河三星北河三星分夾東井南北置而爲戒

天官書又云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

百靈咸仰德千年一聖人

東都賦曰禮神祇懷百靈易乾鑿度曰黃河千年一清至聖之君以為大瑞

書成紫微動律定鳳凰

駟春秋合誠圖云北辰其星五在紫微中又云紫微大帝室太一之精律歷志云黃帝使伶倫造律制為十二簡以聽鳳凰之鳴

六軍命西土甲子陳東隣

言武帝有平鄴之功也左傳杜注云六軍天子之軍也尚

書曰武王以甲子日入朝歌易曰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後周本西魏所禪都長安故云西土齊本東魏所禪都鄴是為東隣比於殷周矣周書本紀云建德六年平鄴是其事也

戎衣此一定萬里更無塵

周書本紀

云破齊之後遂欲窮兵極武平突厥定江南一二年間必使天下一統此其志也

煙雲同五色日月竝重輪

天官書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綸困是謂卿雲卿雲見喜氣也古樂府有日重光月重輪流

沙既西靜蟠木又東臣

史記五帝本紀曰西至於流沙東至於蟠木山海經曰流沙出鍾山西南行昆侖墟入海海外經曰東海中有山焉名曰度索上有大桃樹蟠曲三千里

凱樂聞朱雁鏡歌

見白麟

左氏傳曰振旅凱入於晉周禮曰王師大獻則合奏愷樂鄭注云大獻獻捷于祖也又鼓人職云以金鏡止鼓鄭云鏡如鈴無舌有秉執而鳴之以止擊鼓司馬職曰鳴鏡且卻鏡女交反漢書武帝紀曰上行東海雍獲赤雁作赤雁歌又曰上行幸

雍獲白麟作白麟歌

今為六代祀還得九疑賓

隋書樂志云天和元年武帝初造山雲舞以備六代具用六舞六代大夏大濩大武正德武德山雲之舞也史記曰舜葬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皇覽曰舜冢在零陵營浦縣

其山九嶷皆相似故曰九疑言武帝造山雲舞以備六代今沒即以六代之樂祀之還如虞舜葬于九疑也

皇夏

皇帝還東壁飲

福酒奏皇夏

禮殫裸獻樂極休成。

周禮曰大祭祀后裸獻則贊鄭注云謂祭宗廟王既裸而出牲后乃從後裸也獻謂王薦腥薦孰后亦從後獻也又大宗伯云以肆獻裸享先王鄭注云獻獻醴謂薦血腥也裸之言漼漼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

時也又司尊彝稱春祠夏禴秋嘗冬蒸四時之間祭道享朝享有裸有獻鄭注云裸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也禮殫裸獻者謂裸獻之禮已畢也漢書樂志曰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美神明既饗也

長離前挾宗祀文明

漢書

樂志曰長麗前挾光耀明晉灼曰挾即光炎字也臣瓚曰長離靈鳥也故相如賦曰前長麗而後鬻皇舊說云鬻也張衡思玄賦亦曰前長麗使拂羽師古曰麗音離孝經云宗祀文王于明堂

縮酌浮蘭澄疊合鬯

枚乘七發云蘭

英之酒酌以滌口周禮鄭注云疊神之所飲也又云鬯釀秬爲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也秬如黑黍一稔二米

磬折禮容旋迴靈貺

曲禮曰立則磬折垂佩疏云雙折如磬之背故云磬折也後漢書光武贊曰靈貺自甄注云靈貺謂

佳氣神光之類也

受釐徹俎飲福移樽

史記曰賈生徵見漢文帝方受釐坐宣室應劭曰釐祭餘肉也徐廣曰祭祀福胙也釐音儻

惟光惟烈文子文孫

尚書立政曰繼自今文子文孫

皇夏

皇帝還便坐奏皇夏

庭闋四始筵終三薦

子夏詩序云是謂四始詩之至也按四始謂風大雅小雅頌也周禮鄭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又云薦進也備品物曰薦

顧步階墀徘徊餘奠

說文曰墀涂地也

六龍矯首七萃警途

漢書樂志曰吾知所樂獨樂六龍六龍之調使我心若穆天子傳曰天子賜七萃之士

鼓移行漏風轉相烏

行漏謂下漏數刻也相烏相風烏也三輔黃圖曰長安宮靈臺有相

風鳥遇翼翼從事綿綿四時

爾雅曰翼翼恭也從事從祭事若春秋有事于武宮謂有祭事也爾雅曰綿綿繡也孫炎云綿綿言詳密也四時謂四時之祭爾雅曰春祭曰祠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蒸此四時之祭名也

惟神降嘏永言保之以上竝載
隋書樂志

周大禘歌

周禮禘禘禘嘗禘蒸鄭注云禘合也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禘後因以爲常天子先禘而後時祭春秋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禘也毀廟之主陳於太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故爲大事禮緯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禮疏稱鄭康成禘禘及四時祭所以異者禘謂祭於始祖之廟毀廟之主及未毀廟之主皆在始祖廟中始祖之主于西方東面始祖之子爲昭北方南面始祖之孫爲穆南方北面自此以下皆然從西爲上禘則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乃與禘相似其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東面穆主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于武王之廟武王東面其昭主皆南面無穆主又祭親廟四其四時之祭惟后稷文武及親四廟也隋書禮儀志稱後周時祭各于其廟禘禘則于太祖按文帝廟號太祖比之后稷矣后稷姬周遠祖後周文帝祖父尙在四親之內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文帝以上不宜反居其下太廟中東向之位疑尙虛置禘祭之時惟有昭在北方南面穆在南方北面及文帝親盡之後毀廟之主與未毀廟之主合食太廟文帝正太祖之位其主始西方東面已下昭穆如其位若魏高堂隆之議矣于禘亦然禘祭之說閔帝廟毀其遷主得祭於太祖之廟如太王以上遷主得祭于后稷之廟也其明帝武帝兄弟同班不異昭穆雖二廟不遷亦異姬周穆之遷主祭于文王之廟昭之遷主祭于武王之廟故禘禘雖屬二祭而隋志云皆于太祖廟祭之也其時祭則有二昭二穆上篇高曾祖禰是也親盡之後時祭則有太祖世宗高祖三廟加四親廟合于姬周七廟之數然宣帝世太祖爲王父至靜帝世爲曾祖而大定元年隋受周禪矣

昭夏降神

律在夾鍾服居蒼袞

周禮鄭注曰夾鍾卯之氣也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月令仲春云律中夾鍾天子衣青衣蒼亦青也

杳杳清思綿綿長遠

漢書樂志曰杳杳冥冥克綽永福詩曰綿綿瓜瓞

傳曰綿綿不絕貌

就祭於合班神於本

公羊傳曰合祭也

來庭有序助祭有章

論語詩云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包咸曰雍篇歌此者有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祭故也

樂舞六

代賓歌二王

周語曰樂及徧舞章昭曰徧六代之樂也謂黃帝曰雲門堯曰咸池舜曰大招禹曰大夏殷曰大濩周曰大武也詩序曰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二王於周為客故云賓也詩曰我客戾止

和鈴以節絳革

斯鏘

詩載見云和鈴央央絳革有鷩毛傳云和在軾前鈴在旂上鄭箋云絳革響首也

齋宮饌玉鬱粢浮金

尚書曰惟辟玉食吳都賦云矜其宴居則珠服玉饌周禮鬱人掌裸器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和鬱鬯以實

彝而陳之鄭注云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鬱為草若鬯又司尊彝云裸用鬯彝黃彝皆有舟鬯讀為稼

洞庭鐘鼓龍門瑟琴

莊子曰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周禮曰龍門之琴瑟於宗廟之中奏之鄭注云龍門山名

其樂

已變惟神是臨

周禮曰若樂九變則人鬼皆降可得而禮矣

登歌奠玉帛

神惟顯思不言而令

周頌之詩云敬之敬之天惟顯思

玉帛之禮敢陳莊敬奉如弗勝薦如受命交於神明愨於言行

燕射歌辭

儀禮燕禮曰射人爲擯。又爲司正。又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是于燕未行射。謂之燕射也。又燕禮云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奏南陔。白華。華黍。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太師告樂正曰。正歌備禮。記鄉飲酒義亦云。工入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知燕禮有射樂成告備也。周禮曰。以燕射之禮。親四方之賓客。鄭注云。賓客謂朝聘者。燕禮上下經註。燕有四等。目錄云。諸侯無事而燕一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勞二也。卿大夫有聘而來還。與之燕三也。四方聘客與之燕四也。毛萇詩傳曰。射禮有三。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正義曰。大射者。將祭。擇士於射宮。賓射者。謂諸侯來朝。與之射于朝。燕射者。因燕賓客。即與射於寢。此三者。其處不同。其侯亦別。冬官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立。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燕息。三者別文。皮侯。即大射也。五采之侯。賓射也。獸侯。燕射也。不言鄉射者。鄉射是州長與其民射於州序之禮。天子諸侯無之。故不言也。燕必有樂。故賓之初筵二章。重說燕事。箛舞。笙鼓也。古有此禮。後周行之。命子山作辭。即儀禮三終一備之遺意也。

周五聲調曲

五聲宮商角徵羽也。注見下。

序曰。元正饗會大禮。賓至食舉。稱觴薦玉。六律旣從。八風斯暢。以歌大業。以舞成功。

宮調曲

宮誦曲者歌其君也。以宮爲君，故以此歌周之君也。樂記曰：宮爲君，正義曰：月令云：宮屬土，土居中央，總四方，君之象也。又土爰稼穡，猶君能滋生萬物也。又五音以絲多聲重者爲尊，宮絃最大，用八十一絲，故宮爲君。史記樂書索隱注亦云是矣。按儀禮燕射歌鄉樂，周南召南，鄭注云：昔太王季子居於岐山之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而行周南之教，以受命作邑於豐，三分天下有其二，德化被于西土，是以其詩有仁賢之風者，屬之召南焉；有聖人之風者，屬之周南焉。故桓君與其臣下及四方之賓，燕用之合樂也。子山以宮詞歌其君，首章言太祖變魏作周，王業之所由興也。次三章言閔帝受命及明帝武帝德化之所被也。比姬周之有太王季文王二南六篇，燕禮用之合樂者也。

氣離清濁割，元開天地分。

易乾鑿度云：輕清者上爲天，重濁者下爲地。說文云：元氣初分，輕清陽爲天，重濁陰爲地，萬物所陳列也。

三才初辨正，六位始成文。

三才，天地人也。易繫

辭曰：兼三才而兩之，又乾卦云：六位時成。

繼天爰立長，安民乃樹君。

穀梁傳曰：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周易曰：君子體人，足以長人。左傳鄭文公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

其明廣如日。

其澤厚如雲。

史記曰：帝堯放勳，就之如日，望之如雲。

惟昔我文祖，撥亂拒謳歌。

文祖，謂周太祖文皇帝也。詩云：承衍烈祖，以洽百禮。是燕射之禮，得進樂其先祖，而神降之福也。太祖爲後周有功。

烈祖，故首歌之。撥亂，謂齊神武入洛，太祖奉魏帝西遷，弘農沙苑，諸戰俱捷也。拒謳歌者，言太祖辭王就公，天下將歸，如舜避丹朱，禹避商均也。謳歌，見孟子。

三分未撫運，八百不陵河。

論語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

史記周本紀曰：武王渡河，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

禮敷天下信，樂正神人和。

言太祖有制禮作樂之功也。

風塵行息警，江海

欲無波。

韓詩外傳曰：越裳氏重譯來朝，獻白雉，曰：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

又

我皇承下武革命在君臨

謂周閔帝受命革魏如姬周下武嗣文也子夏詩序曰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也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又曰知臨大君之宜吉

應圖當

舜玉嗣德受堯琴

圖河圖也論語載曰仲尼云吾聞堯率舜等遊首山觀河渚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帝王世紀曰堯賜舜以昭華之玉尙書曰王義嗣德再拜孔安國曰嗣繼也樂記曰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世本曰神農作琴

知舜作是作南風之歌非謂舜始造琴也孟子萬章曰琴朕抵朕趙臺卿注云琴舜所彈五絃琴也 天子曰彫弓堯禪舜天下故賜之彫弓也按琴本神農所作彫弓天子之賜知琴亦帝堯所授故云堯琴矣

沈首多推運陽

城有讓心

尙書大傳曰帝沉首而笑曰明哉一人天下也乃見於鐘石史記曰禹避於陽城天下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於是遂即天子位劉熙曰潁川陽城是也以上言周受魏禪也

就日先知遠觀淵早見

史記五帝紀曰就之如日禮記中庸篇云淵泉如淵

玄精實委御蒼正乃皆平

玄精黑精也謂黑帝之神協光紀也蒼正謂後周感精之帝爲蒼帝靈威仰也

履端朝萬國年祥慶

百靈

左氏傳曰履端于始史記曰正月爲端東都賦曰禮神祇懷百靈

玉帛咸觀禮華戎各在庭

左氏傳曰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杜預左傳注曰諸華中國也戎西羌別種曲禮有西戎詩賓之初筵言燕射之

禮鄭箋云進樂其先祖於是又合天下諸侯所獻之禮諸侯所獻之禮既陳于庭有卿大夫又有國君天下徧至得萬國之歡心王受神之福於戶則子孫皆喜樂也二語言天下諸侯畢至也

鳳響中夷則天文正玉衡

律歷志曰黃帝使伶倫作律制爲十二筩以聽風之鳴七月律中夷則史記曰舜乃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鄭康成曰璿璣玉衡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

皇基自天保萬物乃由庚

詩序曰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

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又曰。由廣萬物。得其道也。又儀禮燕禮云。問歌魚麗。笙由庚。

握衡平地紀。觀象正天樞。

蜀都賦曰。地以四海爲紀。春秋運斗樞曰。北斗第一天樞。第二旋。第三機也。

祺祥鍾赤縣。靈瑞炳皇都。

詩曰。壽考維祺。毛傳曰。祺吉也。鄒衍曰。中國爲

赤縣神州。皇都天子之都也。

更受昭華玉。還披蘭葉圖。

尚書大傳曰。堯得舜而尊之。贈以昭華之玉。淮南子曰。黃帝齋于河洛之間。游於翠嬀。大盧魚折潛而至。汎白圖。蘭采朱文以授帝。

金波來白

兔。弱水下蒼烏。

漢書曰。月穆穆以金波。博玄擬天問曰。月中何有。白兔搗藥。山海經曰。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川環之。淮南子曰。日中有踰烏。

玉斗調元協。金沙富國租。

孝經援神契曰。折其玉斗。

注云。玉斗者。渾儀蜀都賦曰。金沙銀鏐。

青丘還擾圃。丹穴更巢梧。

十洲記曰。長洲一名青丘。在南海辰巳之地。一洲之上。專是林木。故名青丘。山海經曰。丹丘之山。有鳥焉。名曰鳳凰。見則天下大安寧。

安樂新

成慶。長生百福符。

明明九族序。穆穆四門賓。

爾雅曰。明明察也。尚書曰。以親九族。又曰。賓於四門。四門穆穆。孔傳曰。穆穆美也。四門四方之門。舜流四凶族。四方諸侯來朝者。舜賓迎。皆有美德。無凶人也。

陰陵朝北附。蟠

木引東臣。

漢書地理志。九江郡有陰陵縣。項羽迷失道處。九江時屬南朝。言將北附也。史記曰。北至于幽陵。東至于蟠木。蟠木東臣。以喻平齊之後。東極諸國。莫不來王也。

澗途求版築。溪源取釣綸。尚書

高宗夢得說。說築傅巖之野。孔安國云。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壤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攻食也。孟子云。傅說舉於版築之間。是也。呂氏春秋曰。太公釣于茲泉。酈元曰。磻溪中有泉。謂之茲泉。積水爲陣。即太公釣處。

多士歸賢戚。維城屬茂親。詩云濟濟多士。貴位連南斗。高榮據北辰。荆州星占曰南斗主爵祿。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迎時乃推策。司

職且班神。迎時謂四時迎氣也。推策即所謂乾之策坤之策。是也。史記堯本紀曰辨于羣神。徐廣曰辨音班。日月之所照。霜露之所均。禮記中庸篇云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

永從文軌一。長無外戶人。中庸云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此言周武帝破齊之後欲平厥突定江南使天下一統言王者以天下為一家四海之內皆文軌所及故無外戶之人也。

又 此章言後周宮室之壯麗也。另為一篇屬宮調。

鬱盤舒棟宇。崢嶸倅大壯。子虛賦曰其山則盤紆窮巒。徐敬業詩云茲山復鬱盤。呂延濟曰鬱盤重厚貌。魯靈光殿賦曰神靈扶其棟宇。甘泉賦曰似紫宮之崢嶸。司馬彪曰崢嶸高深貌。周易曰上古穴居野處後世聖人易之

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大壯卦名。魏都賦云思重爻。摹大壯。拱木詔林衡。全模徵梓匠。左思魏都賦曰倅拱木於林衡。授全模於梓匠。劉逵注云左氏傳曰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治木器曰梓。李善注云趙

岐孟子注曰。千櫨綺翼浮。百拱長虹抗。薛綜西京賦注曰櫨者拱欒類而曲也。說文曰櫨櫨柱枅也。魏都賦曰欒櫨疊施。張載曰綺文也。魯靈光殿賦曰朱鳥舒翼以峙衡。景福殿賦曰飛欄翼以軒翥。千櫨綺

翼浮者言千柱皆刻為綺文。如鳥舒翼也。爾雅曰櫨謂之棧。大者謂之拱。西都賦曰抗應龍之虹梁。李善注云應龍虹梁梁形似龍而曲如虹也。北去邯鄲道。南來偃師望。漢書地理志曰趙國故秦邯鄲郡。高帝四年為

趙國。景帝三年復為邯鄲郡。師古曰邯音龍。首載文檄。雲楣承武帳。三輔黃圖曰日營未央宮。因龍首以制前殿。王褒甘泉頌曰編瓊瑁之文檄。聲類曰檄屋連緜也。西京賦曰繡栒雲

楣。薛綜曰。楣。梁也。皆雲氣畫如繡也。漢書孟康注曰。武帳置兵闌五兵於帳中。

居者非求隘。卑宮豈難尙。

言皇居貴於壯麗。不必有心以求狹隘。大禹卑宮。不難尙也。論語曰。禹卑宮室。

壯麗天下觀。

是以從蕭相。

漢書曰。蕭何造未央宮。上見其壯麗。甚怒。何曰。天子以四海爲家。非令壯麗。無以重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

變宮調

左傳昭二十五年曰。五聲六律七音。杜預曰。周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王因此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故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七音。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也。正義曰。聲之清濁。數不過五。而有七音者。終五以外。更

變爲之也。賈逵注周語云。周有七音。謂七律。謂七器音也。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是五聲以外。更加變宮變徵爲七音也。此二變者。舊樂無之。武王始加二變。周樂有七音耳。後周憲章周禮。五聲中既有變宮變徵。子山以宮調歌其君。取宮爲君之義也。時周宣帝傳位于太子衍。自號天元皇帝。於事爲變。即取變宮以歌其事故。首篇有出震明離。具茨汾陽之詞。次篇言其作樂之盛。篇末感物觀治亂。心恒防未然。君子得其道。太平何有焉。寓勉勵之意。知是時宣帝號天元皇帝。居天臺。靜帝衍居正陽宮。二帝並存。上正宮調歌其先祖。此變宮調二篇。所以歌其生君也。

帝遊光出震。君明擅作離。

易曰。帝出乎震。又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又曰。明兩作離。

巖廊惟眷顧。欽若尙無爲。

漢書董仲舒傳。制曰。蓋聞堯舜之時。游于巖廊之上。垂拱

無爲。而天下太平。文穎曰。巖廊。殿下小屋也。晉灼曰。堂邊廉巖廊。謂巖峻之廊也。尙書曰。欽若昊天。論語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

龍穴非難附。鸞巢欲可窺。

言其攀龍附鳳。有仙焉之志也。龍居穴中。故以龍穴爲言。竹書

云。黃帝時。鳳巢阿閣。鸞鳳通稱。故云鸞巢。孫柔之。瑞圖曰。鸞鳥者。赤神之精。鳳凰之佐。雞身赤尾。色亦被五采。鳴中有音。人君進退有度。親疎有序。則至也。

具茨應不遠。汾陽寧足隨。

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於具茨之山。

又曰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烝民播植重。溝洫劬勞多。詩云天生蒸民。論語包咸注曰。方里爲井。井間有溝。溝廣深四尺。十里爲成。成間有洫。洫廣深八尺。桑

林還注雨。積石遂開河。左傳襄十年曰。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杜預曰。桑林。天子之樂名。正義曰。經典言殷樂爲大護。此復云桑林者。書傳言湯伐桀之後。大旱七年。史卜曰。當以人爲禱。湯乃剪髮斷爪。自以爲牲。而禱於

桑林之社。而雨大至。方數千里。或禱桑林以得雨。遂以桑林名其樂也。皇甫謐云。殷樂一名。明徵逢永命。平秩值年和。夏書

徵定保。召誥曰。用供王能。祈天永命。堯典曰。平秩東作。更有薰風曲。方聞晨露歌。家語曰。帝舜歌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呂氏春秋曰。湯命伊尹作大護。

歌晨露

又

移風廣軒曆。崇德盛唐年。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後漢律曆志云。黃帝造曆元。起辛卯。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軒曆。謂黃帝軒轅氏之長曆也。唐年。謂唐堯之盛年也。成文興大雅。出豫

奏鈞天。詩序曰。雅者。正也。政有大小。故有大雅焉。有小雅焉。列子曰。清都紫微。鈞天帝之所居。張湛曰。清都紫微。天帝之所居也。傳記云。秦穆疾。不知人。既寤。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鈞天廣樂。九奏樂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一云。趙簡子亦然也。

黃鍾六律正。閭闔八風宣。律曆志。稱律有十二。陽六爲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六爲呂。大呂夾鍾中呂林鍾南呂。應鍾是也。左傳服虔注云。八卦之風。乾音石。其風不周。坎音革。其風廣莫。艮音匏。其風融。震音竹。其

鳳明庶巽音木其風清明離音絲其風景坤音土其風涼兌音金其風闐闐黃鍾爲六律之始闐闐居八風之一也

孤竹調陽管空桑節雅弦

周禮曰孤竹之管空桑之琴瑟

舞林鸞更下歌山

鳳欲前山海經曰女床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鸞五色文曰鸞鳥見即天下安寧又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鸞五采名曰鳳凰是鳥也飲食自歌舞見則天下安寧又曰戴民之國爰有歌舞之鳥鸞鳥自歌鳳鳥自舞爰有百獸相擊爰處百穀所聚言鸞

鳳亦解歌舞故見舞而下聞歌欲前也

聞音能辨俗聽曲乃思賢

樂記曰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聽曲乃思賢者即樂記所謂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聽琴瑟則思志義之臣聽笙竽則思畜

聚之臣聽鼓擊之聲則思將帥之臣是也

感物觀治亂心恆防未然

樂記曰凡音之起感於物而動又云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鄧析子曰慮能防於未然言遠慮也君子得其

道太平何有焉

言人君能得其道以治天下則太平之理不難致也

商調曲

商調曲者歌其臣也燕射賓客有諸侯卿大夫皆天子之臣以商爲臣故以商調歌其臣也樂記曰商爲臣正義曰鄭注月令云商屬金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宮八十一絲商七十二絲次宮如臣之得次君之貴重也崔氏云商是金金以決斷爲臣事君亦以義斷爲賢矣亦見史記索隱注

君以宮唱寬大而謨明臣以商應聞義則可行

樂記曰宮爲君商爲臣聞其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此下言聖君之得賢臣也

有熊爲政

訪道於容成。

皇甫謐曰黃帝受國於有熊居軒轅之丘故因以為名又以為號。索隱曰本是有熊國君之子也。列仙傳曰容成公自稱黃帝師。

殷湯受命委政於阿衡。

阿衡伊尹也。商書曰惟嗣王不惠於

阿衡正義曰鄭文阿倚衡平也。伊尹湯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

忠其敬事有罪不逃刑。

左氏傳羊舌赤曰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

誦其箴諫言之無隱情。

左傳師曠曰工誦箴諫又魏絳

曰命百官官箴王闕夏書曰工執藝事以諫左傳子木問于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

有剛有斷四方可以寧。

史記索隱曰商是金金為決斷臣事也。言人臣有剛斷之才則四方賴以寧定。

既頌既雅天下乃升平。

詩有風雅頌言誦詩乃能授政可以治平天下也。

專精一致金石為之開。

西京雜記曰李廣獵於冥山之陽見臥虎射之沒矢飲羽進而視之乃石也其形類

虎退而更射簇破鋒折而石不傷余嘗以問楊子雲子雲曰至誠則金石為開言能忠以事君則精誠無不格也。

動其兩心妻子恩情乖。

晏子曰一心可以事百君二心不可以事一君孟子云身不行道不能行於妻子者也。

苟利社稷無有不盡懷。

孟子趙注曰忠臣志在安社稷而後為悅者也。

昊天降祐元首惟康哉。

毛詩傳曰尊而君之則為皇天元氣廣大則為昊天周易曰自天祐之尚書曰元首明哉股肱

良哉庶事康哉。

百川俱會大海所以深羣材既聚故能成鄧林。

尚書大傳曰百川赴東海山海經曰夸父與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飲飲於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渴死棄其杖化為鄧林言衆水會而

成海衆材聚而成林以喻賢人聚而國乃大也。

猛虎在山百獸莫敢侵忠臣處國天下無異心。

言忠臣之能拒亂賊猶猛虎之能驅百獸也。

昔我文祖執心且

危慮驅剪豺狼經營此天步

言太祖文帝事魏克盡臣道也史記曰正月上日舜受終於文祖文祖者堯大祖也宇文泰為後周太祖又諡曰文故稱文祖漢書孫寶曰豺狼當路詩曰天步艱難豺狼喻亂賊也謂高歡

之亂太祖奉武帝西遷弘農沙苑諸戰捷魏室以安也

今我受命又無敢逸豫惟爾弼諧各可知兢懼

我謂後周之帝蓋設為天子之辭也爾謂饗燕諸臣也言太祖執心危慮如此今我

子孫受命以來日以太祖之心為心亦無敢逸豫爾諸臣可不知兢懼乎是為臣當以太祖事魏為法也尚書曰不惟逸豫惟以亂民又曰無康好逸豫乃其治民又曰謨明弼諧

禮樂既正神人所以和玉帛有序志欲靜干戈

尚書舜典曰神人以和聘禮曰執玉致命執帛致享左氏傳曰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各分符瑞俱誓

立山河

周禮典瑞鄭注云瑞節信也典瑞若今符璽郎按符若漢書所謂銅虎符竹使符是也瑞玉瑞也若周禮桓圭信圭之屬是也漢書功臣表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履國以永存爰及苗裔

今日相樂對酒且

當歌

魏武帝短歌行曰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言與諸功臣既有山河之誓今日燕飲須當樂也

道德以喻聽撞鐘之聲

樂叶徵圖曰黃鐘生於一一生萬物故君子鍊金為鐘撞鐘以知君道德宋均注曰鳴鐘顯功罪故

樂用鐘也

神姦不若觀鑄鼎之形

左傳宣三年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杜預曰若順也

鄠宮既朝諸侯於是穆

左傳昭四年椒舉曰康有鄠宮之朝杜元凱云鄠在始平鄠縣東有靈臺康王於是會諸侯

岐陽或狩淮夷自此平

左傳椒舉曰成有岐陽之蒐杜注云周成王歸

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尚書序曰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諸庶邦作多方是也孔安國傳曰淮夷徐奄之屬

若涉大川言憑於舟楫如和鼎實有

寄於鹽梅。尙書說命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又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君臣一體可以靜氛埃得人則治何世無奇才。左太冲詠史詩曰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

風力是舉而台階序平。史記曰黃帝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鄭康成曰風后黃帝三公也漢書東方朔願陳泰階六符孟康曰泰階三台也台星凡六星六符六星之符驗也應劭引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子之三

階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重黎既登而天地位成。楚語曰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顛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

不忘舊者使復興之以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功無與讓銘太常之旌。周禮建太常十二旂鄭注云太常九旗之畫日月名又曰日月為常析羽為旌又曰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鄭注云銘之言名也生則書於王

旌以識其人與功也。馬融廣成頌曰載日月之太常注云太常天子所建大旗也畫之日月。世不失職受駢毛之盟。左傳襄十年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駢旆之盟曰世世無失職杜預

曰駢旆赤牛也舉駢旆者言得重盟不以雞犬正義曰周禮牧人陽祀用駢牲槽弓云周人尙赤牲用駢尙書洛誥云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諸言駢皆是赤牛則知駢旆是赤牛也旆謂尾也共旌旗之用故其字從旌旗者旌旗行而從風偃也左傳作旆此作毛省

文。輯瑞班瑞穆穆於堯門。尙書舜典曰輯五瑞既月乃日觀四岳羣牧班瑞於羣后又曰賓於四門四門穆穆釋言云輯合也班賦也孫炎曰謂布與也輯是斂聚班為散布惟翰惟屏。膺膺於

周原。詩曰大邦維屏大宗維翰又曰周原膺膺毛萇曰膺膺美也箋云廣平曰原周之原地在岐山之陽膺膺然肥美也功成而治定禮樂斯存。樂記曰王者功成而作樂其功大者其樂備復子而明

辟。姬且何言。尙書曰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孔傳曰周公致禮盡敬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子子成王年二十成人故必歸政而退老

角調曲

角徵羽三調曲歌。其民安物阜。庶績咸熙也。以角爲民。故以角調歌其民也。樂記曰。角爲民。正義曰。鄭注月令云。角屬木。以其清濁中民之象也。宮濁而羽清。角六十四絲。聲居宮羽之中。半清半濁。民比君臣爲劣。比事爲優。故云角清濁中民之象也。崔氏云。角屬春。春時物生衆多。皆有區別。亦

象萬民衆多。而有區別也。史記索隱注亦云。

止戈見於絕轡之野。稱伐聞於丹水之征。

左傳曰。於文。止戈爲武。帝王世記曰。炎帝殺蚩尤於中冀。其地曰絕。轡之野。六韜曰。堯與有苗戰於丹水之陽。高誘曰。丹水在南陽浦崖。

信義俱

存乃先忘食。

左氏傳曰。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忘食卽論語所謂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也。

五材竝用。誰能去兵。

左傳襄二十七年。子罕曰。

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杜預注五材云。金木水火土也。

雖聖人之大寶曰位。實天地之大德曰生。

周易繫辭之文也。

涇渭同流。清濁異能。

詩曰。涇以渭濁。滢滢其祉。毛傳云。涇渭相入。而清濁異。張揖曰。涇水出涇陽開頭山。入渭。渭水出隴西首陽縣鳥鼠同穴山。入河。

琴瑟竝御。雅鄭殊聲。

毛詩曰。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孫綽曰。涇渭殊流。雅鄭異調。

擾擾烝

人。聲教不一。

枚乘七發曰。擾擾若三軍之騰裝。鮑昭詩曰。擾擾遊宦子。呂延濟曰。擾擾馳逐貌。詩曰。天生烝民。毛傳曰。烝衆也。

茫茫禹跡。車軌未并。

左氏傳曰。茫茫禹跡。畫爲九州。禮記曰。車同軌。

在四海而尚恭儉。心包宇宙而無驕盈。

尹文子曰。四方上下曰宇。蒼頡篇曰。舟輿所屆曰宙。

言而無文。行之不遠。義而無立。勤則無成。

左傳仲尼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學記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
惻隱其心訓以慈惠。
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左氏傳曰享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恭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又叔向曰慈惠之師。

流宥其過哀矜典刑。
尚書舜典曰流宥五刑。孔傳曰宥寬也。以流放之法寬五刑。論語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舜典曰象以典刑。孔曰法用常刑用不越法。

匡贊之士或從漁釣。
史記曰太公以漁釣于周西伯。
雲雨之才乍嘆幽谷。
詩云出幽谷。
尋芳者追深徑之蘭識韻者探窮山之竹。

楚辭皋蘭被徑王逸曰徑路也窮山疑即漢書崑崙之陰取竹之解谷也言人君思得賢才亦猶是矣。
克明其德貢以三事。
詩曰其德克明尚書曰三事大夫敬爾有官。
樹之風聲言於九牧。
尚書

畢命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左氏傳曰樹之風聲杜預曰因土地風俗為立聲教之法尚書周官曰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孔傳云九州牧伯也虞書云肇十有二州又云咨十有二牧孔安國曰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為幽州并州分青州為營州始置十二州此云九牧

周官文也。
協用五紀風若從事。
尚書洪範曰協用五紀孔傳曰協和也和天時使得正用五紀洪範又云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又曰聖時風若
農用八政甘作其穀。
尚書

洪範曰農用八政。
殊風共軌見之周南。
詩譜曰文王受命作邑于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
異畝同穎聞之

康叔。
康叔疑作唐叔周書序曰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穀獻諸天子王命康叔歸周公子東土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祁寒暑雨是無胥怨。
尚書君牙篇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孔傳曰

冬大寒也。
天覆雲油滋焉滲漉。
司馬相如封禪書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徐廣曰滲音色蔭反索隱曰說文云滲漉水下流之貌也。
幸無謝上古之淳人庶可

以封之于比屋。尚書大傳曰：周人可比屋而封。

徵調曲

徵調曲者，歌其事也。樂記曰：徵爲事。正義曰：鄭注月令云：徵屬火，以其徵清，事之象也。羽最清，徵次之，故用五十四絲。事勝於物，而劣於民，故次民居物之前，所以徵爲事之象也。崔氏云：徵屬夏，夏時生長萬物，萬物皆成形體，事亦有體，故以徵配事也。史記索隱注亦云。

隱注亦云。

乾坤以含養覆載，日月以貞明照臨。周易曰：乾爲天，坤爲地。又曰：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尚書泰誓曰：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達人以四海爲務，明君以百姓

爲心。左氏傳曰：其後必有達人。老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水波瀾者源必達，樹扶疎者根必深。爾雅曰：大波爲瀾，枚乘七發云：根扶疎以分離。說文曰：扶疎，四布也。雲雨取施

無不洽，廊廟求才多所任。

淳風布政常無欲，至道防人能變俗。言淳風至道可以化民成俗也。求仁義，急於水火，用禮讓，多於菽粟。孟子曰：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

焉者屈軼無佞人可指，獬豸無繁刑可觸。竹書紀年曰：黃帝軒轅氏有屈軼之草，生於庭，佞人入朝，則草指之，是以佞人不敢進。異物志曰：東北荒中有獸名獬豸，一角，性忠，見人鬪，則觸不直者，聞人

論則昨不正者。司馬相如曰。弄獬豸。漢書音義曰。獬豸似鹿。而一角。人君刑罰得中。則生於朝廷。主觸不直者。可得而弄也。

王道蕩蕩用無爲。天下四人誰不足。

蕩蕩無爲。俱見論語。四人。謂四民士

農工商也。

聖人千年始一生。黃河千年始一清。

王子年拾遺記曰。黃河千年一清。至聖之君。以爲大瑞。

攝提以之而從紀。玉燭於是而文明。

爾雅曰。歲在寅

爲攝提格。李巡曰。言萬物承陽起。故曰攝提格。格起也。天官書曰。以攝提格歲。索隱曰。太歲在寅。歲星辰出東方。爾雅曰。四時調謂之玉燭。易曰。天下文明。

東南可以補地缺。西北可以正天傾。

淮南子曰。

昔共工之力。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又曰。共工氏與祝融戰。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女媧乃練五色石以補天。斷鼉足以立四極。聚蘆灰以濟冀州。於是地平天成。高誘曰。三皇時。天不足西北。故補之。

浮鼉則東海可

厲。運錘則南山可平。

竹書紀年曰。周穆王三十七年。征伐大起。九師東至於九江。叱鼉鼉以爲梁。說文曰。鼉。大鼉也。列子曰。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年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

之迂也。遂率子孫。卽石壘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厓朔東。一厓雍南。自此異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爾雅曰。錘。謂之錘。

衆仙就朝於瑤水。

羣帝受享於明庭。

穆天子傳曰。天子與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史記封禪書曰。黃帝接萬神明庭。明庭者。甘泉也。

懷和則棘任竝奏。功烈則鍾鼎俱銘。

周禮曰。棘。東樂名。任。南樂

名。吳都賦曰。詠棘任。毛萇詩傳曰。東。尼之樂曰。棘。孝經鈞命決曰。東。尼曰。昧。南。尼曰。任。西。尼曰。株。北。尼曰。禁。左氏傳曰。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繫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杜預曰。繫。常也。謂鍾鼎爲宗廟之常器。張衡東京賦曰。銘勳繫器。歷世彌光。薛綜曰。勒。銘于宗

廟之器鍾鼎萬祀彌益
光明字林曰銘題勒也

三光以記物呈形四時以裁成正位宋均曰三光日月五星也易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又云正位居體雷風大山獄之響寒暑通陰陽之氣武

功則六合攸同文教則二儀經緯左傳潘黨曰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高誘淮南注曰四方上下曰六合孔安國書傳曰設舉序脩文教二儀天地也周易曰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張協七命曰德與二儀

比大左氏傳曰經天緯地曰文有道則咸浴其德好生則各繁其類尙書曰好生之德洽於民心

白日經天中則移明月橫漢滿而虧能

虧能缺既無為雖盈雖滿則不危春秋元命苞曰日尊故滿滿故明明故精在外日滿者常盛無虧也禮記曰月三五而盈三五而闕言白日當中必將西匿明月盈滿終有虧時則人事亦有盛衰貴得持滿之戒

也開信義以為苑囿立道德以為城池講德論曰游觀乎道德之城東方朔集曰文帝以道德為籬以仁義為藩周禮曰園遊之獸鄭玄曰園今之苑周監二代所損益郁

郁乎文其可知見論語庖犧之親臨佃漁神農之躬秉耕稼周易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庖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

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湯則救旱而憂勤禹則正冠而無暇尸子曰湯之救旱也素車白馬布衣身嬰白茅以身為牲淮南子曰禹之趨時冠掛而不顧履遺而不取草上之風無

不偃君子之眊知可化論語云草上之風必偃說文曰眊田民也將欲比德於三皇未始追蹤於五霸三皇伏羲神農女媧五霸齊桓晉文宋襄秦穆楚莊也

纖纖不絕林薄成涓涓不止江河生

楊雄甘泉賦曰列秋莢于林薄周禮注曰竹木曰林廣雅曰草叢生曰薄家語金人銘曰涓涓不壅為江河陶潛歸去來辭云泉涓涓而始流涓涓泉流貌

事之

豪髮無謂輕慮遠防微乃不傾

言纖纖草木而成林薄涓涓泉流而生江河車之積微成著亦類然矣

雲官乃垂拱大君鳳曆惟欽明元首

左氏傳曰黃帝

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尚書曰垂拱而天下治易曰知臨大君之宜吉左傳曰鳳鳥氏歷正也尚書曰欽明文思安安又曰元首明哉孔傳曰元首君也

類上帝而禮六宗望山川而朝羣后

尚書曰肆

類於上帝禮於六宗鄭曰禮祭上帝於圓丘六宗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也王制曰天子將出類於上帝鄭曰昊天上帝謂天皇大帝北辰之星五經異義曰非時祭天謂之類言以事類告也周語云精意以享曰禮也史記袁蚩注云六宗義衆鄭說為長尚書曰望

於山川徧於羣神班瑞於羣后孔傳曰九州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后君也

地鏡則山澤俱開河圖則魚龍合負

古有地鏡圖又地鏡圖云欲知寶所在地以大鏡夜照見影若光在鏡中

者物在下也淮南子曰黃帝夢見兩龍挺白圖即帝以授于河之都天老曰天其授帝圖乎黃帝乃齊于河洛之間游于翠嶺大盧魚折潛而至汎白圖闡采朱文以授黃帝春秋元命苞曰堯游河渚赤龍負圖出赤如緋狀龍沒圖在按黃帝時有盧魚負圖至唐堯時

有赤龍負圖故云魚龍合負也

我之天網莫不該闔闔九關天門開

老子曰天網恢恢淮南子曰排闔闔踰天門高誘曰天門上帝所居紫宮門楚辭曰虎豹九關啄害下人王逸曰天門九重使神虎豹執

其開閉也

卿相則風雲玄感匡贊則星辰下來

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春秋佐助期曰漢相蕭何昂星精

既興周室之三聖乃舉唐朝之

八才

三聖姬周之文武周公也八才唐朝之八元八凱也左氏傳曰高陽氏才子八人蒼舒隴凱擣戲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愷高辛氏才子八人伯翳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以其數皆八故云八才

莘

臣參謀於左相。天老教政於中台。史記曰：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于王道。孔安國曰：仲虺湯左相，奚仲之後，莘臣謂伊尹左相爲仲虺，言成湯時伊尹參謀于仲虺也。竹書紀

年曰：黃帝臣天老，力牧容成，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天子之三階。漢書孟康注曰：泰階，三台也。言黃帝有三臣，天老力牧容成，如天有上中下三台，故云天老教政于中台也。其宜作則於明哲，故無崇信於姦

回。尚書說命曰：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又泰誓曰：崇信姦回，放黜師保，言當法明哲之君子，無信姦回之小人也。

又

正陽和氣萬類繁，君王道合天地尊。夏居南方，故曰正陽。董仲舒曰：陽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功。史記索隱曰：徵屬夏，夏時生長萬物，皆成形體，事亦有形體，故配事此徵。調曲所以歌事，言人君法天地

之道，亦以長養萬物爲事也。黎人耕植於義圃，君子翱翔於禮園。孔傳曰：黎，庶也。司馬相如上林賦曰：修容於禮園，翱翔於書圃。落其實者思其樹，飲其流者

懷其源。劉向說苑曰：食其實不伐其樹，飲其水者不濁其源。韓詩外傳田饒曰：食其食者不毀其器，蔭其樹者不折其枝。咎繇爲謀不仁遠。論語子夏辭士會爲政羣盜奔。左傳宣十六年

曰：晉侯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克寬則昆蟲內向，彰信則殊俗宅心。商書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毛詩序曰：文王德及鳥獸，昆蟲爲尚。書曰：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

心。渭橋有月支抱馬，上苑有烏孫學琴。漢書匈奴傳曰：單于正月朝天子於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詔單于毋謁其左右當戶之羣臣，皆得列觀，及諸蠻貊君

長王侯數萬咸迎于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留月餘遣歸國按月氏西域別國名為單于所并故云月支抱馬也漢書西域傳曰烏孫國大昆彌治赤谷城去長安八千九百里元康二年上以烏孫主解憂弟子相夫為公主置官屬侍御百餘人舍上林中學烏孫言宣帝時烏孫公主遣女來至京師學鼓琴

赤玉則南海輸寶白環則西山獻琛

說文曰寶會禮也帝王世記曰西王母慕舜之德來獻白環魯頌曰來獻其琛

無勞鑿空

於大夏不待蹶角於蹠林

史記大宛傳曰張騫遣使通大夏之屬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鑿空蘇林曰鑿空開通也蹠開通西域道索隱曰謂西域險阨本無道路今鑿空而通之也尙書秦誓曰百姓懍懍若崩蹶角

孟子趙注云蹶角叩頭以額象蹶地漢書匈奴傳曰秋馬肥大會蹠林課校人畜計服虔曰蹠音帶匈奴秋社八月會祭處也師古曰蹠者繞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天之祭無林木者尙豎柳枝衆騎馳逐三周適止此其遺法

羽調曲

羽調曲者歌其物也樂記曰羽為物正義曰鄭注月令云羽屬水以其最清物之象也用四十八絲而為物劣於事故最處末所以羽為物也崔氏云羽屬冬冬物聚則成財用冬則物皆藏聚與財相類也史記索隱注同

樹君所以牧人立法所以靜亂

左氏傳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

首惡既其南巢元兇於是北竄

尙書曰成湯放桀於南巢孟子曰舜流共工于幽州共工

為四凶元大也謂大兇之人也幽州在北故云北竄說文曰竄匿也

居休氣而四塞在光華而兩旦

尙書中侯曰帝堯修壇河洛昧爽禮備榮光出河休氣四塞尙書云舜曰重華

是以雨施作

解是以風行惟渙

解渙俱周易卦名解卦彖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渙卦象曰風行水上渙

周之文武洪基光宅天下文思

尙書序曰昔在帝堯

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孔傳曰。言聖德之遠著。千載克聖咸熙。七百在我應期。尙書曰。庶績咸熙。左傳宣三年。王孫滿曰。成王定鼎于郊。鄆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實昊天有成命。

惟四方其訓之。詩周頌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又曰。四方其訓之。

運平後親之俗。時亂先疎之雄。踰桂林而驅象。濟弱水而承鴻。賈誼過秦論曰。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韋昭曰。今鬱林曰南是也。玄中記曰。天下之弱者有

崑崙之弱水。鴻毛不能勝也。大荒西經曰。弱水有二源。俱在女國北阿耨達山。南流會於女國。東去國一里。深丈餘。闊六十步。非毛舟不可濟。南流入海。阿耨達山一名崑崙山。既浮于呂之氣。還吹入律之風。周禮

太師掌六律六呂。以合陰陽之聲。律歷志云。律有十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黃帝之所作也。左傳衆仲曰。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又晏子曰。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十洲。記天漢三年。月氏國獻神香曰。國有常占。東風入律。百旬不休。青雲干

呂。連月不散。意中國有好道君。故披奇異而貢神香。錢則都內貫朽。倉則常平粟紅。漢書食貨志曰。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慶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

不可校。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充隘露積于外。腐敗而不可食。又王嘉傳曰。都內錢四十萬萬。食貨志曰。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買。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糴。名曰常平倉。吳都賦曰。海陵之倉。則紅粟流衍。呂延濟曰。紅粟。謂儲久而色

赤也。火中乃寒。乃暑。年和一風一雨。左傳昭三年。張趯曰。火中寒暑乃退。杜預曰。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且中而寒退。王充論衡曰。太平瑞應。五日一風。十日一雨。聽鐘磬。念封疆。聞

笙竽。思畜聚。史記樂書曰。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聽笙竽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瑤琨篠簜。旣從。怪石鉛松。卽序。瑤琨篠簜。怪石鉛松。皆出禹貢。孔傳曰。瑤琨。皆

美玉、篠、竹、箭、篋、大竹、怪異好石似玉者。

長樂善馬成廐。水衡黃金為府。

三輔黃圖曰：未央六廐在長安故城中。漢官儀曰：未央宮六廐。長樂承華等廐，皆秩六百石。漢書王嘉傳曰：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

八萬萬。宣帝紀注云：水衡與少府皆天子私藏也。

百川乃宗巨海。衆星是仰北辰。

尚書大傳曰：百川赴東海。論語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漢書天文志云：斗為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海，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于斗。是以衆星共之也。

九州攸同禹跡。四海合德堯臣。

禹貢曰：於是九州攸同，四奧既居。

朝陽栖於鳴鳳。靈時牧於般麟。

詩云：鳳凰鳴矣，於彼朝陽。梧桐生矣，于彼高岡。爾雅曰：山東曰

朝陽。鄭箋云：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也。史記封禪書曰：郊雍獲一角獸，若麟然。有司曰：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薦五時。

雲玉葉而五色。月金波而兩輪。

崔豹古今注曰：黃帝

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有華醜之象。故因作華蓋也。漢書樂志曰：月穆穆以金波，又樂府有月重輪，故云兩輪。

涼風迎時北。

疑作西。

狩。小暑戒節南巡。

月令孟秋之月，涼風至。

天子迎秋於西郊，又仲夏云：小暑至，尚書曰：五月南巡狩。按涼風秋時屬西方，故疑作西狩也。小暑夏節屬南方，故云南巡。

山無藏於紫玉。地不愛於黃銀。

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則紫玉見於深山，又曰：君乘金

而王則黃銀見。雖南征而北怨，實西略而東賓。

尚書曰：東征西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

既永清於四海。終有慶於一人。

尚書泰誓曰：爾尙弼予一人，永清四

海。又呂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定律零陵玉管調鐘始平銅尺。

漢書音義曰：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冷道縣舜祠下得白玉瑄，古以玉爲管，不但竹也。晉諸公贊曰：散騎侍郎阮咸謂荀勗所造聲不合樂，懼非德政中和之音，必是古今尺有長短。

所致。然今鐘磬是魏時杜夔所造，不與曷律相應。音聲舒雅而久，不知夔所造時人爲之，不足改易。曷性自矜，乃因事左遷，咸爲始平太守而病卒。後得地中古銅尺，校度勗今尺短四分，方明咸果解音，然無能正者。

龍門之下孤桐泗

水之濱鳴石。

枚乘七發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禹貢曰：嶧陽孤桐。泗濱浮磬。孔安國曰：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泗水涯中見石，可以爲磬。鄭曰：泗水出濟陽乘氏也。括地志曰：泗水至彭城呂梁出石磬。

河靈於是讓

珪山精所以奉璧。

左氏傳曰：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於河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侵，拘得玉者，取其玉將寶之，則爲石玉定而獻之，與之東營。杜預曰：珪自出水也。山精，奉璧若荆山出玉矣。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

之中，言山川之精靈。出此珪璧寶物也。

滌九州而賦稅，乘三危而納錫。

禹貢曰：九州滌原，衆土交正，致慎財賦。孔傳曰：九州之川已滌，除無壅塞也。又禹貢云：三危既宅，三苗大序。鄭康成引河圖及地記：三危山在

鳥鼠西南，與岐山相連。孔安國曰：西裔之山也。

北里之禾六穗，江淮之茅三脊。

史記封禪書管仲曰：古之封禪，鄒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蘇林曰：鄒上北里，皆地名。禹貢曰：包匭菁

茅，鄭康成曰：匭，纏結也。菁，茅有毛刺也。給宗廟，縮酒，重之，故包裹，又纏結也。括地志曰：辰州盧溪縣西南三百五十里，有苞茅山。武陽記云：山際出苞茅，有刺而三脊，因名苞茅山。

可以玉檢封禪，可以金繩探策。

史記正義曰：泰山上築土爲壇，以祭天，報天之功，故曰封。泰山下小山，上除地，報地之功，故曰禪。言禪者，神之也。白虎通云：封者，金銀繩，或曰古泥金繩，封之印璽也。孟康曰：刻石記號，有金策石函，金繩玉檢之封焉。風俗通曰：岱宗上有金篋玉策，武帝探得十八，因劄

讀八十，其後壽果如策。

終永保於鴻名，足揚光於載籍。

太上之有立德。其次之謂立言。

左傳穆叔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

樹善滋於務本。除惡窮於塞源。

左傳穆叔曰。可以樹善。君子也。周書泰誓曰。樹德務

滋除惡務本。左傳詹桓伯曰。拔本塞源。

冲深其智則厚。昭明其道乃尊。仁義之財不匱。忠信之禮無繁。動天無有不屆。惟時

無幽不徹。

尙書益贊於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

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

尙書周官之辭也。

自非剛克掩義。無所離於勦絕。

尙書洪範。

三德二曰剛克。甘誓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孔傳曰。用其失道。故勦截也。截絕。謂滅之。○已上燕射歌辭。按隋書音樂志云。太祖輔魏之時。高昌款附。乃得其伎教習。以備饗宴之禮。及天和六年。武帝罷按庭四已樂。其後帝娉皇后於北狄。得其所獲康國龜茲等樂。更雜以高昌之舊。並于大司樂習焉。採用其聲。被于鐘石。取周官制以陳之。按此知制雖取諸周官。聲仍雜以已樂。所謂升歌笙入。間歌合樂之節。未必一如古音。觀其以次而歌。宮商角徵羽。與君臣民事物相配。亦天地自然之音律也。

